◎ 世界史精览 ◎

欧洲战神查理大帝

——在罗马废墟上重建的西欧



长春出版社



世界史精览

欧洲战神查理大帝

——在罗马废墟上重建的西欧

蒋庆立 王国瑞 著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10号

世界史精览

欧洲战神查理大帝

蒋庆立　王国瑞　著

责任编辑：张耀民　　封面设计：王国擎

长春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建平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5年2月第1版

印张：8.125　插页：4　　1995年2月第1次印刷

字数：114 000　　印数：1—5000册

ISBN 7-80604-220-2/K·16

定价：9.00元　（全32册）358.00元

《世界史精览》编委会

序

人，无不憧憬明天，也频频回顾昨天。从总结昨天得到启发，汲取教益，变得聪明。个人如此，群体亦如此。作为类，人类也是如此。这个昨天，就是历史，是不可追回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历史家去研究它，表述它，写出来的，人们也称之为历史。

历史家的历史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客观”的历史。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试想，你逛过一个商店归来能把万种商品千人顾客百般陈列一一状写得“客观”无疑吗！何况人类历史的复杂性那是商店的琳琅满目无法比拟的。而且，他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一点，个中道理不言自明。每个历史家都从不同的时代视野、不同的方位视角去审视客观的历史，写出不雷同的历史，得出不同的见解：或灼见、或偏见，或深邃，或表象。

今天不是历史，而是现状，一旦到了明天，今天的现状就成了昨天，成了历史。于是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时代、文化大革命，海湾战争等等便相继进入了历史家的视野，历史不断增添新的、需要从头研究的领域。今

天的历史家写出一部最成功的史著，明天的历史家也会感到不足。因为总会有新资料的发现，新研究手段的出现，更重要的是认识的前进。比如，一个阔别几十年的游子重新回到家乡，村边小溪所引发的思绪，必然与他儿时同小朋友戏水时的感受迥异。那么，一代代历史家之间对历史长河的理解又怎能一致。难道还会有哪位现代历史家以“宗周”“据鲁”的原则去写春秋么！不唯如此，在历史家的历史中还有历史的伪造，尽管历史伪造者在史学史上极少（不能把或由于疏忽，或由于资料不足研究手段落后造成的失误列入此类）。且说那部曾被推崇备至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罢，如不论其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多少共同点，仅就史实而言，这部大作中充满了大量伪造，并开了一代谤史的先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一批批列宁时代的老战士被污为“帝国主义走狗”、“奸细”、“间谍”。谎言即使由钢铸就那也是脆弱的，如今那些污陷阴谋已真相大白。历史家当然要重写这段历史。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种种因素，从孔丘、司马迁、希罗多德到今天，古老的历史学还在开拓前进。人类只要拥有明天，就不会忘怀昨天，历史之树常青。

历史学的功能，因写史人的眼界不同而不同。司马光把他主编的那部名著题名《资治通鉴》，目的了然：“资治”，为君王提供统治术，达到一家天下长治久安。封建社会的“正史”大抵都奉行这一最高宗旨。随着近代

民主政治的推进，以维护专制统治的统治术为中心内容的封建史学逐渐被抛弃。本世纪20年代末兴起于法国而后波及全世界的新史学学派一反传统，冷漠政治史，热心“长时段”的、普通人参与的历史问题，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心态史备受青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极为重视。他们稔熟古代史，他们对古代农村公社、国家起源、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巩固了哲学唯物史观，确证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确证现存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现实的阶级斗争史更受到他们的重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篇幅不大，但却不能不列为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它成书于1851年底至1852年初，却预报了下一次法国革命即近20年后的巴黎公社革命的主题：打碎官僚国家机器，代之以社会公仆的政府。这个主题至今光辉不减。

垂范史坛的大家大手笔毕竟是少数。以一般的教化功能为主的史著则是大量的。这其中有的明确限定主题，如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英雄主义，等等；有的则是一般历史知识。我国向有重视历史通俗读物的传统。《三字经》从“自羲农，至黄帝”开始，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历史。宋元时人陈栎的《历代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以历史普及读物常传不衰。世界进入信息时代，国家走向改革开放，普及现代科技常识，加强外语学习，都十分重要，今人的知识结构也不应照搬古人。但是具备一般历史常识还是十分必要的。

近年来中国历史普及读物编写和出版都有可喜成绩，有的工程浩大，有的富有新意。世界史方面的同类读物相比之下略嫌不足。长春出版社的同志非常关心这方面的工作，倡议、组织编写这套丛书。倡议得到一批同仁响应，有学有造诣的师友鼎力合作，有在读学位的青年朋友热情参与。历时近二年，丛书即将付锌，如果它能在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方面能起一定作用，将是几十同道的极大欣慰。

编写这样一套通俗历史读物，在我们是初尝，没有设计成规，只提出一般原则：科学性与可读性。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具体处理，则由每册作者自夺，文责自负。至于风格，更没有追求划一。倘如常言所道文如其人，那末，30 余人本就各异，何必一律严肃、一律微笑呢。从几千年的世界历史长河中，选出 30 个左右题目，当然只是举起算算大者。但也有些重要题目因有关通俗著述较多，本套丛书就没有再重写，好在读者也不是把它作为教材来谈。

全体同事虽付出很多劳动，但纰漏在所难免，敬希方家和读者指正。

申晨星

一九九四年六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 言

——拂去历史的尘埃

透过历史的望远镜，那时间的长河的雾霭会折射出这样一幅历史场景——

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人类的进步征途发生了飞流直下的逆转。这中间，黄金般瑰丽的罗马世界和激动人心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创造时代被令人类文明伤心的“黑暗时代”割裂开来，弥漫社会的穷困、迷信、愚昧抹掉了那绚丽的文明之光；

而勇敢的骑士、多情的贵妇，高耸的教堂和古老的城堡又成为神秘的浪漫主义者的天堂和他们编织神话的材料；

我们的导师恩格斯则语重心长：这个一千年不是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简单的历史中断，那儿有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有一个挨一个

的富有激情的大民族，有巨大的科技进步的曙光……

在这幅场景中，主角乃是万物的灵长——人类，并且每个社会和时代都需要创造出能体现自己的意志的历史代表人物。

在这段历史长河中，查理大帝、阿佛尔、鄂图一世为法兰西、英格兰、日耳曼都曾带来短暂的秩序和激动，点起了漫漫长夜中的几点星火……

查理大帝，查理曼帝国的缔造者，催动由宝剑和上帝支撑起来的战车在西欧大地上横冲直撞，碾平了属于黄金时代的城墙、行省，征服了昔日同甘共苦的伙伴……

他用血的殷红在西欧版图上投下了罗马帝国的阴影。

历史学家们伤感地抚摸着历史的伤口。

查理却用宝剑在向历史宣示一个原则：只有野蛮人(新的历史基因)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

于是他毫无顾忌地专致于一个目的，而不顾道德上的非难，以他魁梧的身材去开拓，去重现一个曾让人类文明史骄傲的壮观。他难免践

踏无辜的花朵……

他没有那样有节制的愿望或保证，他成了中世纪的伟人。

第二章 堕落与诱惑

——罗马时代西欧沧桑录

当罗马小镇初长成后，罗马人便开始辛辛苦苦建立自己的家园了。

在它的历代君主们努力下，罗马帝国成了一个以地中海为中心，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

一个风靡世界的古典文明在这片领土上生长起来。西欧成了“黄金世界”。

它倾倒了世界……

它的“美貌”招来了不少“求婚者”，彬彬有礼的，武力相胁的……

一座座城市的衰败，令它憔悴了。古典文化失去了昔日的光泽。

但它作为一种理想的对象和内容，深深地留在西欧的记忆里，深深地印在蛮族的心里。

它不仅仅是迁徙部落的一种诱惑源，它的实质和精髓成了未来文明的乳汁……

罗慕路和弟弟勒慕找到小时候被遗弃的地方后说：我们在这儿建座新村吧。那座靴形半岛的第伯河畔便耸立起一座以罗慕路命名的村落。母狼由此走上了罗马人的祭台

亚平宁半岛，宛如一只穿着靴子的大脚踏进了地中海。第伯河静静地由东北向西南流过这片土地，滋育着两岸的生命和土地。它安详的表情衬托了这片天地的和谐与静谧。

历史也没有印象的一个日子，两个婴儿的啼哭打破了这方净土的和谐，预示着这片土地非凡历史的开始。

那只装着两个孩子的篮子是从第伯河上游冲漂过来的。饥饿使他们向这片空旷的土地发出抗议的啼哭。

一只母狼发现了搁浅在岸滩上的两个孩子，用乳汁止住了他们的哭声。不久他们被一个牧人收养，并给他们取了名字：一个叫勒莫，一

个罗慕路。大难不死后，他们长大了，也了解了自己的身世，复仇的种子萌生了。

他们找到杀死母亲的罪魁祸首阿姆琉斯，告慰了母亲的在天之灵；把一度为邪恶和残忍的阿姆琉斯所占据的王位，归还给他们的外祖父努米托尔。

兄弟两个为纪念自己出世以来的风风雨雨，便决定在牧人发现他们的地方新建一座城市，他们不想获得阿尔巴·隆加城的恩赐而生活。母狼的乳汁在他们的血管中注入了带有野性的开拓精神的因子。

公元前753年，这是令罗马人骄傲的一刻。第伯河畔那块有丰富资源、茂密原野的高地上雨后春笋般地耸立起一座大的村落，方形的寨堡周围竖着密密的木栅栏，初步展现出城镇的风姿。但这个城镇的名字却透着血腥味，罗慕路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勒莫，因为他要以自己的名字为村庄命名，因为一山不藏二虎。

到了前7世纪末罗马城才赋予真正城市的涵义，罗马共和国的影子笼罩第伯河畔。

罗马人为报达那只母狼对其祖先的恩赐，一度在城市的广场上，树立起一尊青铜雕塑的

母狼像。到了近代，艺术家们富有想象地雕塑了两个吸吮狼奶的小孩，放在母狼腹下，以示纪念，并意在向罗马后人提示着：是她给予了我们这一切。

狼图腾的历史痕迹和某些臆想传说成为罗马人的精神支柱。在以后的罗马皇帝们为了证明自己出身的神圣性而肯定和渲染这个美丽而又神秘的传说。同时也类似狼性的不满足一样，他们向墙外伸出了攫取的利爪……

从罗慕路到渥大维操着同一韵律："哦，罗马人，你应当使那些民族服从自己的统治。这便是你们的办法——规定和平的风俗，宽赦服属于自己的人们，并征服那些骄傲不逊的人们"，去到处建立豪华的城市。那个小村落成了那群城市的中心

金秋的阳光，洒在第伯河上。新兴的罗马城今天显得格外美丽和激动。城门洞开着，沿街站满了城里的居民，叽叽喳喳，高谈阔论，并不时向城门外探头看上几眼。伸向远方的道路上走来一队人马。

走在最前面的是头戴冠冕的战士，号兵及前卫紧随其后。轰轰作响的战车上装满了劫掠来的战利品。士兵们沿路走来，抬着一幅幅展示他们攻陷的城市的高塔和种种战绩的画版，透出骄傲的神情。接着是各城市派来的盟友，以及掠夺来的白公牛、战象和衣衫不整的俘虏。穿着紫色紧身衣的侍卫牵着马缰，缓缓行进，将军们坐在以各式各样花纹装饰的战车里，手中拿着一个象牙权杖和一抱桂树枝，接受人们的赞叹，心中暗暗自得。

他们在持着香烛的人的引导下，在腰扎皮带、头戴金冠的竖琴手和吹笛手组成的乐队的伴奏下，走向城中的庙堂。广场上那座母狼的塑像在阳光中熠熠闪光。这队人马将去神庙接受国家给予的奖赏——花冠及桂冠，因为他们又取得一次辉煌的胜利。

就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凯旋仪式里，他们拔刀指向四周，把羊肠小道变成了通往帝国的大道，开拓了广阔的疆域——

当时迦太基国势如日至中天，不可一势，他们曾自负地对外宣称：罗马人不得到我们的允许就不能在地中海里洗手。但在罗马人的刀光

剑影下，它的首都迦太基被夷为平地。罗马人用犁子把城市的废墟翻了个底朝天：迦太基的臣民们，你们的首都将永远不能重建。

马其顿王国透过丝绒的手套体验到了罗马的铁掌，一场力不从心的争战后，王国降级而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

罗马的三头怪物庞培、恺撒、克拉苏更是频频向外挥起宝剑——

克拉苏急不可奈，执政官任期还未满，他便匆匆地率领7个军团出发远征了。但他的军队却被消灭在美索不达米亚西部沙漠地带的卡拉城附近。他的敌人波斯人给他开了一个残酷的幽默，把熔化的黄金灌进了他的口中，因为波斯人知道克拉苏生前最渴望的就是黄金。

恺撒，思想敏锐，胆略过人，在未入政坛之前，他在一个荒凉的地方就曾发过誓：我宁愿在这儿做元首，也不愿成为罗马国家政府中的老二。他的确成功了，在频频的对外战争中，罗马遭到诸国的抵御，一时困窘不堪，他大声疾呼：

“骰子已经掷下去了。”

罗马只有向前，决不能退缩，于是军团在他的马后开始扫荡整个欧洲。但他的军功和权势

招致了政敌的醋意，公元前44年3月15日，叱咤风云的恺撒被捅了23刀，倒在庞培塑像脚下。他的政敌认为杀了他就可以使共和国复活。但这是一个愚蠢的错误，这并没有抹掉恺撒的客观历史，他的甥孙渥大维接过了他的未竟之业，成为又一个独裁者。

恺撒死后，安东尼接过了权杖。他有着更妙的设想，率领着庞大的步兵、骑兵和水兵直捣西北——希腊的昂布拉奇湾成为一决胜负的地方。安东尼仅仅在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的美色里做了场东方亚历山大式的侈梦，便在失败后绝望自杀了。

渥大维完成了霸业，帝国形象树立在欧、亚、非三洲的大地上——从大西洋的波涛声，到阿拉伯沙漠的滚滚沙浪，从不列颠到对付非洲土著的天然屏障撒哈拉大沙漠，东西相距2100英里，南北跨1000英里，包括今天的葡萄牙、西班牙、法国、比利时、奥地利、匈牙利、希腊、阿尔巴尼亚、土耳其、小亚细亚、摩洛哥等地方。这些地方划为45个行省结成一个网络，洒在这片土地上。几十个兴旺的城市如点点星光，交相辉映，文明的东方和野蛮的西方在一个国度里

相逢了。

那个用木栅栏圈起的小村落，成了罗马帝国的中心，大地的中心，世界的中心。

“如果在四世纪举行一次民意测验，其结果都是希望罗马保持千秋万载的统治，”一个沐浴罗马和平与文明的公民自信地预言。罗马一度成为一股世界思潮

罗马的皇帝君临统治着这块土地，罗马军团捍卫着漫长的国境。条条大道连结着罗马和行省，[illegible]帝国境内的城市，贯穿着横盘式的街道，耸立着古典式的庙宇，庄严的法院，方便的市场及浴池，一切十分完备。渥大维炫耀道：

“我初见的罗马，尚还是个砖城，我遗下的罗马，却是个云石之城了。”

环绕地中海的一圈文明自由地享受着罗马式的和平。罗马的习惯向各个角落渗透，它的语言乃至厨房用具都得到广泛的应用。一位罗马公民就是一位世界公民，他们有着绝对优越的地位。整个世界都好象是在欢度假期一样，脱去

古代的铁衣，穿上了自由欢乐的锦袍。所有的城市放弃原有的争端，只想在一件单纯的事情上你追我赶，即把自己的城市变得更为美丽。到处是游戏场、林园、神庙、工厂和学校，整个帝国象皇帝的御花园一样。人们要求的是面包和游戏。友好的火炬在大地点燃，战争的狼烟随风飘散。

荷马曾把土地变成大家的理想，在这里变成了现实。地中海作为罗马的一个内湖，运载着成千上万的风帆船只往来如梭，交易小麦、酒、橄榄油、亚麻布等物品。

罗马的文明，罗马的富庶，罗马的气派汇成一般思潮风靡世界。有人沾沾自喜地写下了一句偏袒的话：人类从来没有象在伟大的罗马帝国时那样幸福。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美丽的外衣掩不住内部腐烂。罗马人曾以恬静、质朴勇敢、耐劳克己和勇于献身的精神征服了世界，这一切美好的品德却在安逸的环境中日削月蚀。它的人力和物力可以保证世界的完整无损，却在争夺皇位的内战中白白浪费掉，帝国成了将军们的竞技场，从217年到270年的53年中走马灯式地轮

换了30个皇帝。

帝国开始衰败了。它只能依靠天然的屏障和以前修葺的石墙来维护自己的安全，军团只能躲在石墙的后面；倍受欺凌的奴仔不时举起反抗的旗帜：

"这里没有我们的乐园。"罗马人的筋肉和血管承受着古代世界的压力，象一个日薄西山的老者希望在恬静的环境中去享受生活的赠礼和先辈的遗产，不想再去打打杀杀，做剧烈的运动。于是大群毫无价值的贵族和专门讨钱为生的贫民的敌视日趋尖锐，土地荒芜了，人口锐减，军纪败坏，城市中弥漫着迷信、浪费和邪恶。谁来改造这个社会？罗马人在仰天长叹。荷诺利皇帝无可奈何地宣布：

"罗马帝国的各个行政区应该设法自卫。"

因为饥肠咕咕的野蛮人蜂拥而至。罗马人欢迎他们，希望通过他们把自己从自己的国家中解放出来。

一个黄金世界已投上一片阴云，它的美妙的现实境况吸引了野蛮人；而其成为历史后的动人传说，则成为查理重建西欧版图的动力。

罗马，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在地中海边搔首弄姿时，从北海到黑海二千英里的“院墙”上趴满了窥视者，操着不同的方言：日耳曼语，斯拉夫语，哥尔特语……叽叽喳喳。罗马皇帝鬼使神差似地大声招呼他们：你们进来吧。大坝不能再阻挡一浪高过一浪的“洪水”

罗马帝国，肥沃的土地，富庶的城市，一直向它奔流不息的金银财宝、艺术品，无不是令人心跳的诱惑，一时全世界的大部分眼光都注视着意大利。但帝国内部的分裂在加速，395年提奥多西把帝国分给两个儿子阿卡狄和贺洪里，帝国徽章上的鹰变成了两个头颅，从此两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西罗马帝国开始接受民族大迁徙洪流的洗礼。

居住在易北河、莱茵河、多瑙河流域的野蛮部落虽没有沐浴过文明的春风，却对那些财富有着特殊的兴趣。他们最早与罗马人发生的关系便是战争的血斗。罗马统帅恺撒亲自远征过日耳曼人，为此恺撒留下了《高卢战记》，同行

的历史学家塔西陀写成《日耳曼尼亚志》，给早期的日耳曼人刻画了一张完备的肖像。

他们以打猎为主，主要吃乳类和家畜，完全靠天的施舍来吃饭。日常用的盐、布匹等则用战利品交换。首领和大家一样平等，作战时身先士卒，以获得战士的拥戴。他们信奉“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得东西，如果以不流血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的原则，相对暮气沉沉的罗马人有着蓬勃向上、积极开拓的生活精神。他们要去冲击罗马人独立高贵的血统，于是一场多米诺骨牌式的民族大迁徙从亚洲到欧洲全面展开了。

中国北方的匈奴人迫于汉王朝强大的军事威吓，开始离开家乡向中亚迁徙，一直到伏尔加河，后转向高卢地区。他们的“西进运动”迫使东哥特人在抵抗失败后西迁。后者的西迁又挤占西哥特人的地盘，开始迁往罗马境内。376年罗马皇帝瓦伦斯大度地答应西哥特人可以进住帝国北部麦西亚地区。

西哥特人在匈奴人的追赶下于401年在阿拉里克的率领下越过阿尔卑斯山脉，攻入意大利。410年，西哥特人第一次教训了罗马城。

455年，汪达尔人在“我们驶向何处，驶向上帝所憎恨的人家去”的誓言下，又一次光顾并攻占罗马城。在主教利奥的讲情下，不滥杀居民，但进行了14个昼夜的掠夺。罗马，一片废墟，帝国的首都被迁至拉温那。那座曾是人间天堂的“上帝之城”，世界中心的罗马荒芜了。汪达尔人在罗马创造了一种汪达尔作风——疯狂的劫掠，直到一干二净。

法兰克人从莱茵河畔迁进帝国境内，并打败了西哥特人，占领了高卢地区。

这些部落为了争夺帝国的居住权和领地，相互争战，从而代替了罗马将军的争斗。帝国已被搅得天翻地覆：不列颠为盎格鲁·萨克森人所统治，高卢为法兰克人占据，西班牙为西哥特人、摩尔人占领，意大利半岛因拜占庭与哥特人的战争四分五裂……帝国境内充斥着野蛮气味，罗马绅士只好掩着鼻子，唯唯诺诺。历史学家极不情愿地在原来的黄金世界的版图上标上了几个还能嗅出野蛮味道的国家：

419年，西哥特王国建立（高卢行省）；

不久，东哥特王国建立；

法兰克王国建立（高卢地区）；

439 年，汪达尔王国建立于迦太基；
457 年，勃艮帝王国，以里昂为中心；
493 年，东哥特王国在罗马重建；
568 年，伦巴德王国建立于意大利北部；
同时，不列颠进入“七国时代”。

帝国，四分五裂；皇帝，无可奈何。政府成了日耳曼大将玩弄权术的工具，但日耳曼人还未想到废除罗马皇帝的空招牌，只是把罗马诸行省变成了日耳曼诸王国。

476 年，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点荣誉和威严被赶进了坎佩尼亚的别墅，罗马人怨声载道；被称为不曾沐浴的千年黑暗时代降临了。光荣只能成为记忆，历史徘徊在十字路口

日耳曼人一度是罗马人的朋友，受雇于罗马，充当军人和仆役。但公元 9 年日耳曼人把瓦伦斯连同三个军团消灭于一个山林中的举止无疑也向罗马发出了警告。他们要反抗，要摆脱奴隶地位。终于他们行动了，成功了。

在罗马人的面前分割他们的家园和财富，罗马人只能忍气吞声，或倾诉蛮族的恶劣：他们是骗子，是倒霉鬼，他们把我们赶向大海，大海把我们又赶向野蛮人，不是杀死，就是淹死，二者之间没什么活路。我们给了他们驻足之地，他们却总是图谋不轨，我们的前途只能是战乱、贫困、饥饿……

的确，罗马世界霸权的刨子在刨蚀了地中海沿岸地区几百年之后，已经钝了。476年，日耳曼人雇佣兵统帅鄂多亚克占领了意大利。此时罗马皇帝是位漂亮的少年——罗慕路，年仅15岁。鄂多亚克怜惜他的年少和美貌，赦了他的死罪，把他送进了坎佩尼亚的别墅。同时派帝国元老院的使臣前往君士坦丁堡，要求在罗马取消一直和东罗马皇帝相并称的皇位，从而鄂多亚克取得了执政衔位。

从罗慕路在第伯河畔建立第一座罗马城，到小罗慕路被废黜，千百座城市为蛮族占领，历史仿佛走过了一个完整的大循环。这不仅仅是二者名字有着绝妙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发展结果。那荒芜土地上创业的艰难和辉煌的败落的容易形成的鲜明对比，给罗马人一个莫大的历

史讥讽。从此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和西欧被这些部落完全割裂开来。

罗马思潮成为陈词滥调，古典文化的遗韵大部分只能静静地躺在少数修道院中，那四通八达的驿道危险重重，经济混乱不堪，罗马的语言为方言所冲击……历史又处在一个新的转折点。

这历史的十字路口，走动的不再是罗马人。看，法兰克人的身影显得格外矫健……

第三章　小荷露尖角

——西欧的新开拓者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时代，法兰克人伴随迁徙的洪流来到了气息奄奄的西欧。

昔日西欧的主人已是人老珠黄了。作为尚未开化的法兰克人蕴藏着无穷的潜力，看到西欧破败后的依稀倩影，他们有点惭愧了。

它加快了向西欧环境靠拢的步伐。

法兰克人一到西欧就抓住了要害——占据西欧最富的高卢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并建立了自己的王国。

过渡社会的纷杂磨练着法兰克人的意志。

西欧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它腐朽、滞缓的时代节奏，需要注入新的活力去催化和加速。

法兰克人带着开拓的宝剑，应邀来到这个历史的结合点。

十字路口，需要一个“指示灯”。

一双双如饥似渴的眼睛中，法兰克人把攫取的目光盯在高卢地区。罗马人雇佣他们，最后如梦方醒，又气又愧：法兰克人不是好朋友，却是个歹毒的坏邻居

406年12月31日的黑夜对罗马人和西方文明，在西方人的眼里无疑延长了上千年。在这个漆黑的夜晚，罗马人大祸临头。密集的蛮族出现在罗马防线，守卫军团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惊恐万状地摇响边境的警钟，整个罗马开始从梦中惊醒，野蛮人已至家门。

在莱茵河地区通往罗马帝国北部的道路上缓缓地行进着拥挤不堪的人群。尘土飞扬中，男女老少，或是衣着讲究的贵族，或是衣衫褴褛的穷苦人。他们赶着牛羊，携带子女，风尘仆仆在狭窄的道路上向西南移动。马车上装着所有的家产，或安扎着飘动的栖身之地。这是日耳曼人的一支——法兰克人。他们随着迁徙的大漩涡，向渴望已久的高卢地区进发。

高卢是西欧最富庶的地方，它地域辽阔，土

地肥沃，气候湿润，自然资源丰富，盛产铁、铜、金和各种建筑材料，有独特的风土人情和习惯。罗马人早就垂涎高卢这块肥美的土地。恺撒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势，便以征服高卢作为一种跳板，在这儿整整厮杀了10年，罗马商人则疯狂地掠夺了这儿丰富的资源。

“谁掌握了高卢，谁就拿掌握了整个西欧。”罗马人成功地做到了，他们不仅使这一地区走向罗马化，而且还将日耳曼的滚滚冲击推迟了两个世纪。

但富庶会产生不可扼制的入侵冲动。法兰克人开始悠闲地生活在莱茵河的下游，有时还和罗马进行贸易。3世纪的时候，他们突然变得狂怒好斗了，不时展示其名字的内涵（法兰克，斯堪的纳维亚古方言，“大胆”、“勇敢”之意）。他们虽然有发达的农业，有充足的日常用品，但和西欧的富庶相比是多么的破败和羞涩。他们要打开通往高卢的大门，把那宽敞的帝国驿道变成吸吮财富的导管。

罗马人出于利用他们的目的，态度是友好的。法兰克人有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并广泛地应用铁铧犁、鹤嘴锄、铁锹，种植禾谷、蔬菜、

水果。这是罗马人所不能掌握的。同时罗马人看到了自己的军队在歌舞升平中已丧失了军人的战斗精神，便看重和雇佣法兰克的武士。他们不但勇敢，就外表足以使罗马人津津乐道了：他们身材高大，皮肤白皙，眼睛湿润微呈绿色，面孔刮得干干净净，只留下几撮稀疏的短髭；衣服紧紧裹住身躯，腰间系着宽宽的皮带，配戴长剑。战斧、标枪、长矛和弓箭是他们喜欢用的兵器。他们有着强大的战斗力。罗马人便客气地邀请他们，雇佣他们，准允他们在境内居住。法兰克人也表现出杰出的才能，在罗马军团中晋升很快。

他们曾帮助罗马人抵制了其他部落的反抗，但当自己的部族也成批地来到这里时，他们就联合起来，里应外合了。

他们了解罗马人的困境，便突破克桑唐的高卢防线，越过莱茵河一直袭击到塞纳河，然后满载而归；有时经过奥佛涅大路穿过整个高卢，攻打到西班牙，吓得罗马富人东躲西藏。零星的偷袭汇成攻打罗马的洪流，不久法兰克人占领了高卢北部及南部。华伦提尼皇帝没有能被军团保护住，而被幽禁在宫殿里，成了普通一民。

军队的指挥权被转让给法兰克人，那些曾经宣誓效忠皇帝的人都转而洗耳恭听异族人的训导。

法兰克人制服了土著居民，在高卢这个罗马行省的版图上刻下了自己王国的名字，那一年是486年。

罗马人大梦方醒，追悔莫及：他们不是个好邻居，在自己羽翼丰满后，报之以残酷的笑，那些大开杀戒的正是自己当年雇佣的武士。

法兰克人的这个胜利仅仅是个开端，获得了控制西欧的中心，但要想威慑天下，必须组成一个统一的军事集团和某种形式的同盟。

这个任务落在克洛维的肩上。

克洛维，16岁时粉嫩的肩头便扛起了战斧。“苏瓦松金杯”让他出够了风头；他向四周威恩并施：“转到我这边来，生活在我的保护之下。”

本来蛮族的目标是想在海边定居，去欣赏地中海的风光，并不想消灭罗马帝国，所以萨利克法兰克人的酋长法拉蒙德是以同盟者的身份

走进罗马大门的。但法兰克人仿佛迟到了，罗马土地已被瓜分。为了自身的地位，法兰克人向罗马及其他部落扬起了宝剑。

法拉蒙德的孙子墨洛温参加了对匈奴首领——“上帝之鞭”阿提拉的战争，在尸骨如山、血流成河的战功上抬高了自己。他的孙子克洛维通晓罗马人语言、风俗习惯，满腹韬略，早早参与政事，16 岁时便任军事首领，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苏瓦松战役的呐喊声成为法兰克王国奠基的礼炮。486 年，克洛维联合法兰克其他部落开始清除高卢残余的罗马军队。罗马军在给养不足，外无救兵的困境中大败，其将领西阿格留斯被斩首。这给克洛维提供了一个集权的机会。

解放后的苏瓦松城显得格外轻松，克洛维和士兵在分享胜利的喜悦，大批的战利品堆放在人群中，最令人注目的是从教堂获得的物品。克洛维看着骄傲而激动的人群，缓缓地吐出几个字：

“勇敢的战士们！这些东西属我们大家。但我请你们在我那份东西以外，不要拒绝额外给我那边那只来自教堂的杯子。”

众人目光凝聚在那只高大而美丽的广口金杯上，他们知道教堂已派人来索要，一时人群嘈杂。

“光荣的国王啊！我们所见到的一切都是你的，我们本人是服从你的，你怎么高兴，就怎么做吧。”一些明智的人说道。

“除了你抽到的那份以外，你在这里什么也得不到，”一个气愤的声音，那个士兵正抡起战斧把古杯砸得粉碎。

在场士兵个个愕然，克洛维目瞪口呆，耸耸肩，摊摊手，无可奈何地拾起碎片递给了教堂使者，心里却泛起一股无名怒火。就在那年年底，这个士兵受到了报复。

那天战士们在广场等待检阅。克洛维迈着矫健的步子，仔细检阅队列和武器，他的眼光一直在搜寻那个士兵。终于看到了他，在他的武器上做点文章："没有人带来的武器象你那样保存不当心。"

于是他便夺过他的武器扔在地上，举起手中的斧头劈死了他：

“这，就是在苏瓦松的时候你打碎瓶子的报应。”

全场人震惊了，他的真正权威树立起来。

内忧更为危险，克洛维开始剪除本部的联盟者。当西吉倍尔协同克洛维作战结束以后，克洛维挑拨他与儿子克洛德里克的关系：

“你父亲已经老了，又是个跛子，如果他死了，国家不就是你的了。”

克洛德里克为权欲所动，亲手除掉了父亲。当他去克洛维那里邀功时，迎接他的是一把战斧。

这样阴险、残杀的手段一演再演，克洛维终于跨上了法兰克唯一国王的宝座。他却假惺惺地欺骗自己的国民：

“我真可怜啊！我好象是一个留在外乡人之间的旅客似的，一旦有了灾难，也没有一个亲人来帮助我了。”

他的王朝延续到8世纪中叶，他向往海洋的设想未能实现。他的后继者并未气馁。

罗马皇帝卡利古拉让他的爱马在皇室宴会上大嚼大饮后，准备把这个畜牲提升为罗马执政，这样的混蛋开始糟踏自己的国家了。克洛维也有几个不争气的子孙，他们都有一个动听的绰号“懒王”；而管打杂事务的宫相却“挟天子以令诸侯”

罗马帝国并不仅仅有叱咤风云的恺撒式的人物，也有几个象卡利古拉这样的混蛋和疯子，糟踏败坏了自己的国家。

克洛维绞尽脑汁树立起来的权威并没有延伸给子孙们。虽然墨洛温几代国王曾迫使东哥特人放弃了领地，也远征过比利牛斯山脉，但末期的王朝已毫无生气。国土四分五裂，干戈扰攘，私人势力林立。

看，那边走来了一国之主。他坐在两条温驯的牛儿拉着的车上，一个牧人轻轻地摇着鞭子，欣赏着田园风光，赶往王宫的民众大会。他要去扮演统治者的角色，倾听来自任何地方使节的与自己无关的陈词，在坐在牛车上回家之前向下属官员背诵一遍别人教给他或命令他熟背的

答词，好象是出于自己的意旨。

国王完全成了傀儡，他的威仪除了空洞的国王名号，一处收入微薄的庄园，廖廖无几的仆役外，一无所有。国家的一切权利和财富都掌握在宫廷长官——宫相手中，国王成了可有可无的装饰品。

宫相，原只是国王宫廷的总管，起初仅能管理宫廷的财务和王室地产，后来随着内战不断兴起，王权削弱，实权逐渐落入各个宫相手中。他们代替国王主持王室法庭，统率军队，管理官员升迁任免和土地封赏事务。

宫相的竞争代替了诸王国国王的角逐，从674年开始了各国宫相争夺法兰克国王统治权的内战。开创加洛林王朝的先躯登上了墨洛温王朝的政坛。

第一个奠基者——“锤子”查理，他父亲赫里斯塔尔·丕平于687年打败了纽斯特里亚宫相的军队，集两宫相的大权于己身。他死后其妻子普莱克特鲁把持着大权。此时“锤子”查理因被控告杀死了丕平的嫡长子而被关押，嫡长孙又是个年幼无知的孩子，国家极度混乱。查理趁机逃出了监狱，搜罗了一批拥护自己的人员，开

始征讨四方，重新树立起宫相的特权。他不但平息了国内叛乱，还把萨克森人、日耳曼人、阿拉伯人挫败。

他控制的法兰克王国的国土更为辽阔：东起未塞尔河，西抵大西洋，西南接比利牛斯山脉，北至北海。他把一个气息奄奄的墨洛温王朝变成了有虎虎生气的西欧强国。但他没有意识到对王朝的取而代之的强烈倾向，他满足于实权的运用和国王空头招牌的实用性，虽然他在717～720 年中曾 4 次废除国王。

第二个奠基者是“矮子”丕平。象王位世袭一样锤子查理的权力在他死后理所当然地传给了他的两个儿子丕平和卡洛曼，名义上还扶植着希尔德里克—墨洛温王朝的最后一块招牌。

不知出于什么缘由，卡洛曼主动放弃世俗的权力，而退居罗马，换上便装当了一名僧侣，自愿把余生献给上帝的事业。丕平得以独揽朝纲，同时其权力欲望更为空前，他不想仅仅做一名宫相，那个“木偶”皇帝是碍手碍脚的。他在苦思冥想：自己应当改变自祖父以来的“打杂”形象，做一名名副其实的法兰克人之主。可是毕竟名不正言不顺，会不会引起臣民的指责呢，篡

位的名声是不利于自己政治生涯的。

一个周密的计划涌上心头……

小矮子和教会打得火热，教皇给他开了一张护身符。丕平急不可待地把墨洛温王朝的名字从西欧擦掉，宣称从今之后法兰克开始由加洛林家族值班管理。"笨人"希尔德里克三世被献身于"上帝事业"

丕平，身材矮小，体格瘦弱，后人称"矮子"丕平。但他却有无穷的精力和才智，显示出非凡的领袖素质，以那矮小的身躯支撑起这庞大的国家。

原来王朝的贵族们虽然可以牺牲国王，但不想屈从于一个"打杂的"，轻蔑的议论横生，丕平听在心里，却不动声色……

一天，他招集了军队中的贵族们，让他们去领略一场格斗。圈子里，一条庞大而凶猛的公牛和一头凶残的狮子正在对峙。狮子狂暴地扑向对手，咬住牛的颈项。围观的人面面相觑，心中一阵阵寒栗，这些出入沙场的人们头上冒出了冷汗。

"谁去把狮子从公牛身上拉开，或杀掉它。"丕平把剑一般的目光投向人群。

"陛下，天下恐怕无人敢去尝试。"人群中挤出几个字。

丕平冷笑一声，矮矮的身形从座位上立起，抽出宝剑，一时血光四溅，两只动物的头颅一同滚落在地。他擦了擦宝剑上的血迹：

"大卫、亚历山大都在年少的时候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难道我不佩做你们的主人吗？"

宝座前，一片匍匐的人群……

他以自己的勇敢和机智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消弥了别人的轻视，于是一个大胆的设想酝酿成熟了。

这天，丕平显得格外兴奋，他招集了大臣到宫中，开了一个民众大会，随后便匆匆派出了一个使团觐见教皇去了。

罗马教廷庄严肃穆。使节恭敬地问道：

"尊敬的教皇，我们的国家是由没有实权的国王统治好呢？还是由掌握实权的人来统治好呢？"

教皇的回答令使团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由握有实权的人来当国王更好些。”

丕平的设想成为现实。

苏瓦松再一次成为历史注目地点。丕平在这儿召开由诸侯、贵族、僧侣参加的集会，会上丕平宣布了教皇的声明，要求与会者加以讨论。诸侯慑于他的武力，僧侣附合于教皇的意见，表示拥护丕平。霎时，丕平在敲打武器和欢呼声中被抬了起来。新的国王诞生了。

旧有的主人在冷落中被送进了圣托美尔城修道院，做了一名清戒虔诚的僧侣，墨洛温王朝名实俱亡了。

丕平虽然矮小，却有个体格健壮、身材魁梧的儿子——查理。他在父亲留下的光辉基业上初试锋芒后，要走出父亲的阴影。一个令西欧震惊的观念在心头涌动，虽然他熟读过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

丕平登上王位前，法兰克是不平静的，那一度俯首于克洛维子孙脚下的萨克森人、巴伐利亚人、伦巴德人重新抬起了头，趁火打劫地纷纷独立。丕平不想象克洛维那样只给儿孙们留下

一份财富，而要给孩子们留下一个安定的强大的王国。他不想仅仅做一个王朝更迭的促进者，而想把西欧的前景送上一个新的方向。

随着穆斯林教徒在地中海南岸的兴起，他们关闭了地中海的开放局面。加洛林王朝虽然在彼岸崛起，却没有再次以征战为目标，而是逐步走上内陆国家的道路。那一度吸引高卢商业重心向南倾斜的马赛港，一片孤寂。丕平在获得教皇的厚爱后，开始了首次同盟，一个强大的王国逐步建立。

这是768年的一天，战争影子刚刚消失在阿奎那，人们贪婪地享受着这份宁静。宫殿里丕平正和西班牙移多巴王的特使侃侃而谈。突然特使抬头看见矮子丕平身后站着一个年轻人：身材魁梧，体格健壮，深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正敏锐地注视着自己。金黄色的头发垂肩上，透着活泼的神态。身上穿着亚麻布制成的衬衣、衬裤，上面镶满美丽的花边。外面罩着一件镶丝边的外套，穿着长袜的双脚套在涂金的长筒靴子里。左手按在用蜡涂硬了的亚麻布套装着的长剑……他在聚精会神地聆听着他们的谈话。特使心中一凛，转向丕平：

“尊敬的陛下，这位年轻人……”

“噢，这是我的长子查理，”丕平神情得意。

“想必王子定是文武俱佳了……”使者恭维中有点揶揄。

“他善长武艺、骑术、打猎和游泳，从小就在我身边受到军事和政治上的熏陶和锻炼，参加了不少战争。他将和他的弟弟去统治这片美丽的国土，去完成我的未竟之业。我老了……”丕平仿佛在口授遗嘱似的，“他们会干好的。”

特使向这位20多岁的年轻人点点头……

这一年，丕平因水肿病而撒手尘世，他也没有解决好王位继承问题，还是通过民众大会选举他的二个儿子为国王，让二人根据丕平的遗嘱平分了法兰克王国——而没有按自然地理的分界：西法兰克王国，都城苏瓦松，国王查理，统治纽斯特里亚等地方；东法兰克王国，首都亚琛，国王卡洛曼，统治奥斯特拉西等地方。查理只拥有1/2个法兰克。

西欧的版图是诱人的，罗马的繁荣还是飘渺的……

查理，孔武有力，一位典型的日耳曼年轻人，血管里流动着日耳曼民族野性、开拓的因

子。好战从小就成了他的一种游戏和性格。勃勃野心随着他在政治、军事上能力的成熟和独立，不可扼制了。丕平的死解去了他自由行动的束缚，他要初试锋芒了——

叛乱的阿奎那成了他的第一个练兵场。

丕平时期，连续9年的征战令阿奎那已臣服于法兰克王国，但丕平的死仿佛使阿奎那看到了独立的希望。他们的国王胡诺尔德在他儿子魏发尔死后急不可待地丢掉清心寡欲的僧侣生活，继承儿子的未竟之业，企图重振阿奎那的雄风。

他向刚继位的国王查理挑战了。

查理对这样的国事总是当做整个法兰克王国的大事，应该由东西两部分共同抵御。查理向他弟弟卡洛曼打了招呼，请他协同作战，以显示兄弟间的和谐和手足情，消弥外界的谣言。

但他弟弟似乎没有查理那种好战热情，没有根据诺言提供援助。

这似乎更合乎于查理的心理，至少避免胜利后功劳分配不公引起的纷争，同时这也是查理第一次单独领兵作战，荣誉的引诱，权力的延伸性和树立自己的威严的冲动使他激动不已，

他要全身心他投入，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打好这一仗，所以他的行动是霸道的。

他不仅迫使胡诺尔德放弃了阿奎那，而且连加斯康尼也不准许他停留。胡诺尔德如惊弓之鸟跑到了加斯康尼。

查理率军渡过加龙河，派使臣到了加斯康尼公爵卢普斯那里，命令他把逃亡者交出来，如果不立刻照办，战争将光顾他们的领土。

卢普斯面对查理的千军万马，不知是恐惧还是策略，采取了出乎查理预料的明智举动，他对胡诺尔德说了声“对不起，我的朋友”后，把他交给了查理；对自己的臣民说了句请原谅，便连他本人和他所管辖的省份都归附于查理的统治之下。

他想以此换取查理的欢心，来保住自己的这片势力范围，但他失败了。查理欣喜之后，把自己的儿子路易派到此地，封为阿奎那王，卢普斯一无所有。

西法兰克的疆界又扩展了一块。

阿奎那之行的出人意料的结果，使得这位年轻的皇帝更感到了武力的重要。他要走出自己父亲阴影的笼罩，用血和剑在马背上建立自

己和国家的崭新形象。

虽然他的思想中受奥古斯都《上帝之城》的影响不小（书中充满了悲观主义色彩，它指出：如果有善行，有好人或至少有完善的人，战争就不会发生，但世界中充满着血杀，人类尤其是那些出于自私而不惜以他人的鲜血为代价的英雄们应当忏悔和原罪），但查理仅仅是在用餐及平时消遣一下，决不可能让它去支配自己的意志。他有自己的规划，要让世界改变形象，不但要有罗马帝国的权威，也要有其殷实的财富，世界和社会将这样划分：

一半是使世界充满恐惧的权力，

一半是充斥营地和庭院的财富。

他坚信自己能成功。

因为还很年轻……

第四章　罗马的召唤

——征服意大利

那个曾属于高贵层次的城市，一度向世界发号施令。

它的城市风光招来了不少“观光者”，譬如没开过眼界的伦巴德人住了好多年都没有尽兴。最后便与罗马人商量，让我们定居吧。

获得一张罗马公民的身份证和定居证是不容易的。为此主客翻脸了。

但此时的罗马已降级了。它不再是保护世界的中心，它需要别人来保护了。

尤其是教会和上帝，只有和世俗的权力同甘共苦，才能维持自身的尊严。

从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拜占庭无力顾及，罗马自身又难自卫时起，西北部的法兰克人成了它的“保护者”。

一次又一次地召唤高卢国王，或是请求援助，或是勾通感情……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一片美丽的土地，但丁说那曾是伦巴德人的老家。他们千里迢迢地跑到意大利半岛，为的是看看罗马的丰采，逛逛大城市的风光……却一住几百年，乐不思返了

伦巴德人，以人数稀少而著称，在那块美丽的家园中，周围都是强大的部落。他们心里很明白，自己随时都有被吞噬的危险。要想生存下去，挽救自己的命运，柔弱和乞求怜悯是最蠢的做法。只有依靠冒险和拼命地抗争，在诸部落中才能保持自己的信仰、自己的种族。正基于此，在民族大迁徙的浪潮中，他们没有被兼并，而且成为颇有生命力的一股支流。

宛如他们崇拜的诺萨斯神去乘马遨游于人世各地一样，伦巴德人也喜欢世界性的漫游。随着蛮族人纷纷越过罗马帝国的国界线，他们的脚也踏向了欧洲的大陆腹地，越过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区，向着那享誉世界的罗马城逼近。那是

照亮世界的地方，对还处于野蛮时代的他们是一种诱惑，是一种向往，也是一种神秘。终于，他们出现在意大利的北部。

虽然罗马此时已是四面楚歌，满目疮痍了，但他们还是惊诧于意大利的美丽，不顾罗马人的抵御定居下来。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和他们打交道的是东哥特人，他们向往的帝国风采已由地中海移向了黑海……

518年查士丁尼登上东罗马帝国皇位，他费尽心机，发狂工作，确立了一个政治蓝图，收复两部分领土，恢复基督教的罗马奴隶制帝国。535年他制造了一个借口派贝利撒留攻打控制昔日帝国中心的东哥特王国。552年，那西斯率大队雇佣兵自意大利北部南下，一举消灭东哥特人的国家。伦巴德人的生活也被改变，他们象流浪者和囚犯一样，被那西斯的军队押送到潘诺尼亚。但他们对意大利的富饶可爱总是念念不忘……

阿尔卑斯山脉对意大利来说宛如一把靠背椅，成了它的天然保护伞，而对于深深为意大利风光迷住的伦巴德人来说，这却是一幅美丽的画屏。

568年，13万男女老幼拉着所有的家产，在酋长阿尔波因之的统率下，缓缓地行进在阿尔卑斯山区的崎岖小道上。他们并不留恋故乡的山水，而去重温16年前的旧梦，一路饥餐渴饮，征服了险峻的阿尔卑斯山，进入了碧绿青葱的波河平原。

伦巴德人望着这熟悉的一切，仿佛出远门的浪游者回到了自己的家：我们又回来了。而意大利本土正陷于和哥特人的较量之中，对阻止他们的入侵已没有精力和实力了。

伦巴德人便切断拉温那和罗马的通道，占领意大利北部，并逐渐地向中部和南端扩张；向西北，攻打高卢，但无功而退……

一时伦巴德人的身影经常晃动在意大利领土上。

751年，艾斯托夫占领拉温那，结束了拜占庭在意大利的统治，教皇的权威和领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这一年伦巴德人兵临城下，要求罗马归他们保护，罗马居民每个人头交纳一个古罗马金币的贡金。

教皇斯特望二世断然拒绝，加紧采取挽救措施。但东罗马帝国的防御力量不能再网盖意

大利。于是教皇便光着脚，扛着圣像，带领属下及神职人员进入教堂，把灰撒在恸哭的罗马居民头上，向天主乞救赐予和平。但天主并没体恤一下自己的信徒。走投无路的教皇把乞求的目光转向了西北刚刚崛起的法兰克王国——西欧当时唯一的天主教王国。

曾经受恩于教皇的丕平，出于需要，没有袖手旁观，而给予了全力的帮助。他为了避免给别的王国留下什么把柄，先派出三个使团出使伦巴德王国，进行调停，以期用和平手段解决这次争端。

和平的努力均告失败，丕平决定出兵征讨。此时的法兰克国内也十分困难，那些经常为他说话的首要人物都极力反对他的意图，甚至公然声称要撇下国王转回家去。这样，加洛林王朝还不能赶走伦巴德人而控制意大利领土，他的军事行动正如他要和平调停一样，仅仅能为教皇收复失去的意大利中部领地。

753 年丕平率军攻入意大利，迫使伦巴德国王爱斯图尔乞降。

754～756 年，丕平又两次击败伦巴德人。经过协商，一个由法兰克、罗马、伦巴德三方签字

的协议确定了。

根据协议，伦巴德王国必须把侵占的拉温那、彭达波利斯、纳尔尼等地方归还给教皇，但没有明确的界限，仅仅以教皇和拉温那主教、两地贵族所有的地产为范围。

对于这同一地区，罗马教皇收回的是神权和正义得到了伸张和尊重；丕平则以名义上的献土给圣彼得表达了诚意；伦巴德人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惩罚。

但丕平并不能彻底征服伦巴德人，罗马教皇还不能寻找到一个强大的世俗联盟作为自己的支持者，伦巴德人并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在意大利仍是教皇的一大威胁，也是法兰克王国在此地发展势力的角逐者。所以对这个协议，伦巴德人仅仅是口头上的尊重，实际上时间不久他们又违约去羞辱教皇去了。

法兰克的权威在意大利还未完全建立，查理上台后，抱着和父亲类似的目的，持着相同的理由在意大利和伦巴德人打了一仗，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战果。

查理刚刚接管了弟弟的领土，君临全法兰克王国的情绪还在升温，他的岳父却吵着搞独立，要替他女儿受到冷落出口恶气。教皇史蒂芬二世心急如焚，匆匆派来“圣彼得”的求救信使

和查理相比，他的弟弟卡洛曼显得格外柔顺和守规矩，清静无为地享受着父亲遗留的安逸。能得到1/2法兰克王国，他非常知足，他们兄弟间保持了和谐的局面。卡洛曼连共同维护整个法兰克的尊严的责任都不愿过多地承担，他怕纠缠于胜利后的论功行赏。他的臣下和党羽却极力想破坏他们的这种和平共处，希望他们刀剑相见。

但这种危险对查理仅仅是一种虚幻，卡洛曼在和查理共同治理国家3年以后，因病匆匆告别人世，东法兰克王国一时群龙无首。在全体法兰克人的同意下，查理被拥戴为唯一的国王，查理的实力大增。他的权力涵盖了东法兰克，那些曾唆使卡洛曼与查理平分秋色的人心中忐忑不安。

于是卡洛曼的遗孀偕同他的儿子和一些贵族首脑逃往意大利，寻求政治避难。她越过了自己的夫兄，而把自己和儿子置于伦巴德人国王德西德里乌斯的庇护之下。这是对查理的不信任。她的举动却给德西德里乌提供了一次政治上要挟查理的契机，他们确信抓到了令法兰克难堪的把柄。

早在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个协议中规定，伦巴德人要割地赔款，与法兰克人结成联盟。但在伦巴德宫中，反对法兰克人的势力蠢蠢欲动。他们经常挑逗教皇，激起与本国的矛盾，用武力威胁教皇的统治。

772年，德西德里乌斯向教皇艾得里安提出了一项极为敏感的政治要求——为卡洛曼的儿子举行宗教仪式，让他继承父位为奥斯特拉西亚王。他要让这位自诩为公正化身的教皇主持“正义”，让父死子继的公理得到伸张。这是对查理权威的挑战，是对全法兰克王国民意的戏谑——

坐在奥斯特拉西亚王位上的

不应是你查理，

而应是你的侄子；

尊敬的查理陛下，
你在欺凌寡妻幼子；
高贵的教皇先生，
您该怎样选择？

教皇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的要求。他不想因此而失去查理的信任和整个法兰克的支持，更不想因为这点使那个令罗马鸡犬不宁的伦巴德王国再添几分嚣张气焰。

他站在了查理这边，从而他获得了向查理提出请求帮助的资本。

查理，战场上纵横驰骋，透出一种英勇和野性，但在家里是个好儿子。他的母亲贝尔特拉达一直与他同住到老年。他母亲为有这样一个儿子而荣耀和骄傲，他对母亲更是尊敬备至，对母命言听计从。

那是在一场伦巴德人与教皇的冲突中，查理兵不血刃地解决了这场冲突。为了防止伦巴德人重新叛离法兰克王国或危及圣地，查理奉母命迎娶了德西德里乌斯的女儿为妻子，期望通过亲缘的纽带去掩饰那常常令人紧张的政治冲突的导火线。

这场“政治婚姻”并不幸福，这位王后体弱

多病，不能为查理生儿育女，为法兰克王国培养继承者。她遭到了查理的冷落，被抛在一边。查理的母亲也不能处理了。

“母以子贵”的原则在东西方是通用的。女儿的这种处境激怒了本来就对法兰克心怀不满的德西德里乌斯国王，这种做法是对自己王国的羞辱。他动员自己的臣民，准备为了公主和王国再次挥起反抗的旗子。

查理觉到了某种沉重感，对教皇的忠诚，对母亲的敬爱，他别无选择。面对如惊弓之鸟的教皇特使，他淡然一笑……

他很自信。

德西德里乌斯对自己的女婿的警告置若罔闻。查理泰然处之，先礼后兵，阿尔卑斯山——意大利的天然屏障变了脸色，破了宁静

教皇拒绝德西德里乌斯的政治要求，激起德氏的怒火，他发兵包围了罗马城，圣彼得的尊言再次受到侮辱。

查理看着惊恐万状的使者，显得特别的平

静：伦巴德人屡次乞降就范，屡次出尔反尔，只不过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地位决不是你法兰克人的执役者。但终究是亲戚一场，同时自己在阿尔卑斯山北方的事务十分繁忙，如能化干戈为玉帛，将是万全之计。

于是查理决定先礼后兵。

他向伦巴德王国派出了自己的使者，威恩并施：

"你伦巴德王必须立即交还教皇的领地，否则，我们法兰克王国将派重兵讨伐。"

德里德西乌斯则针锋相对：

"我们决不交出所占领地，假如遣兵开仗，我们随时恭候。"

查理暴跳如雷，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国务，全力投入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

阿尔卑斯山脉的冬天透着荒凉和沉闷，杳无人迹的山脊，光秃秃的；高耸入云的岩石，尖削的崖壁，交织成一道天堑。这儿本是宁静的天地，但罗马人的战剑声，伦巴德人迁徙队伍的吵闹声，法兰克人的朝拜队伍不止一次地搅扰了这片氛围。

山间，一条黑色的粗线在白雪的衬托下格

外刺眼地涌动着。这是查理的武士们在急行军，他们戴着黑色的头盔，穿着铁制的甲胄，骑着黑色的战马，锋利的战剑时时映着太阳，射出寒胆之光。

查理整装肃穆，行进在队伍中间：头戴铁盔，手罩铁手套，铁制的胸甲掩盖着宽宽的胸膛，大腿上披上了铁甲，左手擎着一支铁矛，右手按着宝剑，斜身挎着铁制的盾牌，宛如一尊铁制塑像稳稳地端坐在马上。

他正在沉思，沉思着这场即将来临的搏斗……

伦巴德王国的首都帕维亚城下，人头攒动，查理看着这城市，对属下说："我们赶快为自己修一间小小的祈祷室，要是他们不早些为我们打开城门的话，我们就在这里专诚地礼拜上帝。"城头上，伦巴德国王脸色苍白，居民们却群情激愤："铁，这倒霉的铁。"查理只好在城外做礼拜

阿尔卑斯山没有替伦巴德王国排忧解难，查理的远征军从日内瓦出发向南越过圣帕纳山

隘口，包围了伦巴德的首都帕维亚城。

法兰克王国军队的逼近，令伦巴德国王坐卧不安，他不时登上城内的高塔，眺望远方，敌人的身影正映入眼帘。渐渐地，城下的漫山遍野成了法兰克人的点兵场：疾疾驶过的辎重马车，啸啸鸣叫的马队，摩拳擦掌的士兵……

法兰克王国的军事制度在查理·马特尔时起就开始了改革的步伐。当时阿拉伯人越过比利牛斯山，以机动灵活、出没神速的骑兵向法兰克王国发动进攻，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法兰克人面临的是一种新军队。查理决心加强军事力量，组织自己的骑兵部队。但骑兵的装备花费是一般农民所难以负担得起的。

于是查理就制订了一种土地占有形式——采邑制，用有条件的采邑分封代替墨洛温王朝所实行的完全私有的土地赏赐，接受采邑的人必须向国王服役，提供相应数量的骑兵；采邑只能终身占有，不得世袭；封君或受封者死亡，都要重新履行受封仪式。如果违反规定条件，不履行义务，特别是不能履行服兵役的义务，或者采邑经营破产，封君可随时收回采邑。

采邑制度的广泛推行，加强了法兰克王国

的军事实力。查理·马特尔利用采邑制带来的优势，取得节节胜利，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声誉。封臣和封君的关系更为密切，王权得到了高扬。同时，授予采邑时，封君把连同这块土地上的农民一起交与受封者，加强农民和领主的依附关系，社会向中世纪门坎迈出了崭新的一步。

采邑的实行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令整个中世纪为之骄傲的理想主义式的新制度——骑士制度，它最早萌芽于日耳曼民族军事民主阶段，到查理·马特尔创立采邑制时期最后形成。一些贵族子弟长到7岁时就离开父亲，被送到附近各友好封建诸侯的城堡中开始了骑士生涯：天真烂漫的少年，跟随女主人做做家务，学习宫廷礼节，听僧侣讲解《圣经》，空闲的时候学习骑术和剑术，一直持续到14岁，为童仆骑士阶段；14岁到21岁是扈从骑士，从生活上侍奉主人，练习武艺，当主人比武或出战时，他们要侍奉于身旁，看管甲胄、兵器和马匹，见习战斗的一般原则；21岁时，他们在教堂接受授甲仪式后，方成为正式骑士。主人的阵前教导，女主人的关心体贴，培养了他们的双重性格——英勇无畏的好斗精神和所谓的“骑士的爱”的柔顺风度。他

们为了国家、宗教和女士们，会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他们以服兵役为条件，从国王或领主那里获得采邑，职业就是跟随主人征战，忠于自己的领主。一个以中小地主为骨干的职业军人阶层崛起了。

于是自由民为核心的步兵和中心封建主为骨干的骑士构成了查理的强大军队。但战争的连续性，导致了财政的枯竭，农民的破产，国家的重苛杂税把农民从自由的土地上赶到了封建主的庇护之下，农民不能再提供兵源了。查理为此作了调整，不再要求农民服兵役，命令每个封臣应征，自己装备武器、马匹、粮食，保证国家的军事实力。

每年的春季，法兰克人的远征军便出发，每次大约持续三个月左右，去完成一个又一个国王的命令。

他们来到帕维亚城下是在773年。穿着黑色的戎装，法兰克兵士象是田野里密布的一片片庄稼，象是冲击着城墙的波河水浪，象是天边飞来的一片乌云。铁青色的军装让太阳黯然失色，林立的兵器时时泛起耀眼的白光。田野、空地充满了铁色。帕维亚城已是黑云压城！

德西德里乌斯，不能再保持一贯的冷静，他面对的是一支凶悍的对手，他的城市、他的臣民要想在这片铁的世界里生存下去，只有撕开这铁幕……

城里的居民已有点人心惶惶，但面对那即将摧毁自己美丽家园的敌人，他们激愤、恼怒，他们为了这片土地曾付出了多少辛酸和热望啊，如今……他们狂呼着：

“铁，倒霉的铁！”

老老少少涌上城头构筑一道比城墙更为坚固的屏障，去抵制这些经常与自己作对的法兰克人。

德西德里乌斯失掉了往日的强硬，脸色苍白。

法兰克人开始攻城了……

查理太自信了。他以为凭自己的策略和军队，这次对伦巴德人的征服将是举手之劳的速决战。但伦巴德居民和军队的奋力抵抗打破了他的设想，他的战无不胜的兵士们一个个在城下倒下了。

他的狂风暴雨式的闪电战术未能奏效，帕维亚城仍矗立在他面前。

城门紧闭着，查理不能去城中的教堂做礼拜，不得不在城外建起了自己的行宫，士兵们搭起了营房……只有采取持久战了，查理紧锁额头，心中反复思索：对它进行经济封锁，以逸待劳，城中粮食匮乏后，城不攻自破。想到这儿，查理宝剑一挥：

“传我的命令，停止攻城，严密包围该城，断绝它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霎时，帕维亚城被军营围了起来。对峙开始了。

维罗纳城中，掠走了自己的侄子和弟妻，却没有驱散查理心中的愁云，去罗马城散散心。教皇老谋深算，郑重其事地给了他一个“教会保护者”的头衔。查理漫不经心，那紧闭的帕维亚城门，令他坐立不安，瓮中之鳖还是要咬人的……他改变了战术。伦巴德人痛心疾首，一无所有，教廷也面面相觑：查理万万没有他父亲忠诚

法兰克人翻过阿尔卑斯山，第一个显示威风的战斗就是攻占了维罗纳，在这里抓到了卡

洛曼的家室，去掉了查理心头一大隐患。

但帕维亚城居民的不友好行动——拒绝打开城门“欢迎”他们，搁浅了查理那流畅而周密的设想。

又是春天了，在往常查理又带领远征军出发了，今年自己却在帕维亚城下的行宫中做礼拜。对它的封锁何时才能生效，查理盘算着：当年父亲丕平也是用同样的手段把这座城市围困起来，仅仅几天时间，就迫使海斯图尔夫交出了人质，归还了从罗马人手里抢占去的城镇和堡垒，并且让他自己作出了一项郑重的诺言：他不再企图夺回自己所交出来的一切东西。我不能让父亲的荣誉受到损伤，我也要改变这个半岛，可是现在……还需要等待时机。

774年的复活节打断了查理对伦巴德问题的苦思冥想。教皇艾得里安一世发来了邀请，请他共度这个纪念性的日子。

罗马自从被拜占庭抛弃以后，教皇就成了它的最高统治者，这里弥漫着神的意志和圣洁。但它需要世俗的血与火、剑与刃来维护自己在尘世的尊严。教廷能做的仅仅是一次又一次地向为罗马献过礼的英雄们致以上帝的问候，他

们随着时势的变迁选择上帝的世俗保卫者。时代现在选择了查理。查理是他们的唯一希望，他将受到隆重的接待。

查理和他的军队在距离罗马城3里的地方便遇到了教皇派出迎接的使者。罗马的街道、广场更是挤满了欢迎的人群，都想目睹一下这位贵宾的风采。圣彼得教堂已披上了节日的盛装，等待查理的到来。

查理翻身下马，手按剑把，走上了台阶，和在教堂门口迎接的教皇一起在优美的圣歌声中，步入了教堂。整个罗马都在用圣诗来赞美这位“教会保护者”的光临。查理的思绪此时远离了那血淋淋的战争，而尽情地享受着节日的欢乐与无忧无虑。

查理知道，教皇在暗示他，希望他能象他父亲一样维护教廷的神圣，夺回教廷的领地，完整地奉还。但他毕竟不是矮子丕平，他抛开自己的国家匆匆而来，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决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你教皇的赞美和几个美丽虚幻的头衔，他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宏伟计划。

罗马的热情和荣誉未能令查理头脑发昏，几回狂欢后仍是战争的愁云袭上心头。他再无

心于应付罗马的繁缛礼节，急急赶回了帕维亚城下的兵营中。

帕维亚城。经过长时间的围困后，给养严重短缺，人心开始涣散，昔日的热情抹上了萧条气氛。

查理从罗马回来以后，便加强了围攻城池的节奏，同时施展诱降之计。

德西德里乌斯此时不仅感到了外来的压力，而内部的败落情绪更令他心灰意冷，自知难以坚持下去，便决定放下宝剑，打开城门。

查理以分兵奇袭、围困迫降的战术结束了这场战争。

伦巴德国王被流放和终生放逐。他的儿子阿达尔吉斯虽是众望所归，但失败的鞭子把他赶出了意大利，权力从伦巴德人手中转到了查理手中。他把伦巴德王国的领土连同教皇的领地一并划入了法兰克王国的疆域之内。意大利的北部统一了。

教皇早就望眼欲穿，查理一到罗马，便又抛给他一个赞誉性的称号——“罗马人长老”，但查理作为回报的仅仅是对教皇重申其父丕平献土的诺言，却并没有把原来的领地还给教皇，反

而自己做了法兰克人和伦巴德人的国王。意大利北部，法兰克人自由出入，教廷的人只有面面相觑，有苦难言……

查理不理会罗马的反应，绕过罗马城，来到本内文图姆：快交出你们的儿子，否则将这儿夷为平地。钱力再次找到祭品。德西德里乌斯的女儿愤愤不平，教唆丈夫塔西洛给她父亲出出怨气。查理一怒之下把他和他的领主们全赶进了修道院。巴伐利亚被冲进了法兰克人的扩张洪流中

伦巴德人苦心经营和征战，曾打败了猖狂一时的拜占庭，建立了自己的王国，也有很多小的王国变成了它的附属国。伦巴德人也曾想称霸和统一意大利，就是这可恶的教皇总是请人来阻挠，结果霸未成国先亡，随之而来便是附庸各国的动荡了。

当阿达尔吉斯被逐出意大利，德西德里乌斯被放逐时，弗里乌利公国的长官赫鲁奥德高苏斯在悄悄图谋起事。但国势已是大厦将倾，仅仅一个回合，就被查理打得大败，弗利乌利城顿

时失守。

在这儿查理受到了大主教的信任，成为大主教继承人的指定者。他任命了一位道德高尚的继承人，便离开了这个王国。

他看到了意大利半岛的南部领土，很富饶迷人……

那是隶属于伦巴德王国的一个领土较大的公国本内文冬姆的土地。查理看中了这片土地。虽然后方正和萨克森人进行着历时10多年的拉锯战，但他还是要分出兵力来统一半岛。787年，伦巴德王国的名字已成为历史的记忆十三年了，查理亲自带兵进入了意大利，他没有给罗马教皇打任何招呼，绕过罗马城直接来到坎帕尼亚的城市卡普亚。他要在罗马人居住的地方去干一场不逊色于伦巴德人的一番事业，只不过他没有向教皇表示某种恶意，保持了上帝的权威。但这毕竟是一种间接的欺凌，教皇有苦难言。

卡普亚，一时变成了查理的大军营，到处竿立着法兰克人的营寨。查理故技重施，本内文图姆的居民在丛丛军帐中，面临着查理给他们指出的前途：速速献城投降，否则就诉诸武力。他

们的公爵阿拉吉斯心急如焚，眼看狼烟就要升起，他苦思着解脱的办法……他也没有回春之术，最后决定舍车保帅。

第二天，他派自己的两个儿子鲁莫尔德和格里莫尔德携带金银财宝，先去迎接查理，作为归顺的保证，并要求查理把他的两个儿子当做人质留下，还允诺：除了他不能够亲自来到查理面前以外，他和他的人民将完全听从国王的一切命令。

又一次兵不血刃。查理接受了阿拉吉斯的恳求，格外施恩，免除他本人的朝见，并把他的小儿子留下当做人质，另一位送还给了他。阿拉吉斯以整个国家的代价挽回了自己的一点尊言——不去朝拜这个羞辱自己的国王。

查理作为对他不来朝见的一种“报复”，他仅仅派了一位使者去接受本内文图姆人和阿拉吉斯的效忠誓言，而自己在罗马到处参拜圣地，来安抚一下罗马教皇忐忑不安的思绪。

查理心满意足了，整个意大利基本上统一了。他的二儿子被派往辖区统治这片领土，法兰克人的一支手在亚平宁半岛上插入了地中海。以大陆为基地的法兰克国王也想着那蔚蓝色的

海水，淡淡腥味的海风，缓缓行进的点点白帆……

阿拉伯人和拜占庭都甘拜下风，退出了半岛的一席之地，法兰克人控制了傲视地中海的两块战略要地——科西嘉岛和撒丁岛，从而获得国土东南部的出海口，内陆国的边界被地中海的波涛冲洗着……

德西德里乌斯的儿女们却念念不忘亡国之仇，辱父之恨。一个女婿使他们的父亲有家难回，一个女婿则在女儿的教唆下要替他复仇。

巴伐利亚公国和伦巴德王国隔山相望。早在矮子丕平时代，法兰克人就把战火引烧到这片土地。

面对着武士的魔爪，巴伐利亚人低头向法兰克王国称臣纳贡，但他们意欲独立的愿望从未泯灭过。塔西洛继承了公国的权力，并娶了伦巴德王国的公主为妻子。他对于查理的血腥镇压极度不满，拒不服从查理的调遣，不向法兰克交纳获得安全保证的贡赋。两国长期失和，处于对峙状态。

查理并未能迅速去解决这种挑衅，因为在四周那些更富有威胁性的势力正向他投来不屑

的眼神。虽然他的王国震撼着西欧，但四面楚歌的困境也是他最为头痛的。好在这些反法兰克人的势力此伏彼起，未能联合起来共同冲击法兰克王国的院墙，只能成为查理的练兵场，成为查理荣誉和权威的传播基地，成为查理各个击破的手中猎物。

塔西洛在伦巴德王国处于危机中未能伸出支援之手，查理则得到了整顿和喘息。这正是所有查理手中猎物们的悲剧所在。巴伐利亚的国门又是战云密布了。

塔西洛抱着独立的信念，为自己的国家而战；他的妻子惦记的是借丈夫之手为她父亲报仇。二者一拍即合。塔西洛心中的预谋在妻子的挑拨下，燃成了反法兰克人的火炬。他与东邻匈奴人结成同盟，真的要破釜沉舟了。

查理亲率大军在莱希河边扎下了营寨。仿佛是在宣示自己的大度和仁慈，查理没有马上采取军事上的狂扫猛击，他谙熟战争的策略性和艺术性——自己在欧洲大陆的声誉和名望有时远比千军万马奏效。他派人去巴伐利亚试探了一下风声。

他又一次成功了。

塔西洛没有做过多无效的挣扎。为了保护国民免遭战火的纷扰，他交出了国王查理所要求的人质，包括他的儿子提奥多。他还进一步发誓保证：无论是谁，再也不能说服他改变对国王的忠诚。他还想保住自己在这片领地的领导地位。

查理虽把塔西洛召到御前，却对他的誓词并不感兴趣，他不想和他的父亲一样再允许巴伐利亚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他要彻底地把巴伐利亚从地图上抹掉。于是塔西洛见了查理后再也未能回去，被废黜了公爵的职位，举行削发仪式之后，幽闭于修道院。同时，查理在这块土地上推行自己的行政制度，去消除那些旧制度的残余影响。

在法兰克王国中，推行的是严格的等级制度，由上而下的逐级阶梯是国王、公爵、伯爵、主教、修道院院长、子爵、男爵、骑士、农民和农奴。国王到骑士构成了国家的统治阶级，其余的属于被统治阶层。

军事力量不断蔓延，连续改写法兰克王国的边界。在这片不断扩大的土地上，民族繁杂。为了加强地方的统治，查理便把全国分为几十

个区，区的长官是伯爵，代表国王管理这个地区的军事、行政、司法、税收等事宜。为了防止被征服地区的旧势力的死灰复燃，往往用这种辖区代替原来公爵。巴伐利亚在军事对抗之后的命运亦是如此，原来的政权形式得到废除，领土被划分为几个辖区，由查理任命伯爵治理。巴伐利亚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被并入了法兰克王国。

又一支日耳曼人的势力被吞并了。伦巴德人公主的愿望宛如天边的一道彩虹，随着公国这个太阳光芒的黯然失色而无影无踪了。

801年，查理大帝郑重其事地在意大利地区发布一道军事敕令，严令这个地区的自由民都要谨遵自己的命令，恪尽义务，当兵作战；擅自离开军队逃脱者，判处死刑。意大利成了他的兵源、财源和成为其权力的策源地——由上帝来赐予。

意大利的争端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查理为自己的王国安插了一只逐鹿地中海的强劲有力的巨手。这儿曾是罗马的中心，它的辉煌，它的繁荣，啜泣于阴暗的角落，拜占庭想收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失败了，法兰克却成功了。

它浸润罗马的传统，在统一的半岛上点起了中世纪的一支火炬，活跃了罗马人尤其是罗马教廷的神经。

意大利，成了法兰克拒绝东罗马的前沿体。当东罗马帝国沉迷于黑海的风平浪静时，法兰克人却要在地中海的北方重振昔日罗马的雄风。但中心不是罗马，而是在亚琛城，是在高卢地区。

第五章　漫长的拉锯战

——与萨克森人的决斗

东北部国境线方向，那儿一直都是民族迁徙洪流的缺口。萨克森人欣羡法兰克人的财富而准备挥师南下。

法兰克边境，风声乍起。

萨克森人被财富激起的欲望和要求独立的自由愿望，把法兰克人忙得手忙脚乱，整整把战争拖了 33 年。

查理用尽了一切手段：恐吓、威恩并施、金钱贿赂……

查理在这个漫长的拉锯战中，耗费了最大的精力、物力、人力……

当检点自己的军事胜利时，查理已是白发苍苍了。

他在这场战争中发挥尽了他那冷酷、残忍

的性格。

那曾经是一同大闹过罗马帝国的朋友，后来便各奔前程。法兰克人在罗马境内建立了自己的家园，迈向了新的历史征程，萨克森人却还在文明的门外久久徘徊

莱茵河自由地流淌着，它给这片土地划了一条自然分界线，却给人类和历史带来了极大的烦恼。

一个历史学家在纵观世界历史演变的历程后，会惋惜地假设，如果罗马帝国的东北边疆是位于东边的易北河上，而不是在莱茵河上，那么人类的历史将变得平静得多，也许就没有了盎格鲁—萨克森人对不列颠的征服，没有了英格兰，也许没有了法德边界或军事的争论与格斗，也就不能再造就查理大帝、路易十四、拿破仑、威廉第二和希特勒这样各领风骚、震撼世界的风云人物了。

历史的长河不会翻起巨浪而汇成惊心动魄的画面。

莱茵河不能改道去重新划出一道界线，但

人类却为了改划这片领土的分界线而争斗了1000多年。

萨克森人也是日耳曼人的一支，它仅次于法兰克人，是西部日耳曼地区人数最多的一个部族，就生活在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大部分领土与法兰克相毗连。他们在其他同伴都去罗马帝国享受和沐浴罗马文明的幸福和快乐时，在境外保持着古老的传统。他们中间的一支越过了英吉利海峡，到达了大不列颠半岛，和法兰克人等蛮族部落一起把罗马搅了个天翻地覆，并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开辟了一块新的生活天地。

但大陆的萨克森人连基督教也未接受，和斯拉夫人及北欧日耳曼人一样，没有走上文明开化的道路。当他们站在原始社会部落状态中，互相攻伐，并垂涎于法兰克人的财富时，法兰克王国已是西欧最为强大的国家了，并向新的社会阶段迈进。

昔日的难友已成为罗马帝国某种意义上的继承人了。

查理时代的萨克森人落伍了。他们还处于氏族制度阶段。他们的生产力水平，他们的武装

和战法，都远远不如早已走上封建化和罗马化的法兰克人。但他们还保持着日耳曼人的那种野性和积极的生活原则，鬼神宗教赐予他们力量，他们不断地跨过莱茵河，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克洛维的子孙们赶了回去。

他们还是异教徒，在文明社会的衡量下，他们都是怪物，很野蛮，不知道破坏上帝的法和人的法律是一种“羞辱”。但对幸福和和平的向往时时激起他们的欲望，文明的美景在招呼他们……

法兰克人对昔日的朋友很不客气：要在我的地盘上驻足，必须缴纳贡赋。萨克森人则苦苦哀求：“把我们所有这些东西和我们的一半土地都拿去吧！只是让我们的妻子和孩子们自由，让我们之间不要战争。”这未能奏效。萨克森人恼成怒，扯碎了国王的帐篷

自从法兰克人建立自己的国家后，萨克森地区就成他们要吞并的对象。萨克森人为了保持自己一直未变的独立和自由，不断掀起暴动

和造反。当年萨克森人帮助法兰克人征服的图林吉亚人，现在变成了它的同盟军。萨克森人虽时常准备着造反，却为孩子和家业又不得不忍气吞声，低三下四。

每当法兰克人的军队接近萨克森人居地的边境的时候，萨克森人便连忙派出自己的使者表白自己的心迹："我们没有对你侮慢不恭，我们并不拒绝缴纳每年的贡赋，要是你们提出要求，我们甚至可以答应多缴。但我们只请求一件事，就是和平。让你们的军队不要和我们的人发生冲突。"

但法兰克的国王表示出极大的不信任："你们这些人说得好，我们不攻打你们，恐怕上帝也不会答应的。(异教徒都应受到惩罚)，你们善于欺骗，不要再自我解脱了。"

萨克森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诚实，献出一半财产，送来衣服、牛和各种财物，只重复那一简单的要求：只要我们中间不要战争。

但法兰克人不仅仅是想从这个地区获得多少财物，而是想完全统治这片领土。法兰克的傲慢终于拉折了萨克森人忍耐的弹簧，萨克森人举起了宝剑……

战争是残酷的，不但产生武力的祭品，也会产生人们敬仰的英雄。双方阵亡的人不计其数。法兰克国王们一次又一次地打败萨克森人的进攻。萨克森人一次一次地冲击着法兰克王国的边界，从此他们成为王国在东北边境的一大祸源。

732年，查理·马特尔在完成波亚迭战役之后，便到北方和进攻法兰克尼亚地区的萨克森人去较量了，结果只能是把他们赶过莱茵河，而不能彻底制服他们。

这时已是法兰克人王国的墨洛温王朝快要结束的时候了。

这场拉锯战已拉了200多年，它将还要持续下去。法兰克人不仅仅是看见了那儿的财富，而是经过两个多世纪的较量，发现如果不彻底地制服他们，早晚一天会成为法兰克王国的亡国劲敌，这场战争不得不打。

萨克森人则是以一种民族尊严在抗争。他们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丕平也未能解决这场争端。作为一项艰巨的国务连同王位一起遗给了年轻的国王查理。以查理的勇猛和才智，去啃这根骨头，他也啃了30多年……

西基堡和埃勒斯堡，两个萨克森人神圣的地方，查理却在这儿建立了军事基地，准备马踏莱茵河畔。萨克森人也养精蓄锐，查理一时手忙脚乱：这野蛮人……法兰克王国的腹地上也耸起了军营帐篷——那是萨克森人的流动“堡垒”

从查理·马特尔时代起，法兰克贵族已经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原来的奴隶有些是罗马奴隶的后代，有些是日耳曼各族在大迁徙的混战中掠得的，而且当时社会秩序混乱，卖身为奴以及海盗匪帮掠人为奴的也屡见不鲜，所以当时西欧的奴隶数目还相当大。

当时社会上还流行着罗马奴隶法的某些原则：一个人要么是自由人，要么是奴隶，中间状态是没有的。

奴隶们过着和牲畜一样恶劣的生活。作为消极的反抗，他们把土地耕种得极坏，在播种时故意乱播，浪费了许多种子。他们不管田里的谷物是否成熟，便收割了运到打禾场上去了。此外还有隶农和自由的日耳曼农民在西欧大陆从事

农业劳动。他们作为自由和半自由人，接受着贵族的剥削。在法兰克王国，采邑制的改革使这些土地耕种者成了贵族的依附者。

国家政权也走上了夺取新土地和新农奴的险径。

萨克森地区有广泛的土地，有大量自由的劳动者，这都成为查理及其贵族领袖们的奋斗目标。

768年查理登了王位，为了扩张领土，便打起“拯救异教徒灵魂”的旗帜，把贪婪的目光盯向那块虽久历战火却未能开垦的地区——他们要把这块土地农奴化。

对萨克森人的进攻，是查理第一次对外扩张战争。他扩张领土的野心宛如雪球开始滚动了。

772年，查理发动了对萨克森人的进剿，从而拉开了30多年拉锯战的序幕。查理首先在西基堡和埃勒斯堡建立了堡垒，作为进攻萨克森人的军事基地。

但这两个地方可算是萨克森人神圣和难以忘怀的地方。正是在这里，与阿尔纽斯齐名的民族英雄赫尔曼打败过强大的罗马军队，阻止了

罗马人的入侵。

萨克森人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的光辉业绩，在这儿建立了一座铜像——作为日耳曼人反对侵略和压迫的象征。查理竟敢在这块神圣的地方肆无忌惮，无疑是对其民族感情的亵渎，因此萨克森人可谓是憋足了气。查理尽管也是日耳曼人，但为了征服萨克森人，不再顾忌这种虚无的东西，决心除掉赫尔曼铜像。他的军队宛如一阵狂风掠过了莱茵河面，激起了巨大的波涛声。

落后的武器装备毕竟不是有骑兵、步兵组成的新军队和新武器的对手，萨克森人在搏斗中一个个地躺下了，鲜血浸润着莱茵河畔那块生养自己的土地。

在侵略过程中，法兰克军队烧杀抢掠，以彻底摧垮萨克森人为准绳，财富滚滚流进法兰克国库，哭声留在河的对岸。这次袭击最为显著的战绩便是摧毁了萨克森人的信奉物——伊尔明苏尔擎天柱，他们认为这是支撑整个世界的神树。法兰克人便将上面的金银珠宝抢劫一空，给萨克森人精神上有力的一击。但这并没有吓倒萨克森人，天是不会掉下来，要想生存自由决不

能屈服于任何压力。

773年，正当查理回国后清点他们的战利品时，萨克森人突然发动了剧烈的报复性行动，向法兰克的本土进攻过来。法兰克人可谓是措手不及。

萨克森人正抓住了这个有利时机，带着刻骨的仇恨，抱定“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信念，一直打到了法兰克王国的腹地。

法兰克军队万没有想到他们这么快就来了个回马枪，节节败退，连查理也一时手忙脚乱，眼睁睁地看着那尽失的土地上也被掠夺得伤痕累累。查理心中十分忧虑：这群野蛮人的确是强有力的敌手，怪不得祖父和父亲也只能和他们共饮莱茵河水。如果陷进这场又长又苦的战争，法兰克王国是极为不利的，现在世界各地反法兰克的战争是此伏彼起了。必须采取措施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775年，重整旗鼓的查理再次发动军事进攻，但再次受挫。萨克森人酷爱自由，不甘心于异族的统治压迫，他们对敌人的进攻总是同仇敌忾。

查理不得不承认萨克森人是一个勇敢的敌

人了。他从萨克森战场上派往去君士坦丁堡的使臣在回答君士坦丁堡的主人提问时也不得不承认。

当时，希腊国王问使臣们“他的儿子查理”的国家是处于和平状态还是正在经受相邻的种族的侵扰。

领衔的使臣回答得很坦然：除了一个叫萨克森人的种族不断侵扰法兰克人的领土以外，处处是升平景象。

这个怠惰而不谙打仗的希腊国王可谓闭塞无知，说出了话大压死人的话：

“对一个既没有声望、又没有勇气的小小敌人，为什么我的儿子要找这样大的麻烦呢？我一定要把萨克森及其所属的一切给你们。”

夜郎自大神情溢于言表。他连查理的实力也不了解。当使臣回来把这番话告诉了查理时，查理笑了笑：

“如果国王给了你一副用于长途旅行的裹腿，那倒是对你表示了更多的好意。”

查理明白他的对手的实力，也知道希腊国王的话仅是一种外交辞令。真正要做的是认认真真地审视一下对手，作出一个完整的计划。

查理一手握着宝剑，一手托着《圣经》：你们在死亡与改变信仰之间选择吧。萨克森人和法兰克人都心怀敌意和平地坐在了同一席位上。查理则暗自高兴，终于打破了他们的精神支柱

查理几次进攻的失败，迫使他改变了战略战术。以前几次进攻，是打了就走的战术，是流动作战，而不能稳扎稳打，并且单靠军事进攻是难以令他们心服口服的，必须从精神上和心理上战胜他们。于是查理采取了领土蚕食的步步为营的策略，在每个占领的地区设立据点派兵把守。另外，他利用上帝的名义来拉拢他们，冲淡他们的传统信仰，在每个占领区派住传教士，传经布道，宣扬人都是有罪的，应当忍耐顺从，无欲无望，方能升入天堂。以此引诱那些意志不太坚强的贵族。

软硬兼施的手段是高明的。一些贵族在查理的努力下开始动摇。他们抱着弃暗投明，脱离愚昧，走向文明的信念，向基督教的圣旗低下了倔强的头，多数部落跟随首领归顺查理。

777年，这是令查理骄傲的一个时间。查理在帕德博恩城大会萨克森各部落的长官，强迫他们宣誓效忠法兰克王国，并接受基督教的洗礼：

“一切萨克森人必须按法兰克王国命令，用基督教来代替原来的偶像崇拜。”

一度强硬的萨克森人承认了自己的失败，选择了《圣经》和上帝的保护，向查理国王恳求归降，答应遵从国王的命令，并且交出了应交的人质，接纳了法兰克王国派去的使臣，在畏怯和慑服中答应放弃崇拜魔鬼。他们似乎真的被拯救了，彻底地驯服了，甚至在去对斯拉夫人作战的军队中，也有萨克森人和国王的麾下共同作战。

查理十分满意，他的计划成功了，终于分化了他们的向心力。

法兰克贵族开始疯狂地掠夺土地和人口，使之成为自己的财产。法兰克王国在这里推行封建剥削制度，支持原来的萨克森人贵族侵吞公社土地，把自由的萨克森人变为依附于主人的农奴。这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萨克森人的进化速度，而迈入文明的门坎。但他们却为此付出

了血的代价。西欧的农奴制又征服了一个地区。

这种掠夺是公开的，是萨克森人所不能接受的。

当时的西欧封建制度日趋完善，作为推行它的主要国家法兰克更是走在前面。随着封建主的土地越来越多，权势越来越重，其扩张的欲望也越来越大。为了顺应他们的要求，查理推行了特恩权，允许他们独立铸造钱币，拥有审判司法等权利。他们为国家的扩张提供财力、兵力，而他们的一切开支又来自农奴。封建主的经营单位就是庄园——作为一个村子，中央建有领主的宅邸。

为适应战争的要求，宅邸都用石头修砌，以利防守。其他还有配套的谷仓、马厩、库房等。附近分散着农奴的矮小茅舍。其经济是自给自足的。

庄园的管家代替封建主主持庄园的一应事务——管理自营地的耕种，监督农奴的劳动，收集农奴交纳的货币。较大的封建主是不过问庄园的经济管理的，他只是把搜刮所得拿来享受，过着奢侈的生活。

但由于当时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庄园上生

产的粮食以及征集的食物不易集中，封建主们往往带着他的家人、随从，一年到头周游各个庄园，在每个庄园上居住一定时间，把那里的供应消耗完了，然后再转往下一个，如此周而复始，并无固定住处。

查理作为全国最大的封建主，他也是过着这种生活。虽然其首都在苏瓦松，但在那儿停留的时间并不长。处理政务的班子也随着他在全国巡行。

这样，各封建主必然极力扩建庄园，连国王也没有力量制止这种彼此争夺土地和权势的争斗，有时自己也是参加者。

所以这种制度在萨克森地区推行，不但可以有效地控制萨克森人，而且可以满足贵族的欲望，安抚他们的情绪。查理自以为一石二鸟。但对萨克森人的奴化和掠夺，必然引起抗争。法兰克人却自我辩护：

“他们生性凶暴，崇信鬼神，敌视我们的宗教，……他们总是背信弃义，打算听从命令时，又急于破坏诺言。因此没有法子知道他们究竟会这样做，还是会那样做，因为战争开始以来，他们几乎没有一年不是又作许诺又背约食言

的。”

778年以后为推翻法兰克人的统治，戳穿他们的欺骗，萨克森人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起义。

卫都金心怀不满，请了些朋友，把法兰克的戍军统统赶走，点起了自由的火炬，他们毕竟过惯了无拘无束的生活。查理亲自冲锋陷阵，用4500个萨克森人祭奠了帝国的声誉，用他们的鲜血写了一部《萨克森法令》。不过刀剑的寒光未能胜过珠光宝气。卫都金向金银低下了头

在风起云涌的反抗斗争中，威斯特伐利亚的首领卫都金的行动最惹人注目。他对法兰克的骗局是清楚的，因此当一部分贵族在和查理和谈时，他就开始了准备工作。

他组织了一些向往自由独立的部落，在丹麦、斯拉夫人的协助下，于778年公开向查理宣战：我们萨克森人就希望“背信弃义”，但我们是为了生存而战。

查理亲自率军再次来到了莱茵河畔。本来他以为可以放心地去西班牙接受那些望风而降

的市镇、堡垒的臣属礼了，却万没想到萨克森人是口服心不服，只有再次铤而走险。自己的军事实力实在难以预测，毕竟是几线分兵作战了。于是沉寂一时的战争又开始了。第一回合卫都金失利。

782年，卫都金再次起事，参加的人数更多。这次进行了严密的组织。威悉河畔的森达尔山附近，两军相遇，杀在一起。兵刃撞击声，马的嘶鸣声，兵士的惨叫声混在一起，震撼着森达尔山。刀变了形，战服上的血迹已经凝固，卫都金一马当先，在法兰克军中左砍右剁。在他的感召下，萨克森士兵更是奋勇杀敌。法兰克军队虽受过良好的训练和有精良的装备，也不能支持了，抛下大批法兰克军士和“和平的使者”——传教士的尸体，节节撤退。

起义军的声势扩大到整个萨克森地区和西北邻境弗里西亚。

查理具有高度的勇敢和坚定的意志，良好的心理素质使他能够承受顺境带来的兴奋和逆境带来的打击的双重冲击。他不会因为疲惫而中止他的事业，不会因为有后顾之忧就放弃了这场赌斗。

但情势的逼迫，他不得不亲自拿起宝剑去手刃敌手了。从和萨克森开战以来，他并没有直接亲临前敌，这次就不同了。查理参加了阵前的较量：一次是在德特莫尔德地方的奥斯山附近；一次是在哈萨河畔。两次战役仅隔数天，他的御驾亲征，宛如一付兴奋剂，激起军士们的集体兴奋。理智、人道、自我都被遗忘，头脑中只是想着残酷的屠杀和英勇的殉难。查理不仅仅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武夫，他知道现在的处境：虽有危机，但士兵们还有勇气战胜它们，同时战友的牺牲使他们感到了羞耻，他们在摩拳擦掌。狂热的情绪在直觉心理的驱使下不断升温了。查理成功了，起义军被镇压了，法兰克人的势力在萨克森卷土重来。

毕竟战无不胜的查理和他的国家一度栽在了这群貌不惊人的部落手里，为了挽回帝国的声誉，应让萨克森人单独地付出点什么。

782 年，查理为他的儿子丕平加冕为“意大利王”后，来到了凡尔登附近，准备“弘扬”帝国的国威。这是一个竖满了木桩的空地，野草在风中沙沙作响。4500 个萨克森的俘虏被一队队地带到这儿，法兰克人要大开杀戒了。他们要用

萨克森人的鲜血掩饰失败的耻辱，要用鲜血淬炼手中的宝剑，去威慑其他地区……萨克森人遭到了残忍的屠杀：有的被砍头，有的被剖腹，有的被剜眼，有的被剁去四肢……一时惨叫声直冲九霄，血腥四起，整个广场阴风怒号，惨不忍睹。

这就是上帝使者的“友善”行为。查理的帝国正是军事力量串起来的组合体，但其内部各族都怨声载道，这也预示着他的帝国一旦缺乏强有力的国王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便会迅速地土崩瓦解。

查理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一地区，颁布了《萨克森法令》，主要利用教会作为进行统治的手段，迫使萨克森人接受基督教的圣礼，同法兰克人融合为一个民族。它规定：基督的教堂在萨克森地区一个个地建立，而挤掉了原来偶像的神祠。“任何用暴力打进教堂，损坏财物或杀害主教、教士者处以死刑；以后萨克森人再有不受洗礼，继续奉信异教者杀；任何反对基督教徒者死；凡小孩在生下一年内，必须受洗；除非由朕的按察使奉朕命召集，萨克森人不得进行集会……。”这样萨克森人被牢牢地套上了一个枷

锁，没有自由。

这正是查理所要的赤裸裸的权力，它是屠夫对羔羊的摆弄权，是侵略军对被征服民族的放肆权力，是警察对被发现的阴谋集团的权力，是圣教驯化异教的必要……

查理为了减少伤亡，还运用收买拉拢的手段去分化起义的萨克森队伍。785年，萨克森贵族的著名代表，反法兰克斗争的重要组织者卫都金公爵在查理送来的丰厚的珠宝面前妥协了，他答应放弃抵抗，投入上帝的怀抱。他背叛了萨克森人。于是在这场本来就力量悬殊的斗争中，萨克森人失败了。

余波阵阵，毕竟势单力薄。804年萨克森战事划上句号时，查理已花掉了33个春秋，回望自己的军队，心里一片阴云和失落：可怕的敌人，决不能让他们再重新得势

查理调动大军，利用各部落间的矛盾及分化手段，把起义军主力镇压了下去，成千上万的萨克森人被处决了，很多人沦为奴隶。小股的起

义仍连绵不绝，但由于力量分散，又无组织性，终未能汇成大的洪流而逐渐销声匿迹了。

从772年到804年间，整整33个春秋，查理也从青年步入了老年，这场战争贯穿了他的大半生。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战争。虽然他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事业没有因之中断，但这次战争是他投入的人力、物力和精力最多的一次，也是最为残酷的一次。

战争中，许多出身高贵和职位显要的人离他而去了，他的军队接受了一次持久而艰巨的考验，但也暴露了他的血腥和野心。

他不想再付出一个33年，因此对萨克森地区采取了多重措施。军事胜利的效用是短暂的，之后只有继之以心理上的征服才能稳固。除了武力的恫吓外，他死死抓住了基督教这个有魅力的手段，建立起大批教堂。各地居民必须给教会提供土地、房屋、劳役和交纳什一税。同时还把征服的大片土地以采邑的形式封赐给法兰克骑士和投降的萨克森贵族。这样，他以国家和军队建立的暴力统治把西欧的封建制度推行到萨克森和欧洲的中腹地区，而法兰克王国的疆域也大大扩充了。

萨克森人不仅成了法兰克的臣民，他们的旧政治、军事和经济制度都变成了历史的陈迹。他们的土地开始由新的社会框架来衡量。萨克森人从制度上、生活习俗上和心理上开始向法兰克民族靠拢了。为了加速这个融合的过程，查理把易北河两岸的1万多居民，连同他们的妻子和儿女，分成多批，移植到日耳曼和高卢各处。

查理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是信心和智慧的一场较量。难怪他的贴身文书艾因哈德在他的传记中极尽歌颂之能事：

"无论在哪一次战争里，尽管条件艰苦，也从未订过停战协定。因为这位国王，这位在当时统治世界各国的诸王中最英明、最高尚的国王，从不因为所需要付出的辛勤而拒绝承担或从事任何事业，也从不因为害怕危险而退缩。他了解他所承担或完成的每一件工作的真实性质，因此他从来不因为失利而受到挫折，也从来不因为侥幸而迷失方向。"

他是一个有才华的皇帝，因为他很勤奋。他不仅仅满足于本族语言，而且还注重学习外族的语言，他的拉丁语说得十分流利，就象说母语

一样。他还虚心向宫廷教师请教，向彼得学习文法，向阿尔昆学习修辞学、辩论术和天文学。他努力学习书写，时常把用来写字的纸张带在身边，或放在枕头下面，以便忙中偷闲，随时练习。他经常观察星辰的运转并加以计算。通过这些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提高自己的能力，加上平时处理国务中的经验，这一切都成了他指挥这场战争的资本。他根据形势不断变化战术，终于取得了胜利。

他能胜利在于他有一支训练良好的军队。这不仅仅是他推行的政策起了作用，还在于他对兵士的驾驭。他治军能做到严而不酷，以收买军心为要，奖惩严明。

在萨克森的一场战争中，克罗尔德的两个部卒组成了一个敢死队，勇敢地攻破了一座城堡的城墙。查理看到这种情形，征得他们的主人同意，委任一个为莱茵河和意大利阿尔卑斯山间的地区长官，另一个也赐予了土地。有功必赏，方能激励军心。

而对违犯军规的人他以斥责为主。一天晚上，两个守卫国王帐篷的贵族子弟喝得酩酊大醉，躺在地上，宛如死人一般。查理巡营归来没

有声张，只在第二天狠狠斥责了一顿，便赦了他们的死罪。

这样士兵愿为国王而战，正是胜利的保证。

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后，查理那疲惫的神经还没有松弛下来，而西班牙的风声越来越紧了，他的战无不胜的军队，在萨拉哥萨城遇到了麻烦。

他召集了一支他所能召集的最庞大的远征军匆匆上路了……

那个伟大的观念——所有的西方民族都应包括在一个巨大的基督教帝国之内，给他以无穷的力量。

第六章　十字与弯月

——两大宗教的对垒

作为世界霸权的强有力的竞争者——阿拉伯人，挥舞着弯月刀和伊斯兰教的旗帜，从亚洲一路掩杀过来，所向无敌，势如破竹……

欧洲世界和他们隔地中海相遥望，双方都在审视对方的行动。

阿拉伯人终于找到了对欧洲的切入口：东方的小亚细亚半岛，西方的伊比利亚半岛。

于是查理大帝和东方拜占庭的利奥在无意中联合起来，在地中海边筑起了一道防御墙。

查理取得了一定胜利，但终未挡住他们的入侵，西欧出现了另一支力量。

查理所持的《圣经》没有挡住《古兰经》的传播。

阿拉伯的萨格森人后来成了危及他的帝国

的一支力量。

阿拉伯人以疾风扫落叶的方式，饮马印度河，横扫北非，一直到波涛翻滚的大西洋才勒住坐骑，喘了口粗气，安拉的灵光在地中海南岸取代了上帝的垂青。土著柏柏尔人成了伊斯兰教的拥戴者，基督失势了

阿拉伯半岛，没有迷人的风光，除去少数的绿洲外，到处是一望无际的干燥的沙漠和草原。地理环境的差异，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某种不公允，直到6世纪，半岛居民贝多因人还没有走出人类的童年，崇奉着多神教。但这个半岛处于欧亚非三洲的结合部，具有重要的地位，素有“阿拉伯福地”之称的也门和半岛西海岸的汉志地区，都是商人贸易必经之地。这样，一些繁荣的城市兴起了。

麦加城就是闪光的一个。

麦加城是一个理想的商业据点，特别是矗立在城中心的克尔伯古庙更增添了麦加城的神圣性。它的居民信奉安拉神，城周围的牧人和农

民也有自己的偶像。克尔伯神庙就成了他们供奉各自神祇的场所。庙中供奉着一块黑色的陨石，阿拉伯人都把它奉为自天而降的圣物，每一个凹痕都有神圣的含意。他们常来朝拜，形成了定朝仪式。麦加也成为宗教重地。由此产生了庙会和定期集市。

麦加的贵族依仗特权向人们征税而大发横财，但贫民和奴隶对他们日益不满，他们的反抗情绪与整个半岛的社会动荡逐渐融合，形成一种要求社会改革的气氛。

波斯和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影响了原来的商路，商路转移了。贵族收入锐减，居民失去工作，社会动荡不安。

阿拉伯贵族为镇压人民，对外扩张，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人民则需要安定的生活环境。那些饱受祭祀的众神未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和和平，人们却不能自己解救自己而仍想求助于神——一个超于众神的真神。

清晨，太阳的光辉柔和地抚摸着克尔伯神庙，显得格外静谧肃穆。院内清真寺塔上的祈祷传报人披着淡淡的晨雾庄重地呼唤，于是整个麦加的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恭敬地匍伏在

地，向着克尔伯古庙方向礼拜，口中念念有词：

“除安拉之外，别无真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先知和使者。”

人们彷佛在静等安拉的降临。那黑色的普通一石，每天就这样被朝拜上5次。这就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为教徒规定必须奉行的五功之中的拜功和念功。

穆罕默德从做牧童到经商，知识日益增多。他对犹太教、基督教和部落宗教都很熟悉。他在长期游历的过程中，目睹了阿拉伯社会的风云变幻，看到了人民对宗教的希望。610年，阿拉伯原来的宗教，掺以基督教和犹太教，在他的深思熟虑中便诞生出了震撼世界的三大宗教之一——伊斯兰教。在接受真主使者迦伯列的启示后，他开始了艰难的传教历程。

伊斯兰教的真义是安拉是唯一真神，人的一切都是他所赐；人们应当服从先知，信仰安拉。顺从又是教义的核心。顺从者，死后升天堂，悖逆者，要入地狱。凡信教者，彼此都是兄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教义的精髓。

他的宗教打破了狭隘的民族关系。消除了部落间的血亲复仇，使越来越多的人汇集在伊

斯兰教的旗帜之下。穆罕默德成了他们的领袖。630年，他率10万伊斯兰教徒攻下了麦加。双方达成和议：麦加接受伊斯兰教，承认其权威；他承认麦加在宗教上的优越地位。于是阿拉伯半岛成为统一的伊斯兰教世界。

穆斯林们把穆罕默德生前的讲道说教汇编成《古兰经》。他们以它为行动宗旨，高举弯刀奋起猛进去征服世界，潮水般奔向对外扩张的道路。

拜占庭的边界和他们相邻。当时拜占庭和伊朗正进行长期的战争，20多年的疲劳战，搞得两国精疲力尽。拜占庭同行省的联系越来越薄弱，同时实行宗教迫害政策。这给阿拉伯世界的扩张提供了便利。

倭马亚家族成为哈里发后，不但征服了东方，而且展开了大规模的西进运动，为建立地跨欧、亚、非三洲帝国而努力。

667年，欧格白带领400多名骑兵，去讨伐北非的叛乱，降服了利比亚所有的绿洲。

初战告捷，更激起了阿拉伯人的扩张欲，接着又增派1万名骑兵，他们杀死不计其数的土著柏柏尔人，摧毁了拜占庭在北非的根据地马

格里布。

欧格白自出师以来一路顺风，从非洲的东端一直打到了波涛起伏的海洋。这儿是大西洋吉尔角，欧格白面对一望无际的海洋，勒住了战马。新鲜的空气，鸣叫的海鸥，以及一路胜利的喜悦使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冲动，纵马跃入了大海，双手伸向蓝天，仰头高呼：

“真主啊，如果不是这海洋，我将继续前进，为了主的荣誉，把圣战进行到底。”

到 700 年努赛尔袭击西西里岛成功后，阿拉伯人成为地中海南岸的新主人。

北非荡平了，战利品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大马士革，昔日的仇敌成了亲密的朋友，柏柏尔人在武力的威胁下，接受了伊斯兰教和习俗，并补充了阿拍军队侵略西南欧的主力。

拜占庭的势力崩溃了。上帝耶和华暂时输给了唯一真神安拉。但他们的信徒却还在为他们的独占地位而厮杀、拼斗……

北非成了阿拉伯人进攻地中海北岸的军事基地。

伊比利亚半岛，西南欧的门户。西哥特人抢掠了罗马城后，唱着上帝的颂歌来到了西班牙，他们想去对岸看一看……齐亚德带着一万二千人弥合了那条欧、非两洲之间的水沟，这条海峡从此有了名字——直布罗陀海峡。查理马特尔在图尔堵住了这个“缺口”

在蛮族大闹罗马帝国时，西哥特人出力不少，几度包围罗马城，并给它留下了永久的记忆。一位教会作家伤感地写道：

“当最灿烂的光芒熄灭了的时候，当罗马帝国的头颅被砍掉的时候，说得更正确一些，即当全世界在一座城里灭亡的时候，我哑口无言，感到很大的侮辱。”

他们在罗马帝国境内建立了第一个蛮族王国，一直存在到507年。不久他们又侵入了比利牛斯半岛。

西哥特人、汪达尔人、斯威维人越过比利牛斯山脉是想去北非的，结果只有汪达尔人去了。他们两个部落留在了西班牙。

西哥特人在这个地方推行小农经济，种植蔬菜和果树，使用牛拉的铁铧重犁。西班牙在向前缓慢发展着。但地中海南岸新来的主人打断了他们的正常生活秩序。

伊比利亚半岛是中世纪欧洲最美好的地区之一，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贸易优势。这是阿拉伯人垂涎的“肥缺”。而西班牙土著和西哥特人的宗教信仰虽然都是基督教，却分属于天主教和阿里乌斯派，二者互相仇视。西哥特人在那里的专横统治引起了土著的痛恨——它的统治已经不稳了。

711年，阿拉伯的将领齐亚德率领柏柏尔人占绝大比重的1.2万名士兵，乘坐由休达公爵朱利安提供的船只，在一座直布罗陀峭壁中登上了欧洲大陆，齐亚德便把欧非间的这条无人管理的海峡定名为齐亚德海峡。后来为了纪念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登陆，便改为直布罗陀海峡。这次登陆宛如1000多年以后的西西里岛登陆一样，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7月，詹达湖岸的巴尔白特河口，西哥特国王罗德里克率领2.5万人与齐亚德相遇了。由于西哥特军队发生内哄，被阿拉伯人打败。

阿拉伯军队开始了如同在北非一样的长驱直入，若泛滥的洪水一泻千里。军队到哪儿都势如破竹，先后占领了马拉加、科尔罗瓦、首都托莱多。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在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共同打击下灭亡了，西班牙几乎全部并入了阿拉伯的哈里发国家版图。只是在最北部的阿斯都利亚山区里兴起了一个西哥特西班牙的基督教小王国。

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在西班牙站稳了脚，齐亚德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功绩激起了当时管理北非事务的长官穆萨的嫉妒。齐亚德已把他的荣耀全超过了。因此他也带领1万人冲击了西班牙，并以违抗军令的罪名逮捕了齐亚德。他的确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不久他带着114战车财宝和无数战俘回到了大马士革，向哈理发邀功请赏。

哈里发十分高兴，但不久在苏莱曼剥夺了穆萨的权力。他好大喜功，心怀野心，这是哈里发心中忌猜的。穆萨弄巧成掘。

阿拉伯人的势力一直保持着北进的势头。但万万没想到迎头挨了“锤子”查理的一锤。法兰克王国已不再是“懒王”们的天下了。

732 年 10 月，阿拉伯将领欧多率领军队准备深入法兰克王国境内。

查理·马特尔早就领教了阿拉伯人骑兵的灵活勇猛，他也加紧训练了自己的骑兵，以适应应付新敌人的需要。查理在图尔设下了军队，采用方阵阵法，以骑兵为主，以步兵为辅，等待欧多的到来。

尘土飞扬，人欢马叫，欧多的骑兵冲入了查理的方阵，一场游击性的战斗开始了。而这些法兰克士兵"象墙壁一样屹立不动，他们好象被冻结了一样，用刀砍杀阿拉伯人的时候也不解散，他们手臂粗壮，手掌如铁。"阿拉伯人的军队虽然久经沙场，但由于沿途掠夺了很多财物，士卒无心恋战，几次冲杀没有见效。阿拉伯士卒越来越少了。

黄昏时分，欧多身边只剩几个护卫了，他掉转马头跑回了大营。

第二天，查理一早就带兵出征，他想欧多将会进行疯狂的反扑。但不久，一个探报回来禀报说阿拉伯人已经撤走了，只留下了空空的帐篷。查理没有追赶，搜集了一下战利品，退回了罗里河。

法兰克人成功了。这次战役捍卫了王国的独立，而且阻止了阿拉伯人对西欧的继续深入。图尔成了阿拉伯人北进的极限，阿拉伯人精疲力尽了。正因为它给欧洲的影响，所以这次战争也成了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典型。

查理的胜利也许并不足以使西欧免于阿拉伯的统治，但却造成了某种优势，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同时它还将在他的后代手里变得更为强大，更有能力去阻挡住阿拉伯人的进攻。一位史学家皮仑尼做了大胆的假设：

“若无回教徒，则法兰克帝国可能永远不会存在；若无穆罕默德，则可能没有查理大帝。”

查理因这次战役，获得了“马特尔（锤子）”的称号。在以后的几年里，正是他这把锤子才使欧多臣服，才把阿拉伯人赶回了比利牛斯山以南。

查理·马特尔和同时代的1500公里以外的利奥三世一样都取得了抵抗阿拉伯人的重大胜利。利奥采取以守为攻的战略，采用了由硝石、硫磺、石油和各种树脂制成的能燃烧的混合液，以火攻战败了阿拉伯人，保住了君士坦丁堡，拯救了东方。查理·马特尔以原西罗马帝的

继承者的身分，保住了西方。但他却在创立新的帝国主义，而真正完成他的事业的则是他的孙子查理大帝了。

西班牙成了倭马亚王朝易弗里叶省的一部分，伊斯兰教跨上了欧洲的土地。

在西班牙驻足的阿拉伯贵族不愿再和远在千里之外的国王共分自己的财富，停止了为国王作的祈祷。查理窃喜：正合我意。巴黎射出两支“利箭”，直插比利牛斯山。“箭”在萨拉戈萨城却被折断了

阿拉伯和柏柏尔的部落贵族虽然在西班牙获得了土地，但是他们的收人要与远在天边的哈里发共享。那些从这儿获得大量战利品的将军们只能毫无保留地把它们捐献出去。743年，西班牙的柏柏尔部落开始拒绝再为哈里发祈祷而想搞独立。西哥特人的王国趁机把国境推进到了杜罗河。这时阿拉伯本土发生了重大的政局变革，倭马亚王朝政权被阿拔斯王朝所代替。阿拔斯人对倭马亚家族进行了斩草除根的大屠杀。

750年，阿拔斯王朝建立，开始了阿拉伯帝国最为鼎盛的时期。

一个幸存的倭马亚族人拉赫曼在本土无法立身，跑到了阿拔斯王朝控制较松的西班牙。他拉拢阿拉伯贵族和柏柏尔贵族，下令停止聚礼日，建立了独立的艾米尔国。

伊比利亚半岛的阿拉伯人和本土出现了矛盾，查理很及时地抓住了这个战机。

查理正忙于北部对萨克森人的战争，一阵较量后，萨克森人暂时安抚下来。他把卫戍部队布置在边界停当后，便率领一支最庞大的远征军去进攻西班牙了，他暂时没有后顾之忧。

778年，他从巴黎出发，渡过卢瓦尔河，抵达阿奎达尼亚。在这儿他做了军事上的精密布署，把军队分为两路：第一路自己亲自率领，越过西比利牛斯山进入纳瓦尔地区；第二路由伯纳德率领，越过东比利牛斯山脉，向西南挺进，进行包抄围攻，最后与查理率领的军队在萨拉戈萨城会合，沿路进行扫荡，免去深入半岛腹地而被切断后路的后顾之忧。

的确，一路上，查理的两路军队都可以说是凯歌行进，所过市场、城堡纷纷望风而降，执封

建臣属礼。

查理的声望在半岛传播开来。很快地，两支部队会合于萨拉戈萨城。这时，痛恨阿拉伯人的当地居民也和查理结成了同盟，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成了他们的共同仇敌。但查理想要的也是这块土地的统治权，比阿拉伯人美妙不到哪里去。

面临基督教徒的刀剑，阿拉伯人暂时停止讧，抛开自己的恩怨，而为自己的真神安拉而战组织起来。信仰受到挑战，是最为激烈的刺激。

阿拉伯人顽强抵抗，而法兰克军队一路打杀过来没有得到休息，同时军饷缺乏，瘟疫流行，这严重影响了军士的情绪和战斗力。萨拉戈萨城宛如一个铁制堡垒，久攻不下。

查理神情憔悴。萨克森人却又趁火打劫，在查理的后院放起了火，给法兰克人背后狠狠地插了一刀。

查理无心恋战，准备回援。

南方的阿拉伯人，北方的萨克森人，把查理牵得赶来赶去。

当堂吉诃德骑着瘦骨嶙峋的老马，与风车大战，把村里的养猪女郎当做贵妇人而献上爱情时，你会哑然失笑。假如历史倒退几个世纪，这种骑士精神会受到颂扬。罗兰在郎塞瓦尔峡谷，展示了骑士风度。查理对上帝说：请让太阳暂停西落，我要摆战场。于是“罗兰之歌”传唱了几百年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给我们塑造的堂吉诃德形象令人哑然失笑。但这仅仅是因为他的举止是脱离生活的，悖于时代的。我们可以想象，骑士风度的影响如此之大，在当时流行的社会中是令人崇拜的。

查理时代刚刚出现，真正完善的骑士制度是在9世纪确立的。骑士风度和精神使得他们在战斗当中勇敢作战，遵守诺言，忠于首领。

查理这次带来了他的侄子罗兰，一个合格的武士。他勇猛善战，头脑灵活，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查理对外征战总让他随行。

对萨拉戈萨城的战斗没有什么进展，这座城的首领在拖延时间。

法兰克大营，萨拉戈萨城的使者挽着求和的橄榄枝，觐见查理：

"我们国王让我向您致意。只要你从这儿撤军，他就改变信仰，接受洗礼，永远做您的藩，并献出金银财宝。"

查理沉吟良久，在军中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和战大计：

"我想听听诸位的意见。"

罗兰劝阻叔叔：

"决不能相信马西尔，以前他也求和过，反倒杀掉了我们的和谈使者。我们只有彻底让他臣服。"

"我的孩子，你太鲁莽了。陛下，对于我们神圣的基督来说，是消灭马西尔的肉体对陛下有利呢，还是让他皈依天主，使圣疆扩大更有利呢？"罗兰的继父伽尼龙反对道。

"对，伽尼龙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况且我们后方告急，理应尽快结束这场战争。"莱蒙斯附合着，"不过我们不能不防。"

"那好，我们就派使者去一趟，"查理道："谁去好呢？"

大臣们都回避查理的目光，罗兰自告奋通

地说道：

"我去。"

"你不能去，"查理摆摆手，"最好选一个年长的。"

又一阵沉默，没有人自荐，也没人推荐别人，罗兰开玩笑地说：

"让我继父去吧。"

大家都舒了一口气，伽尼龙十分气恼，又不好发作。

伽尼龙一路上把罗兰恨得咬牙切齿。马西尔接见了他。伽尼龙说：

"我们最尊敬的大帝收到了你的书信，不过你必须信守诺言，否则，我帝国大军将踏平你的城池，烧毁你的市场，把你绑到法兰克落个可耻下场。"

马西尔恨不得一枪把他扎死，但又强装笑脸：

"我很想了解一下查理国王。"

"他是当今世界最强有力的君主，他还有一个得力助手罗兰。他这次撤退，一定让罗兰断后。"

伽龙尼在出卖自己的军队。

查理开始撤军了。罗兰率领2万人断后，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御膳官吉哈德、宫伯安塞尔姆。丹麦将军容吉尔当作先锋开路。查理大帝在莱蒙托的陪同下，朝着本土阿斯可尼地区进发，主力消失在崇山峻岭当中。

罗兰的后卫部队也进入了形势险恶的伦西瓦列斯山口，为了适应地形和山隘的特点，军队排成长列。

突然，山南传来一阵喇叭声，那广阔而茂密的山林里冲下一队人马。

"阿拉伯人!"军士大呼。

"来得正好!"罗兰很镇静，"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战斗了，不必再为叔父的安全担心了。一个真正的骑士早已做好为大帝献身的准备了。"

阿拉伯人象蚂蚁一样涌来，刀枪如林，头盔闪闪，光怪陆离的斗篷，在阳光下闪耀。三角旗在风中飘来飘去。

罗兰抽出了他的居郎德尔宝剑，纵马上了一个高岗，对士兵们大呼："战斗吧，为了上帝的荣誉，去反抗异教徒的强暴。即使不幸牺牲，你们将升入天堂。"

"冲阿!"军队在呐喊。

阿拉伯人人踏马践，法兰克人刀光血影，士兵们一个个倒下了。法兰克人终究寡不敌众，罗兰受伤了。他想到了腰中的号角。他吹出一声长鸣。

罗兰面对着异教国土，想着自己的一生。在后人写的《罗兰之歌》中，有一首概括其一生的诗：

晶莹而纯洁的居郎德尔剑，

我用你为查理征服了安茹、不列颠，

我用你为查理占领了诺曼底……

罗兰抱着宝剑安详死去。

查理赶回时，敌军已撤走，他悲愤地埋葬了罗兰，严惩了伽尼龙。

罗兰作为一个"民族英雄"，作为一个骑士所应效仿的模范，在法兰克大地上流传……

但罗兰仅是当时社会效忠国王很普通的一员，大肆的宣扬无疑是统治者的要求，他们需要更多这样的政权拥戴者……

这次查理又失败了。但他不是败在伊斯兰教徒的手中，而是败在基督教教徒手中。上面的记述是在法国流传的一个传奇故事。真正的经过是法兰克军队在撤退中误把潘普洛纳当作柏

柏尔人的城市而给夷为平地，激怒了加斯康人，他们袭击了罗兰的后卫。故事中的情节大体是正确的。

查理决不想输在伊斯兰教手里，西班牙应囊括在基督的视野内……

巴塞罗纳，地中海畔的一颗明珠，成了查理扬帆地中海的港湾。他未能完全“解放”比利牛斯半岛，西班牙、葡萄牙的光复运动却由此奠定

查理此时心比天高，却力不从心，一个萨克森部落就已经让他费尽了心思。但他有胜不骄、败不馁的优点，西班牙早晚要变成自己的囊中之物。

查理的处境是复杂的。法兰克王国不仅与拜占庭对峙，还想征服四邻，重振西罗马帝国在西欧的雄风；他们所信奉和支持的天主教不但要和希腊的东正教分个高低，同时还要和远来的真神安拉争夺势力范围。

虽然他们还仅仅在西南欧打开了一丝空隙，但若自己不能再奏效地阻挡他们的北进和

把他们清除出欧洲大陆，自己的势力和权威将受到严峻的挑战。

他在萨克森战事的百忙之中，念念不忘西南战线的耻辱……

795年，查理又派一支军队越过比利牛斯山，在西班牙东北边界的一条狭长地带获得了驻足权。

查理为了防止南来的侵略，在这儿建立了西班牙马克，作为抵抗的军事基地。

801年，查理的军队从阿拉伯人手里夺过了巴塞罗纳。查理把阿拉伯人的势力赶到了尼布罗河以南。

巴塞罗纳，地处地中海沿岸，放眼大海，是战略和贸易的重地。查理占领了它，宛如在地中海又插入了另一支手。

当有必要的时候，查理就可以挥动这双一只在意大利半岛，一只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手，扼住地中海，他需要的是独自欣赏地中海那迷人的风光……

查理经过20余年的不断出击，终于在比利牛斯山以南建立了西班牙防区。

但这个胜利是有限的。他没有象他的祖父

查理·马特尔那样给阿拉伯人一次痛快淋漓的打击，也没有用上帝的荣光和神圣把那片处于异教徒控制下的土地净化。

他的祖父当时还只能阻挠阿拉伯人的进攻，无力进行彻底的驱逐；查理继承了先辈的遗志，常以欧洲大陆"解放者"的姿态出现，但这次却未能把那片土地从哈里发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查理比他的祖父仅仅多迈了一小步，未能完成乃祖的"遗志"。恐怕他的心中也是不满足的。

他现在也开始由主动出击转为稳固防守了。他准备和阿拉伯人和平共处。

基督教应普施的西欧，出现了"黑洞"。西班牙从政治、文化和宗教上开始整体地融于阿拉伯的体系之中。

但是，查理的努力在以后的历史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他建立的防区成了阿拉伯人北进的另一道屏障，西欧的历史否则会出现另一个景象……

查理在806年派他的儿子丕平进入西班牙北部的那发尔，当地人民向他请降，承认法兰克

王国的主权地位。查理以伯爵管理这片领土。

同时他还给两个基督教小国给予支持，这样法兰克王国的边界有了铜墙铁壁。

这为以后数百年间西班牙、葡萄牙驱逐阿拉伯人、走上各自的发展道路的“光复运动”奠定了基地。

第七章　铁幕起东方

——对东方部落的征讨

查理的帝国如滚动的雪球，从南滚到北，现在又滚向了多瑙河畔……

一条自然河流不能挡住人的跨越，尤其是象斯拉夫人、阿瓦尔人这样的部落。

这些人经过多少年的飘泊流浪，才在这块地方停住了双足……

对这块作为法兰克王国与拜占庭帝国的缓冲地域，拜占庭想的是，只要你们不侵扰我的国界，我决不动你；法兰克王国则是想把它划入领土内，去看看东方的风景。

他们竟然主动动手了。天赐良机。

查理想在帝国东部建立起一道防御带。

他未能完全成功。

查理明智地选择了联盟这条途径……

多瑙河，曲曲折折，历史的长河曾在这里激荡起多少悲歌。二次大战的从汉堡到的里雅斯特之间的“铁幕”，曾封锁过东方的红色风暴；法兰克人在这儿曾挥刀呐喊

多瑙河，发源于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区，曲曲折折横卧在欧洲大陆，从法兰克王国，到拜占庭流进黑海，川流不息。就今天来说，它流经8个国家，是欧洲最长的河流。

它的乳汁滋润了丰腴的土地，向那些流浪的部族敞开了慈母般的胸怀。

多少民族，多少部落，都曾为它的风光和财富深深地迷住了。

有过战火硝烟，烧焦了它的“秀发”；

有过疯狂的抢掠，蹂躏着它慈善的心；

有过美丽的和平，装点它的面容……

当基督世界和欧洲分裂成两个集团时，西欧的政治中心、文明中心开天辟地第一次从地中海流域转向北海流域。罗马帝国中枢是在意大利，加洛林帝国的中枢在莱茵河和塞纳河间。

那一度风靡世界的罗马被抛到了欧洲的边缘。拜占庭不要罗马了，尽管那曾是自己的难兄难弟……

这样，多瑙河畔成了两国的防御地区。在1000多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阻挡军队的铁幕，同样在1000多年前阻挡住了尚未有组织起来的斯拉夫部落的西犯——防线的这边是法兰克人。

就在这个几国势力交相冲击的地区，在上游，居住着巴伐利亚人；在中游潘诺尼亚地区，居住着匈奴人的一支及阿瓦尔人。

多瑙河畔，已不再是欢乐和平的载体，而成为法兰克国王建立国家防线的基地。

从南往北，还有一条不长的易北河，它几乎和多瑙河连在一起。

这两条自然的产物，在法兰克王国的东部边疆扯起了一道“铁幕”。

“铁幕”外，人声正紧，宛如罗马帝国时代蛮族趴满了院墙……

斯拉夫人在易北河东岸从北方冲击着法兰克王国，巴伐利亚人、阿瓦尔人在南方已成长为查理的敌手。

法兰克人说：塔西洛真蠢，竟然受一个女人的怂恿，来和查理大帝对垒。查理兵不血刃，巴伐利亚成了他的军事基地

巴伐利亚公爵塔西洛并未想做一个不太窝囊的首领，因此对查理大帝不太驯服。他想从称臣纳贡的低三下四中独立出来。

他的妻子想为父亲出气，结果一拍即合。

查理对他心存忌惮，就派兵去征服他。塔西洛可说是有“贼心”，而没有“贼”胆，一看到查理兵临城下，独立的“贼”心早就飞到九天以外了。

查理兵不血刃，占领了巴伐利亚。并把它划分为几个区，由伯爵来统治。

巴伐利亚的占领，给查理大帝窥视东方提供了前哨。

但查理的行动惹恼了巴伐利亚公国的盟国——阿瓦尔汗国。

匈奴人从中国北方一路赶来，轰轰烈烈中，和欧洲各蛮族结下了不少恩恩怨怨。拜占庭帝国不得不向他们纳贡金，以求边境的宁静。匈奴

人仿佛厌倦了“乞讨”和流浪的生活，便在异国他乡寻找安家落户的地方了……

当匈奴人告别空旷的亚洲北部西进时，罗马帝国已出现了危机。

顿河畔，匈奴人羞辱了东哥特国王哈曼里克，他兵败自裁。

西哥特国王阿山那里克兵溃而遁。

当匈奴人听说罗马败于西哥特人手中时，便趁机抢劫了帝国的东部各省。

426年，他们来到了拜占庭的国门外，拜占庭并不欢迎这远方的朋友，而拒之于多瑙河以外。但他们可不是“脸皮”薄的索要者，拜占庭为了让他们不骚扰自己的边境，以金钱买和平——每年向匈奴王纳年贡黄金350磅，后来增加到6000两黄金。

拜占庭的经济开始衰退了。新登基的皇帝马喜安重振拜占庭，与其每年拿钱换得和平，不如利用这些资金训练自己的抵御军队。从此拜占庭国势日盛。

而匈奴人一路上就是以抢掠为生，利用它的剽悍和好战，在欧洲建立了匈奴帝国。

这是欧洲人的一大心患。

454年，东哥特人乘匈奴人的内乱，和匈奴人大战于尼德河畔，阿提拉长子伊拉克战死，被匈奴征服的诸部族纷纷独立，匈奴国瓦解了。大部分匈奴人退至喀尔巴阡山以东。

匈奴人在欧洲的面目没有那么咄咄逼人了。

他们不想在四处征战了。但为寻找一个长久立身之地，他们又不得不再次显露本性。

趁拜占庭与波斯之战，匈奴人和斯拉夫人渡过了多瑙河，侵入了巴尔干地区。色雷斯一战把二者打得溃不成军。但他们想在多瑙河流域住下来。

阿瓦尔人是柔然人迁往欧洲的一支，他们从南俄草原西迁至多瑙河下游流域，不久建立了阿瓦尔汗国。他们和斯拉夫人也合作，共同攻打君士坦丁堡，但城坦固若金汤，他们久攻不下。

匈奴人、斯拉夫人（南支）、阿瓦尔人为寻找自己的乐土，携手并肩过。富庶的拜占庭一直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但他们失败了。

西方的法兰克王国更是一个难过的关隘，不要想去沾它的便宜，能保住自身就不错了。巴

伐利亚公国给了他们一个教训。

于是多瑙河畔的这些部落就在两个欧洲大国间的夹缝中挣扎着。

不是拜占庭的围追堵截，就是法兰西的蚕食鲸吞……

不是吗，巴伐利亚被并入法兰克王国后，法兰克的世俗贵族与教会僧侣竞相前往，用各种方法瓜分土地。

查理已在巴伐利亚布好了东征的军队。

都曾做过意大利总督斯马拉格都斯的贵宾。如今，阿瓦尔人摆起了环形壁垒，傲视法兰克人。查理发狠，一定把他们征服不名一文——那晃动的十五辆牛拉车拖走的是阿瓦尔人的一世心血

还是6世纪的时候，伦巴德人千里迢迢跑到了意大利。意大利总督斯马拉格都斯为了维护自己的领地和教皇的权威，便组织法兰克人、阿瓦尔人与罗马结成了同盟，企图消灭伦巴德人，但未能见效。

而到了8世纪，不可一势的法兰克王国凭

单方面的力量就解决了这个历史问题。

如今它要向昔日的朋友翻脸了。

阿瓦尔人有着独特的自我保护措施。他们的土地总是由九道篱笆围护起来。最外圈的是平常做羊栏的柳条圈；往里走是保护麦田的篱笆；它里面有宽广的土地，篱笆用椽木、灰土和水松木造成的，宽高各为二十英尺。当中填满了坚硬的石块和富有粘力的粘土。这些庞大的壁垒表面上覆盖着草泥和青草，作为隐蔽。圈子范围以内种上灌木，故意让它们扭曲拗弯，作为一种阻挡敌人顺利进行的障碍。

这些壁垒间，村落和房屋布置十分得当，人们可以彼此呼应。房子对面，在这些不可逾越的墙壁上，到处设有不大的门，远近不同的居民就从这里进进出出。

第二道圈子跟第一道相象，距离第三道有二十条顿里，依次类推下去，直到第九道圈子。

在这一系列的圈子之中，每一道要比前一道狭窄的多。但各圈之内，每处的庄园和房屋都有妥当的布局，使号角的声音能够把任何事的消息从一处传到另一处。

这就是阿瓦尔引以为自豪和坚不可摧的环

形壁垒。他们凭借它的威力在多瑙河中游居了下来，并把西方国家的财富劫掠进这迷宫般的堡垒之中。

堡垒内财富滚滚。堡垒外，一片荒野。

阿瓦尔人，高枕无忧!?

也正是面对这样一个对手，查理没有掉以轻心。

他做了充分的军事准备，在巴伐利亚开始了精密的筹划。这是他继萨克森战争以后投入精力最多的一次。

各个封建领主带领各自的骑兵，等待查理的检阅。这将又是一次展示骑士精神的大好时机。

骑士们跃跃欲试了。

潘诺尼亚，阿瓦尔人盘踞的地区，这是阿瓦尔人力量最为集中的地方。查理亲自率领军队，并指挥了这场远征的战斗。

毕竟是经常战斗的老手，阿瓦尔人的环形壁垒是不同寻常的。查理又被一场残酷的战争拖住了。

查理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他不能因为这个敌人而忽略其他更重的事情。他把战事交给

了他的儿子丕平、各省长官、伯爵等人去负责。他已在有意地培养丕平的政治能力了。

他们投入了最强大的兵力，围住那倒霉的壁垒，拆掉那护羊的木栏，冲开围墙那窄窄的小门，砍倒丛生的灌木。骑士们奔驰在阿尔瓦人的良田里。

村落展现在眼前。阿瓦尔人的号角早就响彻了云霄——敌人已至家门。

阿瓦尔人各执兵刃，匆匆从家门趕出，准备一同去抵抗法兰克人的破坏。但还在离家门不远的地方，就被法兰克人斩杀了。

就这样，一个一个的环形堡垒被打破了，法兰克人整整搏战了8个春秋。

阿瓦尔人血流干了，潘诺尼亚已是一片荒凉和渺无人际了。

可汗的宫殿，在抢劫中只剩下残垣断壁。

阿瓦尔的贵族都做了堡垒的殉葬品，他们的荣誉伴随帝国的崩溃而烟消云散了。

法兰克人用15辆牛拉车从阿瓦尔汗国国库里，从各贵族的家中拉走了全部的金银财宝。这是阿瓦尔汗国长期掠夺的积累，是他们一世的心血……

法兰克人一向被认为是个极穷的部族，从来没想到过通过战争能获得这样一大笔财富。可是现在自己国家的国库中充斥着金银、珠宝，这不仅仅是多了些钱财，更重要的是刺激了贵族们的扩张和抢掠欲。

法兰克人以不正义的手段抢劫了阿瓦尔人以不正义手段获得的东西。

作为战争的付出相对这庞大的收入是稀少的。只有两个法兰克贵族——弗里乌利公爵埃里克和巴伐利亚的长官格罗尔德阵亡了。

法兰克人做了一场利润颇高的交易。他们把阿瓦尔人征服得不名一文了。

200多年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阿瓦尔人才有了这点家产，8年的时间就全输给了别人——昔日的盟友。

查理，对战后的善后工作已是司空见惯了。像以前占领新地区一样，查理在这里设置了新的防区——潘诺尼亚特区。

那个一度趁火打劫的保加利亚部族，看到邻居的下场，默默地收起了不太老实的刀子。那块肉是不太容易到口的。

法兰克王国战胜了拜占庭不能制服的敌

手，东部南线暂处于平静状态。

斯拉夫人也在历史的拐弯处登上了民族大角逐的舞台。西罗马帝国的百姓曾把日耳曼族当做自己的解放者，拜占庭的百姓则把斯拉夫人当做“救星”

从易北河到北顿涅茨河、奥卡河和上伏尔加河，再从波罗的海沿岸到中多瑙河和黑海之间广大地区，都是斯拉夫部落活动的地方。

它形成了三个大的集团，即东方斯拉夫，西方斯拉夫，南方斯拉夫。

斯拉夫族的两支西迁，达到易北河后，与当地的鲁给夷人部落融合起来，这是在6世纪。就在200多年以后，由这个部落奠定基础的沿海斯拉夫部落在易北河畔成了查理大帝的又一敌对势力。

当奴隶制在欧洲出现巨大的危机的时候，斯拉夫和日耳曼人都在奴隶制的占有时代和中世纪封建主义时代交替的时候跨上了历史舞台。

历史在沉思自己的出路…

斯拉夫和日耳曼人也在沉思自己的命运，决不能作为腐朽社会制度的牺牲品——那被凶恶的奴隶制国家奴役的危险，历历在目。

消灭奴隶制，他们举双手赞成。

于是日耳曼部落抛掉畏首畏尾的心理，一窝蜂似的去富有的西罗马帝国寻找自己的乐土，建立自己的自由王国。帝国对他们无可奈何。

不久，这片帝国废墟上，又树立了另一个强大的国家——法兰克王国。他们已是在走自己的道路，迈向了向封建制转变的征程。

斯拉夫也在寻找自己的出路……

拜占庭帝国有着罗马帝国一半的光荣和财富。你们都西进吧，我们去拜占庭境内去"逛一逛"，斯拉夫人这样想。

但拜占庭在6世纪的时候是比较强盛的。斯拉夫人对它的几次大规模的进军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6世纪下半叶，拜占庭帝国内部如开了锅一样，被奴隶、隶奴和城市贫民的起义搅得晕头转向。它已没有力量抵抗斯拉夫人和其他民族的进攻了。

578年，10万名斯拉夫人横渡多瑙河，涌至色雷斯和希腊。

拜占庭无力抵抗，便向另一个自己的敌手阿瓦尔人求援，煽动阿瓦尔可汗派军队去袭击斯拉夫人。但这与帝国无益。

拜占庭政府又绞尽脑汁，暗使反间计，企图唆使一些斯拉夫部落反对另一些斯拉夫部落，以便削弱斯拉夫人的势力。拜占庭再一次枉费心机。

他们筑起的要塞工事，也未能阻挡斯拉夫人对帝国的猛烈冲击。

斯拉夫人一路攻陷很多设防的城市，在所占领地区定居下来，适应新风土，拥有很大的畜群，逐渐富裕起来，不仅拥有金银，而且购置武器，并在使用武器方面比罗马人还要高明，因为他们在同拜占庭的作战中，很快就学会了利用攻城机械来攻陷城池。拜占庭的作家约翰如实地记载了这一切。

此时的斯拉夫人宛如在西方进军的日耳曼部落一样，都成为帝国境内百姓的解放者。他们都想被异族人从自己的国家中把自己解脱出来。于是，斯拉夫人的进军得到各地奴隶起义者

的大力支持。

斯拉夫人每到一个地区，便减轻从前农民向国家缴纳的捐税：

“你们出来播种和收割吧，我们只向你们收一半的赋税。”

皇家庄园、大奴隶主的别墅和大庄园荒芜了。奴隶和隶奴把斯拉夫人看成了自己的同盟者。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可谓千古箴言。

斯拉夫人一时声誉大增。

而斯拉夫人的另一些部落已在易北河畔安家落户了。他们也不甘示弱，不时掠夺邻居的财物。

阿博德里提人，住在斯拉夫人的北边，他们曾和法兰克人有过联盟之谊。

斯拉夫人进攻阿博德里提人时拒绝查理要他们停止侵略的命令。法兰克人大怒，敬酒不吃，吃罚酒……

巴伐利亚的战事已经结束。查理一支手伸向了多瑙河中下游，一手伸向了易北河的东岸。

查理没有象南方战线那样一路顺风，却也收获不小；当他扬着宝剑驱赶斯拉夫人时，历史听到了“东进运动”的脚步声

西方斯拉夫人位于加洛林国土的东部边境，两者隔易北河相望。

西斯拉夫人经常骚扰加洛林王朝边境，同时阿博德里提人经常向查理“诉说”自己的委屈，这正给查理提供了一次战争的借口。

查理就地征兵，刚刚臣服的萨克森人被命令和其他军队一起作战。

南方斯拉夫人在阿瓦尔人失败、巴伐利亚被瓜分后见到了法兰克人，斯拉夫人宛如一盘散沙、毫无坚强斗志，很快便接受了查理的统治，其居住地区阿尔卑斯山、潘诺尼亚平原被划分为几个马克。

但斯拉夫人占领疆域的这一头，拥有了一个公国，他们准备抵抗法兰克人。

查理将其东部国境线上建立一系列的防卫堡垒，用来抗御斯拉夫人。

斯拉夫部落的这一支，可不象南方的那支

没有头脑，他们各个部落联合起来抵抗查理的军事进攻。

作为抵抗的第一个结果，查理大帝未能把它们的领土并入帝国的版图。

作为抵抗的第二个结果，斯拉夫人获得了与法兰克人平起平坐的地位。查理大帝不得不同斯拉夫贵族结成同盟，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同奥保德利特人结成同盟来反抗萨克森人；同霍伦塔尼亚的斯拉夫人结成同盟反抗游牧民阿瓦尔人……并且答应只在斯拉夫的国境上建筑碉堡，只向居住在国境附近的斯拉夫居民征收贡税。

但这表明斯拉夫部落也有了某些让步，毕竟自己的国境上还有外国人的士兵……

法兰克人的进攻也迫使中欧的日耳曼人部落向东迁移。

曾几何时，民族大迁徙的洪流从东向西浩浩荡荡，冲散了不少部落民族，日耳曼民族被东来的势力冲进了西罗马帝国。欧洲有了新的组合。

法兰克人统治了西欧之后则迫使中欧的日耳曼人部落从西向东迁移。中欧和东欧不愧是

民族交汇的大漩涡。

这种向东部的“回流”，让历史听到了长达近千年的日耳曼向东欧斯拉夫人和波罗的海地区渗透的“东进运动”的先声。

法兰克人王国的东部边境，北起易北河，中经匈牙利的泰斯河，南到多瑙河下游，已经扯起了一道富有历史启示性的和直观的“铁幕”。不但有征服部落地区作为缓冲地带，而且确确实实在国境上建起了堡垒。

罗马在这儿建立的战墙并未能阻挡住蛮族的入侵。

1000 多年后在这儿扯起的“铁幕”也许是受益于这种启示？

法兰克人的“铁幕”能挡住外来的侵略吗？

它要接受历史的考验。

法兰克王国的疆域，已是北起易北河，南抵地中海的西西里岛，西起西班牙东北的埃布罗河，东止于今天匈牙利的泰斯河的大帝国。

它宛如一头庞然大物，摆动着笨重的身子，在欧洲大陆横冲直撞。

查理是位好战的国王，他把经年累月率军征战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

每年5月，在广场他聚集他的权贵和权贵们的家臣时，遇到的问题不是应否开战，而是向谁开战。

只是从基督教的使命和使基督教东西方统一、有条不紊地发展的目的出发，他才制订出那一个又一个的让他操战一生的征战计划。

他的勤奋和不知疲惫，他顽强和不甘失败，浇灌着他心中的那个伟大观念……

国土的四周无不接受了他的征讨，而拜倒在十字架前。他的宝剑经过四方民族鲜血的淬炼。

帝国一旦停止那富有威慑力的征战，对法兰克人来说简直是浪漫的假期旅行时，法兰克人就会象生了病一样，萎靡不振。

于是或者是亲自跃马扬威，或者是派自己的儿子、大臣去东征西讨，查理大帝在位的46年间，进行了50多次战争，其频率是相当高的。

他和他和助手在欧洲的大陆上总是以强有力的领导，雄厚的物质基础（控制着广大土地资源），及被这些资源所吸引的军备优良、矢志效忠的封臣附庸，运用多变灵活的战略战术，凭借本身的力量去征讨……

有过同教、同宗的残杀；有过十字架与弯月旗的较量。

有过血流成河而一无所获；也有过兵不血刃而大获全胜。

有过胜利后的欢欣和骄恃；也有过失败后的沉思与反省……

那翻滚的多瑙河畔，查理扎下了营寨；

美丽的地中海边，查理曾驻足“洗手”；

峻峭的阿尔卑斯山区，查理留下了自己的身影和勇战的吼声……

法兰克王国的统治在查理以前仅仅限于高卢的一部分，即莱茵河、卢瓦尔河、西部地中海所围绕的地方，及东部法兰克人居住的那部分日耳曼，即萨克森、多瑙河、萨尔河所围绕的地方等。但查理的征战使他的国家君临了下列各国，国土整整扩充了一倍。

首先是阿奎那和加斯康尼，整个比利牛斯山脉直至埃布罗河为止的西班牙领土；

其次是在罗马教皇的面前侵占的从奥古斯塔·普里托里亚直至下卡拉布里亚的意大利，这一带是希腊人和本内文图姆人所居地区的边界，长达1600公里以上；

北方是经过30多年战争方才驾驭的萨克森地区；

东方的边界圈进的新领土是潘诺尼亚和达西亚二省……

这里面有阿拉曼尼人、索拉布人、巴伐利亚人、萨克森人、阿博德里提人、波希米亚人……

代替罗马帝国的查理曼帝国，已是一个北临北海和波罗的海，西止大西洋，南抵地中海，东到泰斯河的陆地大帝国。版图与昔日的西罗马帝国相差无几了。

查理奋斗一生，以自己的才干和雄心，终于在让日耳曼人毁坏的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又树立起了一个帝国的形象。

在这里，高卢、日耳曼和意大利地区被合为一体，势力伸及斯拉夫人居住区。蛮族人与罗马人，基督教与原始异教徒的区别在这块大熔炉中弥掉了隔阂。

原来众多蛮族国家中的一支法兰克王国，现在一枝独秀，成了西欧的霸主。

查理开始嫌弃蛮族国王头衔的不庄重了。

他要的是古罗马帝国继承人的地位，去冲淡自己蛮族出身的不体面；

他想的是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保护者的称号，他要获得权力的神圣性；

他要给自己的王国起个有气势的名字……

罗马教皇，早就向他“暗送秋波”了。

他的帝国宛如洪流滚滚向前……

第八章　看不见的刀

——查理的王牌基督教

“先知不为家乡所悦纳”的信条仿佛有着惊人的合理性。

基督教诞生于古老的亚洲，但它却没有得势于东方。它失望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近乎销声匿迹了。但它在欧洲找到了知己，从耶稣的第一个大徒弟彼得开始，到历代皇帝的认可，它开始席卷整个欧洲的角角落落，从文化到政治，从价值观念到道德修养……无不渗透了基督教的精义。它给欧洲人带去了一个千年不变的信仰。它登上了罗马帝国的法坛，成为国教，向人们发下命令：

“人们啊，你不要思想。”

它为政治的合理性和正统性摇旗呐喊。查理看到了这一点，如果说他的右手拿的是宝剑，

那么他的左手里托的是《圣经》；如果说他的帝国在向前开动的话，它的两个轮子中一个是武力，一个便是基督教。

军事的征服是暂时的，心理的精神上的征服才是永恒的。

他的帝国在军事的指导下，在宗教的辅助下，宛如滚动的雪球，越来越大。

但他却不买教皇的帐，虽然表示了不少友善……

不能否认，基督教的出现，并传到欧洲，又从欧洲渡过海洋，给予历史以新的动力，指示了新的方向。

耶稣对最大的门徒说：你是彼得，我将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于是一个渔夫在欧洲被高高地捧起。罗马帝国法定的诸神，在耶稣富有生气和吸引力的品性中，为人们淡忘了。那个提供宗教信仰转变契机的君士坦丁大帝，死心塌地地做起了耶稣的“第十三个使徒”

基督教在1世纪时产生于巴勒斯坦一带，

东方虽未能让它到处开花结果，但通过地中海沿岸逐渐传到了意大利及西欧各地。多少个世纪以后，欧洲的传教士仿佛是握有密符似的，又到东方去大肆宣扬基督教，这可以说是历史给人类开了一次玩笑。

当罗马遭受日耳曼人入侵时，越来越多的城市贫民从崇奉虽气势磅礴却不足以信赖的传统的奥林匹斯教诸神——朱庇特、朱诺、阿波罗及其他神灵转为奉信能解脱个人罪愆，使人得到拯救和永生的新宗教。

这些新的神秘的宗教既不来自罗马，也不来自希腊，而是来自被罗马帝国吸取的古老的东方文化：埃及的“伊希斯”女神教，波斯的救世主密拉特，小亚细亚对“伟大地图”的崇拜，以及巴勒斯坦的基督教。

基督教当时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支。

随着新的宗教情绪的涌动，罗马人越来越陷于神秘主义和超自然的气氛之中。

基督教开始显示它的魅力：它以一神论为基础，它同情妇女和奴隶，它讲求仁爱、宽恕、为他人服务的伦理观念。但一开始它只能在城市居民中找到市场。

它得到罗马政府的支持，还经过了一次曲折。312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忽然在天空中看见了一个发光的十字架，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这样几个字：

“制胜以此为记。”

君士坦丁百思不得其解。在以后的战争中，他便用十字架为旗徽，代替了罗马军旗上的异教之鹰，结果战胜了对手。他认为这是基督教的神在保佑帮助他。

君士坦丁大帝于313年在米兰颁布宗教宽赦令，宣布基督教与其他的宗教一样在帝国拥有合法地位。罗马主教获得皇帝的赏赐和各种特权（免租税，免徭役）。

大帝还给予特别的扶植，兴建教堂，赐权罗马主教审判西欧、北非一带的异端分子。

在另一些罗马皇帝那儿，罗马主教获得了全基督教会中的“荣誉首席”地位及为神学争端的最高仲裁人。

基督教被富人、权势阶层、贫民阶层普遍接受了。

它不再受迫害和毁谤，而成为公认的，受人尊重的宗教。因此基督徒对君士坦丁的感念之

情，简直达到了曲意奉承的程度：您是耶稣的“第十三个使徒”，您是所有教会的主宰者，您的王位是神授予的……

罗马主教的权势开始凌驾于其他主教之上了。

帝国新都建好了——君士坦丁堡成了新的教会中心。宗教会在向罗马主教抗议：

“君士坦丁堡主教理应继罗马主教之后，具有荣誉首席地位，因为他所在的城市是新罗马。”

罗马主教暗暗切齿，却又不能明目张胆地去打击对方，毕竟是同一信仰。只有利用一切时机发展自己的力量，来压倒对方。

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了。西罗马帝国在蛮族冲击下，走入了低谷。西欧开始落在时代潮流的后面。在罗马人目瞪口呆和泣不成声中，皇帝放弃了他们的臣民而偏安到米兰和拉文那。罗马城的管理权落在了罗马主教的手里。

罗马主教以古罗马文明和社会安宁的保护者自居，负责罗马城的修建，抵御外族入侵，从事媾和活动。罗马教廷赢得了教会内外许多人的信任。

东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已经走上了另一条发展道路。皇帝想控制罗马主教，但已是鞭长莫及，力不从心了。罗马主教独立了，成了“土皇帝。”

他在要求西罗马皇帝颁布各地教会统归罗马主教管的同时，还编造了一个美丽的神话来证明自己权力的来源和神圣性。

巴勒斯坦的迦百农，住着一个以捕鱼为生的小伙子——西满。一次他和兄弟们在海上捕鱼，忙碌了半天，毫无所获。正当失望之际，耶稣路过这里，便上了船，让他们划船到深水中。兄弟俩又下网，网网见鱼。网差不多给胀破了。西满觉得是耶稣显了神迹，惊喜万分，立即跪了下来，请求跟他传播天国福音。耶稣答应了他的要求，并改他的名字为彼得（磐石之意）。这样彼得成了耶稣最大的门徒。

他具有“首席权力”，并且在1世纪中叶到过罗马，建立了教会。后来的罗马主教都是他的继承人，这样现在的罗马主教也应领导整个基督教会，执行“首席权力”。

这个传说直到本世纪还在为罗马教会所努力证实。他们对圣彼得大教堂进行了发掘，挖出

了两块约六七十岁的男性的骨骸。1976年6月，教皇保罗六世还在公开宣布：

“我们已有足够证据，证明彼得确实到过罗马，葬在梵蒂冈。”

不管彼得来没来过罗马，罗马主教的权力既不是来自天主，也不是来自曾经背叛过基督的彼得，它来自于与它打交道的人——罗马皇帝。

西罗马皇帝弃他不顾的一段时间里，他组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但野蛮人可不顾你是什么神，什么教，他们所要的是财宝，罗马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围攻和抢掠，上帝的神圣性受到了侮辱。看来主教必须寻求世俗权力的保护，就象刚在欧洲大陆刚刚驻足时一样。

他开始寻找新的联盟者。东罗马帝国已无暇顾及他了，每年还要向它回报，上缴部分经济收益。他要摆脱它的控制还需要一种外部的强大力量。

恰在这时，法兰克王国在高卢兴起了。

但他们能不能愿意为上帝服务呢？

罗马教廷心中也没有底，也许它能和我们一拍即合，也许……后果不堪设想。

罗马在悄悄地观察。

克洛维的妻子不止一次地劝他：抛掉你的神，转到上帝的怀抱里。克洛维反唇相讥。一次血的教训把法兰克人推向了基督教。法兰克人集体洗礼了

作为日耳曼部落的一支，他们和其他部落的信仰、生活习俗差别不大。他们信仰自己的神能给自己带来好运。的确，他们对罗马的掠夺是成功的。基督教在他们眼中是异教。克洛维率领法兰克人进入罗马帝国境内时，对许多教堂进行了疯狂的抢劫。苏瓦松金杯事件可以看出他对教堂是不友好的。

还是在他派人去勃艮第时，他的使臣看到了举止端庄、聪明伶俐的少女克洛提尔达。克洛维很高兴，同她结了婚。她却和丈夫的信仰有着差距，她信仰的是基督教。

她是一个贤惠的妻子，并且很有主见。她看到那众多的神的崇拜不利于统一人心和丈夫的统治。于是她便不断设法劝克洛维去接受主的洗礼："你所信奉的神算不了什么的。他们没有

能力帮助自己，更不能帮助别人，因为他们只不过是一堆石头、木块或金属雕刻成的。他们的名字也脱不了世俗的平凡。萨腾（农神）、约父（主神）、马斯（战神）他们会做些什么呢？与其说有神力，不如说有魔术。而伟大的上帝，利用七天的时间制造了万物，他才具有真正的神力啊！”

克洛维无动于衷：“一切东西只有我们的神才能制造。”

他们的儿子在受洗礼后便死了。克洛维勃然大怒：

“孩子信奉我们的神一定会安然无恙。如今是那可恶的上帝害了他。”

他和基督教仿佛越走离的越远了。

496年，阿拉曼人和克洛维开仗了。在惨重的杀戮中，克洛维的军队开始有溃灭的危险。他走投无路了。

惨败中，他举眼望天，心里有着某种歉疚，流泪大呼：

“耶稣基督！克洛提尔达说你是永生的上帝的儿子。人们说，在困境里的人，你能给予帮助。对你怀着希望的人，你能赐予胜利。我请求你帮

助我吧！我立誓：要是你允许我战胜敌人，我定信仰你，并以你的名义领洗。我求过我们的神，他们抛弃了我。我现在祈求你，给我以力量。”

仿佛上帝有意似的，他们最后战胜了敌人。他很兴奋地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后。

主教仿佛找到了一个政治上的联盟者，积极趁机劝说国王相信上帝，放弃偶像崇拜。

克洛维深深地知道，自己改变信仰是容易的，但若强迫手下兵士放弃他们的神，会引起内讧的。他试了试，结果所有的人都愿接受永生的上帝。主教胜利了。

广场上，搭起缀锦的天篷，教堂里点饰着白色的帷幕，浸礼堂布置得整整齐齐，烧着的香烛芳味四溢，燃点的蜡烛欢乐地跳动着。克洛维庄严地走向洗礼盆。主教口中念念有词：

“洗掉以前的污迹，烧掉你信奉的东西。”

以他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受了洗，他的军队也受了洗。

克洛维改变了信仰，他有他的双重目的：既可赢得高卢地区基督教徒的支持，又可以打着镇压异端的旗号去征服信奉阿里乌派（基督教的另一支）的其他王国。这注定了阿里乌教派的

厄运，预示着天主教法国的兴起。

克洛维虽然始终是个粗鲁的人，教会却把他看做另一位君士坦丁大帝，是防止阿里乌教派泛滥的正教捍卫者。

随着时光流逝，王室姓字“克洛维”谐音转为“路易”、“法兰克”，也转成“法兰西”。于是法兰克王朝和教会的关系开始走上正轨，逐渐发展成为欧洲政治上决定性的因素之一。

但克洛维家族逐渐衰微，贫困不堪，实权流入了贵族手中。

他们和教会的关系，则由加洛林家族来继续了。法兰克成为西欧唯一的天主教国家。

宛如美国历史上的亚当斯家族，加洛林家族连续数代出现了治国英才。马特尔本人击败穆斯林，矮子丕平取得法兰克王位，查理建立帝国。他们当中却出现了两种类型的皇帝：一是全心全意醉心于宗教，宁愿献身于上帝事业；一是利用宗教，而为自己的世俗权力服务

加洛林家族是世代沿袭充当王室行宫的

“宫相”的。由于墨洛温权势日衰，他们成了皇帝身后的一个又一个主宰。他们拥有的侍卫数最多，而且左右着政局。

查理·马特尔把推行的采邑制度应用于教会，主教和修道院长成为国王的封臣，负有为国王带兵作战的义务。它仅仅还是国王的附庸。

罗马是罗马帝国的象征，罗马教会是西欧基督教最大中心，教皇不但是罗马教会的首脑，而且是西欧教会最有权势的人物，因而法兰克人感到，要想扩张势力，仅仅信仰基督教还不够，还需要抓住教皇这个人物。

从5世纪末，法兰克人就表现出一副谦恭的样子，经常请教皇在教会事务上给予指导，甚至请教皇协助整顿其国内的基督教会。

查理·马特尔死后，王国的实权落在了儿子丕平手中。

毕竟言不正，名不顺，法兰克人想要的仍是国王。丕平想拥有实权，又要王国的最高荣誉。起意篡夺王位，必须取得国内业已强大的基督教会的支持。

自己上台的合法化、神圣化，还在罗马的教堂里。

他试探着向教皇派出了使者……

此时的罗马却在伦巴德人的冲击下大乱了阵脚。教皇在四处求援，东罗马帝国对于他的多次报警只能耸耸肩，摆摆手。他向丕平伸出了求援之手。

加洛林家族的正统地位得到了最高精神的权威的批准。涂油礼的超自然神力让丕平放下了心。卜尼法斯主持了这一标志着罗马与法兰克权力相结合的仪式。丕平很不客气地又麻烦上帝来看管那个亡国之君。

丕平为了报答教皇的拥戴和"祝圣之恩"，在756年强迫伦巴德人把意大利中部从拉文那到罗马的一大片土地转让给教皇。史称"丕平赠礼"。

这丰厚的礼品引起了东罗马帝国的强烈抗议。丕平慷的是他人之慨，为自己牟利，那片领土应归还给拜占庭。

教皇据理反驳，象原来主教证明自己是彼得的继承人一样，他又拿出了一份君士坦丁大帝写的一封书信，来证明这片土地属于自己：

大帝得病，要用儿童的鲜血洗澡方能治愈，大帝不忍心杀害儿童。一天，大帝在梦中得到天

主启示，劝他领洗除病。结果病好了。大帝为重谢罗马教会，决定迁都君士坦丁堡，把罗马，乃至整个西罗马帝国都交予罗马主教。现在丕平不过只是把君士坦丁的决定实施罢了。

从现在起教皇有了自己的领土，开始不同于一般的宗教领袖，“教皇国”初具规模。

教皇要想在西欧得到更多的教徒，必须看西欧最强大而又是唯一的天主教国——法兰克王国的脸色行事。要想让上帝的灵光打进其他部落的心灵，就必须依靠法兰克人的战刀和军旗。

矮子丕平、查理大帝都继承上一辈的尚武精神，去开拓自己的国家。

他们对教会的态度是又打又拉，若即若离。宗教还只能是他们附庸者。

但法兰克国王中也有这样一类政治领袖，他们对世俗的权力淡然处之，没有扩张和争斗的欲望，而是整天沉醉于基督的召唤之中。他们为了上帝的事业，可以牺牲自己在世俗的一切，包括王位。矮子丕平的弟弟卡洛曼在位6年后自动隐退到一所本笃会修道院，将国事交给了他的弟弟。他的行为的虔诚成为日后无数帝王

圣徒的先兆，基督文化和日耳曼政治领袖开始一致起来。

基督教会是全人类的“家”，它会给每一个失意者提供一丝安慰，它也会让每一个对上帝不敬者，对它的世俗联盟不服者，倍受心灵自责的痛苦。所以加洛林王朝的皇帝们总是把那些一个又一个的俘虏赶进基督教，去进行心灵的改造。

那种能为主献身的政治领袖固然可敬，但他的自我修养只能是自身，他也许能成为一个完美的典范而陈列起来，却不一定都给教徒队伍的扩大带来力量。尤其是异教并存、敌手敌视的年代，教皇更需要的是对教会热衷，而又拥有强大世俗权力的统治者。

教皇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他不惜血流成河，违背教义。

在丕平死后，查理大帝已崭露头角……

他的素质正是教皇所要求的，但他往往让教皇尴尬难堪。

教皇们在不同时代，不同的环境下，精心地挑选着自己的合作者。

查理继位之后，做了件令教会最为满意的事情——集体“宣誓”。查理懂得政治联姻的火候，他可不会陶醉于与教皇的“恋爱”中不能自拔。他看到了教会的屯积居奇，腐败丑陋……“你们引诱人发伪誓，造假证件，作为掠夺财富的借口……”

作为西欧唯一的基督教国家，法兰克从国王到臣民无不沉浸于天堂的美妙之中。

查理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皇宫中近似传统的礼拜。父亲丕平总是祈祷上帝能保佑他的儿子继承王国大业，他知道基督教会是有利用价值的。

丕平撒手尘世，留给了查理一个和教皇初步结盟的王国。

查理在768年继位之后，准备在军事上初试锋芒的同时，便同时关注教会的地位了——在全国进一步推行政教合一的制度。

他修建了大批的教堂，重修了举世闻名的圣彼得大教堂，作为他的第一个表示。

他常常在清晨、傍晚、夜间和献祭的时候去

教堂做弥撒。他很郑重地完成着那一个个仪式。他告诉教堂看守人，不得允许任何不适宜或不洁净的东西进入和留在教堂，他时常赠送给教堂财物……

他热心于上帝的救苦济贫，从本土到拜占庭，从地中海的这端到那端——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和迦太基，那些贫困的基督徒，都会得到他的怜恤……他不太信任上帝的能力，尽管主有那种美妙的心愿。他更不信任教皇，教皇除了那安慰人心的念白外，除了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勾心斗角、大发横财外，他们什么也不能干。查理不但要做世俗的君主，他还要替上帝执行人间的义务。他俨然以全世界的解放者和救世主的面目自居。

他最令教皇满意的恐怕只有这样一件事：命令全体居民受洗入教，凡是拒绝受洗的一律处死。他把自己约2/3的财产赠给国内的主教，准予主教领地免捐、免税、免罚金……

查理，懂得把握政治的度。他对与教会之间的"恋情"的火候掌握得十分巧妙。

当年他娶了伦巴德王国的公主，但伦巴德王国和教皇的关系紧张了。查理权衡利弊，决定

支持教皇。他不顾亲戚式的联盟，与妻子离婚。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可以不顾一切。

他可不想过深地坠入“爱河”，当教皇自以为皇帝并全身心投入时，查理便适时地显示一下世俗的权力：尊敬的教皇先生，您应当自爱，千万不要太自以为是了，难道我还不知道您的状况，难道我不晓得教会的种种劣迹……

查理感到教会并不对他忠诚，在教皇的心目中，教权高于一切，是不可改变的。同时他看到所谓专心致志地不受干扰地与上帝进行精神交流的最为圣洁的教令里，丑行充斥其中。

法兰克国王把他们私人祷告室叫礼拜堂。宫廷教士的职位是更多的人梦寐以求的。一天有人禀报查理说，宫廷的一个主教死了。宫廷的宫吏早就得知了这个喜讯。他们一个个迫不及待，互相猜忌，开始上下活动，来获得那个职位。皇后希尔迪加尔德也亲自前来替她的一个教士谋求主教职位。为了这个职位教士们互相攻击、刁难，落井下石。查理苦笑不得，仅仅是一个主教的职位，大家就如此你争我斗，假若是教皇的位子，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乱子来呢。最后他选定自己挑选的人才算结束了这场丑剧。

又是一个圣马丁节日，一个新主教为了庆祝自己的高升，便邀请了许多宫廷里的侍从人员到家里聚会，查理也被请来了。

他吃得肠满肚胀，汤汁淋漓，喝得酩酊大醉，竟然不能出席晚间的礼拜式。歌唱队因少了他而不能进行。查理大帝十分恼怒，对全体贵族说：

“这样骄傲的人一旦得到了岗位，便连一个夜晚的浮华浪荡都不肯克制，若让他当了主教，能为教会增光吗？”

这个主教被革职了。

查理对于教会的欺骗更是了然心中——

一次查理在做弥撒，歌唱队在演唱着圣歌，一副庄严肃穆的气氛。

突然演唱队中一个人只张张嘴，却不发声，不一会便不声不响地发起呆来。这时歌唱队长走了过来，他仿佛回过了神，把脖子扭得象一根弓，张着嘴，鼓着腮，使尽力气模仿歌唱者的样子。查理心中叹息：教会当中这种滥竽充数，不学无术的人又有多少呢。他能说什么呢，他走过去拍拍教士的肩膀：

“好教士，多谢你的歌唱和努力。”

赏了他一磅银子。

查理在监视着教士们的行动，他不想因一个教士而向教皇问罪，但这些教士的活动给教会和王国的关系上抹上的是一些阴暗。

教皇也很明智，承认教士的某些欺骗行为，不得不把那些贯于行骗的教士召回罗马，处以流放和监禁，同时自我表白和讨好：

"如果我把别人送到你那里去，他们会象前一批人那样为邪恶所蒙蔽，会欺骗陛下。您可以让手下的教士来我这里，以我的名义派出，也许会有效。"

随着教会势力的扩大，逐渐深入到了社会基层，教会的收入也增多了——他们主要靠人们的捐献。

高卢教会的黄金时期是在法兰克人信奉了基督教以后方出现的。当时国王们彼此竞赛，看看谁给教会捐的土地、金钱、珠宝及教会用具最多。攀比的心理，使得教会财产充斥教堂，他们都认为不断捐献财物才能表明自己的真诚，方能得到上帝的宠爱。

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希尔佩里克痛心疾首：

"看，我们的国库变得多么空虚！我们的所

有财物，都流进教堂了！”

他的呐喊并没有唤醒狂热的人们。神奇地治好了某一种病症，实现了一种宿愿，避免了一场危险，人们都把功劳拥给了教堂，给那个发了慈悲的教堂捐物捐钱。

在上下层的居民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向教会捐献可以赎罪。于是经常性的施舍更加必要了。

教会十分得意。大量的财富从向国王捐献转向了教会，国库显得荒凉了。

教民自愿捐献财物的数量之丰与作为臣民被迫交纳的租税的贫乏形成了明显的对比。教皇在这方面又胜利了。他还有免税的特权。

金银财宝对那些苦行潜修、过着禁欲生活的教士们具有挡不住的诱惑。

金钱的气味和肃穆的教堂气氛多么不协调。

这些教士们为了获得财宝不择手段。在阿亨修建教堂时，查理请来了世界各地的建筑师和工匠。主管这件事的主教利用这个机会发了一大笔财。他允许凡是交出足够的金钱的人都回家去，无钱的人负担劳役。正是依靠这种卑鄙

的诡计，主教聚集了大量的金、银和绸缎袍服。

富裕的氛围必然引起了教士们道德品行的堕落，他们过着比宫廷还奢侈的生活，不断向来访者显示着他们的豪富和荣耀。连查理大帝的宫廷宴会和礼仪都逊色不少。

查理面对着教会的这一切表现，只能口头地指责他们：

“你们引诱人去发伪誓，造假证件，作为掠夺财富的借口……，虽然你们代表着圣洁，却做着一件又一件肮脏的事。”

查理只能间接地控制教会来发泄自己对教会的不满。他操纵着主教的命运。主教、修道院长由他任命，宗教会议由他主持，教会的决议由他颁布。

他对教皇也毫不例外，同样推行王权至上的政策。

伦巴德人被征服后，查理没有直接把领土归还给教皇，而是自己做起了伦巴德国王。他仅仅承认了丕平献土这段历史记忆。不久教皇又要求伦巴德人在意大利所占领的全部土地归还教皇。查理执意不肯，781 年双方重新签订协议，正式划定教皇领土的范围：

罗马公爵领地、拉温那总督区、彭达波利斯等城市，教皇拥有这些领土的君权。但查理以“罗马国公”的资格，拥有教皇领土上的司法审判权。

如果说，754年丕平与教皇的克尔西协定为教皇国的最早文献，那么查理与阿德里安教皇的这个协定是教皇国历史上最有权威的协定，它保证了相当一段时期教皇领土的稳定性。

查理并没有让步，只不过是安抚一下教皇的情绪，他对教皇的这片土地拥有最高统治权，教皇仍是自己手下的一个封臣。

所以教皇也知道自己的一切都来自于法兰克王国給他提供的一个安定的乐土，事事还要仰仗别人。他们的行事往往还要看查理的脸色而来。

795年，利奥三世当选为教皇。他一直等到查理正式批准才上任。

一上任，他就采取了乖巧聪明的做法，立即把查理最为关心的象征着教皇领土主权的罗马旗和彼得钥匙交给了查理，并以查理的年号作为教皇文书的纪年。

他要和皇帝融洽相处，不惜破坏教义来顺

从查理的心意，从而消除他的疑忌之心，获得他的好感。

查理和教皇是心照不宣。

8世纪已走到了尽头，查理和教皇合伙做了一件不同凡响的大事——

利奥三世登上了教皇宝座，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圣彼得把生命赐给教皇利奥，把胜利送给国王查理。"当他把帝国的皇冠套在查理头上时，查理却表现出了某种反感。后来的历史学家们纷纷猜测

利奥继任教皇之后，为了报答查理的支持，他便为查理大造舆论。他的行动引起了本来就对查理干扰教皇、控制教会不满的罗马贵族的抗议。

他们攻击教皇不配做上帝的代言人，其平庸和无能的品格只能献媚。

799年4月25日，这些反对者冲击了教皇官邸，逮捕了利奥，送进了修道院，扬言要挖掉他的双眼，以谢基督神灵。

从某种感情上，教皇们一直把拜占庭当做

自己的保护者，这毕竟是有传统渊源的。法兰克王国也毕竟是外来户，是西罗马帝国的敌人。每次遇到危险，他们总是先想到君士坦丁堡的君主们。利奥这次也不例外。他认为罗马人与自己的事由应罗马人的皇帝来解决。法兰克人一旦插手，更让自己有口难辩。作为基督教的信徒，没有国界的限制，但世俗权力，尤其是国与国之间的政治，是非常敏感的。

他暗中派仆人悄悄到了君士坦丁堡，皇帝伊琳娜给了一个令他心凉的答复：

"教皇有独立的王国，其地位在我的国家之上，还用我们这区区小国帮助？"

教皇明白，拜占庭在报复他和法兰克王国的关系密切。

教皇只有再谋出路。他只有再次麻烦西北方的那个不太好应付的查理了。

他只身逃出了修道院，跑到了查理的行宫来求救。他没有了昔日的尊严，蓬头垢面，衣衫褴衫，已成为孤家寡人了。

查理出于礼节，在帕德博恩城中隆重地接待了他。利奥感到心灵上的一种安慰和一丝温暖。他看到了重返罗马的希望。

尽管查理正忙于萨克森的战争，但形势紧张，他理应切实担负起保护封臣的责任。

同时，查理几十年的征战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家，他的国家不应再使用一个平平常常的有蛮族味道的国名了，名应符实。教皇的认可，虽然是形式上的，但也是必要的。现在机会来了。他答应了教皇的要求。

800 年 12 月，查理亲自率领军队护送教皇回到了罗马，平息了这场纠纷。利奥重新被扶上了教皇的宝座。

查理俨然以世界之首的身分来到罗马。但他的战绩的确令敌手寒心。查理去了后患之忧，便把那些反对教皇的人统统抓到了圣彼得大教堂。

利奥的威风又从修道院里拾起了，他拿着福音书，举在头上，当着查理和他的骑士的面，发誓道：

“在最后审判那天，我是会得到上帝的应许的，我从来没有犯过别人诬控我的罪行。”

犯人们也纷纷为自己辩解，没有迫害教皇。

但这没有得到查理的宽恕，全部的犯人不是处以死刑，就是终身禁锢……

利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他知道他的一切都是查理给的，他要以涌泉报那滴水之恩。

12 月 25 日，圣诞节热热闹闹地降临在罗马城了。今天的祈祷更为隆重。

查理和利奥并肩走入了圣彼得大教堂。教堂内，香烛吐着芬芳，蜡烛跳跃着欢乐，圣乐悠扬地回荡着。

查理望着那受难的基督像，沉浸在弥撒的庄严之中……

突然，弥撒仪式中断了，利奥大踏步地走到查理面前，把一顶西罗马皇帝的金冠戴在查理头上。参加仪式的基督徒们齐声高呼：

“上帝以西罗马皇帝的金冠授予查理，查理就是伟大和平之罗马皇帝和罗马教皇的保护人。”

西罗马帝在灭亡了 300 多年以后，又一个“罗马人的帝国”在原来的废墟上建立起来了。只不过皇帝不是罗马人，而是一度灭亡罗马的日耳曼血统。

查理不再只是法兰克国王了，而是西方的主宰了。当时只有少数基督教小国——南意大

利公国和盎格鲁—萨克森英格兰诸王国不在他的管辖之下，查理曼的政治权势已延伸到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

这个称号是对其巨大的军功成就的承认和褒扬。

这场戏剧性举动，不啻使中断 324 年的罗马帝国又在西方重建起来，而又是 751 年法兰克—教皇联盟的最终完成。

教皇利奥想给查理一个惊喜，但他的做法却没有收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使查理感到了突兀。他并不需要所授予的尊贵荣誉，他对“皇帝”、“奥古斯都”的称号有很强烈的反感。

他对教皇并没有表示感激。他看到的是这件事背后的东西——

他的皇帝称号，会使拜占庭的罗马人感到脸上无光，而燃起比以往更嫉妒的火焰，会对法兰克王国产生危害行动。

当初查理在接见拜占庭使臣时知道，他们的君主愿意成为他的忠实朋友，但如今只能增大裂痕。

查理后悔了：

“如果知道教皇的策谋，就不会在那天涉足

教堂，尽管那是一个伟大的节日。”

于是为了这一个神秘而有趣的问题，历史学们开始了你我之间的商榷——这件事是中世纪的一件大事。查理有至高权力，若非所愿，加冕大典怎能实现；也许是他宫廷的学士，向往着帝国的迷梦，有可能是他们怂恿主子，……

可能性最大的是800年查理曼帝位的加冕与751年矮子丕平王位加冕一样，代表着教皇利益和加洛林家族利益的结合。

他有着庞大的国土、优良的军队、雄厚的物质基础……他的国家具备了帝国的素质，但他一直没能够达到与拜占庭皇帝相媲美的地位。

794年，他放弃了与廷臣经常出巡社会各阶层的日耳曼王室传统，而在亚琛建立起了永久性的都城。他想创建自己的“君士坦丁堡”，完全按照拜占庭款式建筑宫殿，这一切都寄托了他的心思。他也要当皇帝，效仿拜占庭。

也许教皇利奥主动给查理加冕，不仅仅是为了报恩，而是想趁“加冕”之机重新得到一些落到权势显赫的查理手中的独立权。加洛林家族成了帝国的主宰不要紧，反正背上已被教皇打上了“罗马制造”的印戳。教会想把查理及其

继承人视为大管家。

这也许正是查理所最忌讳的，尽管在信仰上他是上帝的信奉者，但他在自己的帝国上始终想摆脱教会影响的影子。

查理尊敬教皇，却不愿附属于教皇。

他蓄意保持“法兰克及伦巴德国王”的尊称及“皇帝”的新称号。当立其子为王时，查理曼摒弃教皇，亲自主持神圣仪式。他也想要他的子孙、他的帝国在世俗权上独立开来。

从丕平时代，加洛林—教皇间的温和关系一直保持着，斗争在查理曼时也没有表面化。但教皇在查理的柔情拥抱中，已经达到了窒息的地步了。

这次加冕开创了中世纪教皇为皇帝加冕的先例。它意味着皇帝权力来之于天主，受之于教皇，包含教皇权力高于皇帝的意思，埋下了教权与王权斗争的种子。

查理大帝凭借武力拓展了疆域。他打着利用基督教解放异教的旗帜，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民族……

法兰克人作为日耳曼族中的第一支，放弃了诸神崇拜，率先跳入上帝的怀抱。

他举着十字架打败了挥动弯月旗的伊斯兰教徒……

奉异教的萨克森人在军事和宗教的双重扼制下，接受了查理的领导。一个半世纪以后，信仰基督教的萨克森人治理着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孕育着重要的文学艺术复苏，从而丰富了10世纪基督教世界的文化。

教皇为丕平及查理曼举行的涂油仪式，赋予加洛林王朝以神圣的、教士般的气质。

查理利用他的无上权威，不仅统治着国家政治机构，也控制着帝国教会。

受纯洁基督教义并使基督教规条理化的责任感的驱使，他在加洛林教会中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教皇。

他的一个伟大观念——让欧洲包括在基督教视野之内，虽没完全实现，但已经是震动欧洲了。

他对教皇的态度是稳定中有变幻，变幻之中又有定式，让教皇在诚惶诚恐中接受他的领导。

在西欧，没有一个罗马教皇领导的基督教世界，而有一个查理统治的基督教大帝国。

是查理给了教皇一片自由的支配地，开启了教皇国的奠基礼，是查理完成并巩固了与教皇的联盟，也是查理埋下了教皇与王权争斗的祸根。

他抓住了基督教，是抓住了西罗马帝国文明的一条主轴。

基督教的得势与恢复，成了“加洛林文艺复兴”时代的主线。

知识的复苏，随着查理对教会的关注，以及对基督教文化的关注开始了。

查理在“黑暗时代”里点亮了罗马文明复兴的第一盏灯。

第九章　短暂的复兴

——重整旗鼓的西欧

查理作为一个军事家是成功的。在他的对侵略者的童稚都要“用刀剑来量过”、超过尺寸就砍头的血腥镇压中，在他的教士们的轻歌柔声下，一个个民族臣服了。

他的帝国崛起了。

这样一个庞大而笨重的国家，在西欧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查理的意想中，他的帝国应当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

但他知道，自己帝国的根底是一个处于四分五裂混战状态的西欧，这儿古典文化的传统呻吟在每个角落，罗马帝国遗留下的行政司法制度被破坏殆尽。一度日耳曼国王们昏庸无知，缺乏最低的政府责任感，把王国看做私有庄园，或经营或转让仅凭自己的一时之念。

他们成功地把无政府状态和暴政两种最丑恶的东西结为一体，而取代了罗马行政传统。

他们不对西欧加以治理，送给西欧的仅有两种东西：混乱和贫困。

教会则致力于慈善施舍，宣扬“顺从”美德，着意填补着君王们造成的空白。但它不适应混乱的局面。原来限于城镇和修院的组织随着它们的消失，而走向了农村。8世纪以后，乡村教区成为西方教会的特征。

农村生活愚昧贫乏，政治上和精神上一无所有。

西欧的文化生活，同经济和政治生活一样落后。那些能验证当时知识水平的学者们的大作，充满了怪异、迷信和奇想……

罗马的农田荒芜了。西欧的人口在锐减……

偏安的拜占庭的温文尔雅和西欧的愚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拜占庭作为真正罗马帝国的符号却不能超出以往帝国的阴暗的专制统治，它的活力被它的冷漠的保守性冲淡着，它已为这场灾难所压倒，而在暗自庆幸自己免于灭亡的命运。它想的就是保住这份家业，而无意于

去创造，去恢复罗马帝国的荣誉了。

查理·马特尔、丕平都忙于加洛林王朝的奠基，没有精力去设想重建西欧的宏伟计划。

查理大帝要改变这一切，他不想让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个物质富有、精神贫乏的低能儿。文治武功，重振罗马雄风，是他的一生追求。现在军事的力量已创造了奇迹，要他做的是如何修饰这帝国的形象……

查理很自信，西欧在他这个蛮族人皇帝的手中一样能捕捉到那倾倒世界的罗马文明的气息，罗马的风度。

“五月校场”——法兰克民众大会在伏姆斯、亚琛、日尔瓦等城市的广场轮流召开。查理大帝彬彬有礼，向显要致意，与少见面的交谈，对长者表示敬意，和年轻人一起嬉乐……全然一个绅士皇帝。他的勇猛，他的残忍，化作淡淡的笑意，缕缕的条文，写进了敕令，刮遍了帝国

法兰克王国的统治方式保留着蛮族王国的许多传统。法兰克人作为日耳曼族中较为先进

的一支开始没有进行政府的调整。

丕平仅仅成了一个更替王朝的跳板，他手中的权力没有改变原来的传统。

法兰克王国的统治方式是国王和法兰克人的贵族形成上层的统治集团。每年的5月，国王查理召开由各地贵族率部参加的法兰克民众大会，来讨论国家的重大事务。

国王的权力是放纵式的，赤裸裸的，他拥有最广大的领地和最充裕的收入。

查理明白要统治这样一个幅员广大、部族纷杂的帝国，必须从每个臣民开始，同时借助于罗马教会这个最有力的工具。

他向全国境内的12岁以上的男子发出命令，要求他们必须向皇帝宣誓效忠，每个人必须有正确的基督教信仰，尊重国王的财产和权威，尊重教会，保护孤寡，尊重法律……

尽管他未能阻止其宫廷内充斥着情妇和其他不体面的人物，作为一个为基督文化奋斗的基督徒，他还是很爱教会的——教会能给他统治帝国的力量和手段。

查理极力改变着教会组织管理松弛、丑事层出不穷、教士水平极低的状况。他把军事的进

攻当做传教的开路者，铲除异教，统一人们的信仰。

他操纵了罗马教会与拜占庭教会的教义之争，制订了“加洛林书”，规定了罗马教会的教义和仪式。

历任教皇在不满的叹息中，遵循着查理的摆布。帝国境内，查理派出巡按使，检查并监督教会的举止。21个大主教区散落在帝国各处，教堂更是无处不有。遍布欧洲的严密教阶组织从此开始形成。

查理的设想是以教安民心，以法治理国家。治国可是教义所不能办到的。

庞大的帝国内，部族错杂。虽然信仰归于一统，但各部族都有自己的传统习惯法——迷信的“神裁法”、野蛮的决斗、血亲复仇、宣誓定案……，不一而足。它们的有效存在将是对查理权力的一种挑战。

查理决心整顿这种状况，修改不合理的法律，司法审判要公正无私，不允许贪赃枉法。同时建立了十二人陪审团制度。任何受到不公正判决的人，有权一直上诉到皇帝面前。查理显示了高度的责任感。

这些具有超时代性的原则，未能在查理的有生之年产生效果，却为形成中世纪各族间的“普统法”体系奠定了基础，宛如那通行西欧的罗马法一样。

那块近似罗马帝国版图的查理曼帝国，被查理划分为300～600个之多的伯爵辖区，在边疆设立了较大的边防区。巴伐利亚、阿奎丹、本内文图姆等拥有更大军事权力者，首领被封为公爵的称号。

为了这庞大帝国的正常运转，也为了避免闭目塞听，查理国王便设立了巡按使团，每个使团由伯爵和主教来组成，有时皇帝亲自巡行，以便监督各地官员和教会。

查理也过着游牧式的生活，每到一处由各庄园提供整个宫廷的需要。帝国内建满了他的行宫。他的突然“袭击”，往往令地方官和主教措手不及。

直到帝国建立，定都亚琛以后，他的流动的政府机关，才得安顿，坐镇指挥而发号施令了。

他勤于政事，为国事睡眠也得不到保证。

当他早晨穿靴子和衣服时，便听取大臣的报告，清理文件了。

在那攀比奢侈的统治阶层中，查理是比较节约的，他知道创业的艰难，他对贵族的浪费和享受是极为痛恨的——

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天气，查理穿着值不了几文的羊皮衣服和那些身着山鸡皮和绸缎、或者用孔雀羽毛制的袍服，或貂皮袍子的贵族们一起去打猎。他们的衣服遭到树枝、荆棘、蒺藜的撕挂，挨到雨水的淋浇，上面溅满了动物的鲜血，十分狼狈。

查理看到这种情景，诡诈地说："谁也不许在睡觉之前脱衣服。"

伺候查理睡后，贵族在瑟瑟发抖中脱掉抽缩皱褶的衣服，已经不能再穿。廷臣们长吁短叹，惋惜一天之内损失了这么多钱。

第二天，国王传来命令：穿着昨天的衣服去见国王。

查理看到他们的样子，说道："你们的财富可以用来赎救你们的灵魂的。金银珠宝会引火烧身的。你们不应贪图于享乐，而应以战死沙场为满足。自从我们的国家安定下来以后，你们都在追求虚荣和享受。我听说有一个主教竟然花了大批的银子从犹太商人手中买了一只体内填

满各种香料的假耗子，而竟以为获得了奇珍异宝，真是可悲。你们应当帮助穷人，而不要再追求那浮华而无用的东西了。你们那些高贵的衣服能比得上我的羊皮衣服有用吗？”

查理的仆人拿过了那件昨天穿的衣服，虽然丑陋不堪，却非常结实。

这些贵族无地自容，深深地埋下了神气的脸……

查理自己的衬衣、衬裤是用麻布做的，保持着法兰克人的特色。除了在重大节日和事件中，他才愿意穿些美观的外国衣服。

他痛恨整天酩酊醉态的人，平日只吃四道菜，他爱吃猎获的野兽的肉……

他就是这样以身作则，勤俭持国。

为了管理经济混乱的庄园，他颁布了长达70多条的《庄园敕令》。

那曾经荒芜过的罗马农田在这里整理成型，推行轮作制和三圃制，土地重新生长起滚滚的麦浪，飘香的果树……重新燃起西欧那曾熄灭过的希望。

加冕的查理已是花甲之年，身体开始发胖，但他却以惊人的精力经营着这片土地。

他要以无上的权威，来梳理杂乱无章的西欧政治局面；

他要建立自己的政治体系——脱离了罗马帝国的阴影和法兰克王国传统政治的辐射，而又具有罗马帝国的风韵。

政治上和军事上一样，他一生都在努力地去实现……

权势是诱人的，它可以令人飞黄腾达，可以令人鬼迷心窍……它的背后是血，是泪，是勾心斗角，是落井下石。查理从被废的儿子那里得到启示：要想种好花园里的花，就得把那些杂草除去

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是智力上的，或是情感上的。人与人的区别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哲人说过一句至理名言："人是政治动物。"他是在说人类在无限的欲望中，都有对权力要求的冲动。

他们追求到物质享乐后，便去追逐权力和荣誉。在他们看来，上帝之所以那样快乐，因为"王国、权力和荣誉"都是他的。

于是社会合作出现了危机，他们为了权势的争夺，开始杀人，放火……，不要道德的约束，没有良心的谴责。

“狐狸般的狡猾，狮子般的凶残”成为政坛箴言。

查理大帝，他拥有西欧，拥有基督教世界，他的一举一动，足以令世界颤抖。

他是“法兰克及伦巴德国王”，他是“罗马国公”，他是基督世界的护持者，他是“罗马人的皇帝”，……

他有军事权力，足以血流千里，缟素天下；

他有政治权力，独裁专制，具有法律效力；

他有宣传权力，他掌握着人们的思想，人们的精神生活……

他可以让随心所欲满足个人的好恶……

于是东方的拜占庭在嫉恨他，他使它不能回“家”探亲。

被征服的民族嫉妒憎恨他，他剥夺了他们的自由。

教会也在暗中诅咒他，他的手伸得太长，揽得太宽了。

他的廷臣们妒嫉他，他们在他的权力之下

无时不战战兢兢，抬不起头来。

他的儿子也起来反对他，他想早日登上权力炙手的帝国宝座。查理很痛心……

查理有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家。他有18个孩子，但只有8个是合法的，基督教会对这位皇帝的一夫多妻式的道德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查理有闲暇时间时，便和孩子们一块儿吃饭，一块儿游戏。在王宫的草坪上，长子查理为他脱去外衣，三子路易为他取下佩剑。6个女儿环抱着他，为他端来面包、酒、苹果，阿尔昆在旁边和他讨论着信件，艾因哈德忙得象个蚂蚁搬运着大本大本的书籍。万马争杀的空隙，享受一下家庭的温馨是惬意的。女儿为其唱歌，儿子们为其舞剑……

他喜欢自己的女儿，她们一个个都很漂亮，但他却不让她们出嫁。作为安慰，她们就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生了几个私生子。查理对此却一笑了之。

他更爱自己的儿子们。他知道，孩子们将是自己的继承者，将是帝国的希望。

他尽心尽力地培养他们，希望他们能担起

帝国的大任。

他让儿子们经常参与国家事务和战争。让他们去独立操作，担任占领区长官。

次子丕平做了弗利乌利公国的国王，他指挥了对阿瓦尔人的许多战争。

长子查理，指挥了对波希米亚和卢内堡的战争……

他要锻炼他们的政治品格、军事胆略和处理政事的能力……

他曾夸下海口，只要他的任何一个子孙能够长到刀剑那样高的话，他就应当治理法兰克人，也治理整个的日耳曼。

但为了那早晚属于他们的权力，他的儿子却在背后图谋他。

那是在对斯拉夫人的战斗中，查理从边境回到了本国。

他有一个由他的侍妾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丕平。

他看到查理正忙于对外的战事，认为这可是他获得权力、阴谋反叛的好机会。于是他与一些人密谋，准备在圣彼得教堂聚会秘密害死查理。

他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哪知道在祭坛之下有偷听的人——一位教士。

这位教士听到他们的计划十分震惊，一种为国王效忠的义务感油然而生。现在只有他才能让国王躲过这一难了……

他冲进了王宫，急急叩响了查理的房门。

侍女们看到他那汗流浃背的样子，以为是个疯子，拒绝他的觐见。查理知道，半夜来见，定有要事相告，很有礼貌地接见了他。

教士气喘吁吁：

"陛……下，有人要造反。我真不愿说出他的名字，他竟是王子丕平……"

查理半信半疑的态度被那教士满面的焦灼改变了。天亮后，查理就把那些密谋者统统逮捕，那些密谋者罪有应得地被判处流放或其他刑罪。

矮小而佝偻的丕平本人痛遭鞭笞，剪去长发，被送进了圣高尔修道院。查理让清贫和拘束来磨练他，以让他进行自我反省作为惩罚。

一事刚平，又起一事。法兰克的一些贵族趁着查理心烦意乱的时候纷纷图谋作乱，反对国王。查理知道他们的要求，查理想的是和平解决

这些事。只要他们放下武器，仍然向他效忠，他是愿意不计前仇的。

但贵族们的态度使查理很难下台，这时查理忽然想到了被废的儿子丕平，何不问问他的意见，也许他的感受有助于解决这件事。

圣高尔修道院，帝国领土上最为清贫和严格的“禁欲所”。丕平正用一把锄头挖野草，让那有用的植物长出来。

使者们说明了来意，昔日的王子叹了一口气：

“要是父王认为我的意见值得采纳的话，他就不应该这样苛刻地对待我了。我没意见给他。去，就告诉他你们看见我在干什么。”

使者莫名其妙，丕平含怒道：

“看不到吗？我在掘除无用的野生物，好使有价值的植物得以更自由地成长。’”

使者们怏怏而回，查理问道：

“他怎么说？”

使者说：

“我们发现他坐在凳子上，用锄头掘掉杂草。当我们告诉他此行的目的之后，尽管苦苦哀求，也未得到他的答复，他让我们带给陛下一句

话：‘我在掘除无用的野生物，好使有价值的植物得以更自由地成长。’”

查理摸摸耳朵，擤擤鼻孔，恍然大悟：

“好，你们带来了一个很好的答复。你们想过没有，美丽的花园里，长满了杂草，花园就显得不美了，那我们就去除掉杂草。”

查理从那句平淡无奇的话中听出了杀机，听出了最好的对叛臣处置的手段——杀！他曾对征服地区的叛乱毫不犹豫地采取了镇压的手段，此前他对叛臣的优柔只不过是顾虑国内会大乱。现在他不再徘徊了，只有把阴谋者从人世间除掉，才能更好地为忠顺的臣民腾出发展的余地。

他的政敌被残酷地处治了，挖掉双眼，砍断肢体，被送上绞刑架……

他的对外征战要让国境线不起狼烟；

他的对内镇压是决不能让后院起火。

但他毕竟是年纪大了，身体虚弱，又有老病侵寻，他感到了力不从心，虽然还按老习惯仍到距宫殿不远的地方去打猎。

他应当安度晚年了。他象戴克里先一样看到庞大的帝国太笨重了，而不能有效地防御外

来的入侵，于是他决定把帝国一分为三，交给他的三个儿子，封长子查理为勃艮第王，次子丕平为意大利王，三子路易为阿奎达尼亚王。这种决定已在预示着帝国在未来的分裂了。

查理的设想是从防御和军事的角度来考虑的，各自为一单位，十分灵活机动，必要时又可以联手出击，共御强敌。但一旦分开，那向心力就会完全丧失了，他们都会自保其事而不顾兄弟的事的。查理在两害之中就其轻，可算是用心良苦。

但长子与次子分别于 811 年和 810 年都先查理而去世。这无疑给查理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们的早逝却无意中避免了查理曼帝国的过早分裂，而在他的三子路易手中又延续了 30 多年。

他的财产未能被自己的子女们全部继承。

812 年，查理再次立下遗嘱，当着朋友和大臣们的面，把财富、金钱、袍服和全部其他动产分为三份。

文件中写到：

最光荣、最虔诚的君王查理大帝在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降世以后的第八百十一年、他

统治法兰克的第四十三年、他统治意大利的第三十六年、帝国成立后的第十一年，以全能的上帝、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订立分赠文书如次：为了明智的和宗教的理由，他把当日御库中所贮的金银珠宝加以分配。首先保证由他自己的财富适当地发放些布施。同时让他的继承人可以清楚地、无任何怀疑地了解什么东西应当属于他们，从而避免不必要的争执。为此把财产分为三份，再把其中二份划分为21份。

21份分给21个大主教管辖的城市，罗马、米兰、里昂、阿尔、都尔、布尔日等都获得了查理的赏赐。

那份未分赠的留给他的三子路易。

在他的财富中，有三块银子，一块金子。那块正方形的、印有君士坦丁堡地图的银子连同其他赠礼送与罗马，那块圆形的，上面镌有罗马城图画的，送给拉文纳主教管区。第三块银子由三个圆的形体组成，上有精巧细致的世界地图，留给了路易。

查理想用财富的吸引力来换取帝国各地区对他的感恩；

查理想用财富为儿子路易换取支持；

查理想用财富为帝国换来安宁与和平……

他很害怕，一旦他死了，帝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凭借自己的权威的延伸性，他想尽快地树立起儿子路易在帝国的形象。

813年，查理把儿子路易从阿奎丹召回来，庄严地召集了一次大会，讨论王位继承问题。取得大家同意，路易与自己共同治理国家。

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盛大的典礼由查理亲自主持。

本来应当由教皇亲自授予皇冠，才更能显示它的神圣性。但查理已对教皇给自己加冕反感了，他不想让教皇再染指和控制自己的儿子。他要向大臣和教会证明，权力是他传给儿子的，决不是上帝的恩赐，也决不是跪在上帝面前发几句伪誓就能获得的。

儿子的权利应是独立的，至高无上的。查理避开了教皇的加入。

路易跪在父亲面前，查理手捧皇冠，向他祝福：

"赞美你，我主上帝，使我的儿子能坐上我的宝座。"

然后，他把皇冠加在路易头上，一个新皇帝和“奥古斯都”又诞生了。举朝文武都献上了祝贺。

路易的尊严和声明在一霎那间提高了许多，他君临的将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查理曼帝国。

查理仿佛了结了最后的心愿。他的帝国表面上是蒸蒸日上的，不但在欧洲，而且在亚洲都有无穷的辐射力。

查理知道，帝国的威望，不能仅仅靠军事的手段获得，尤其是那遥遥的国度；

传播自己的伟名，还要凭借外交使节的千里一线牵。那在水一方的国度，那几度相识的国度……

查理，一位外交上的能手，他应付了颇有特色的称为具有外交艺术性的拜占庭的外交，他应付了波斯人的手腕——他们曾打过一仗。

查理，纵横捭阖，给中世纪的外交添上了成功的一笔……

远交近攻，一个明智而实用的原则，查理掌握得十分巧妙。他血染疆场，换得辽阔的疆域；而在没有战火的外交舞台上，他获得的是绵长的友谊和国际的承认。于是有人怂恿拜占庭女皇伊林娜和查理结婚，完成帝国的统一；波斯国王送来了自己仅有的一头大象，大不列颠的国王和查理成了亲戚

查理曼帝国的霸主地位在西欧是尽人皆知，难以动摇的。作为弱肉强食时代的强者，他的外交有着坚实的后盾——武力。弱小的国家在他的国家的狰狞面目面前，早已是魂飞天外了，在外交上甘称人臣和附庸。查理用武力带来的间接效应是巨大的。

但欧洲总的来说还应算有两个大国——拜占庭和查理曼帝国。

东罗马帝国作为衰落的代表被野蛮人赶到了欧洲的边缘。它没有和蛮族决战而获得在西欧的地位，因为它自知无能为力。但法兰克王国在西欧的所向无敌也引起了它的强烈不满和嫉

妒。

两者之间，战争与交往交相更替。

拜占庭的武力是弱小的，于是外交成了它的一种统治手段。

在拜占庭的周围居住的是一些蛮族部落，他们的游动性给东罗马帝国以很大的威胁。为此，拜占庭搜集这些部落的风俗习惯、彼此关系、贸易往来、军事力量，据此制订有效的外交政策。

最为简单而又温和的政策就是收买这些部落的首领。

拜占庭对那些颇有力量的部落则采用离间计，挑起他们的内讧，自我削弱。这种政策到了查士丁尼时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拜占庭为显示帝国的强威，避免暴露自己的弱点，外国的使节在边境就受到迎接。在护送贵宾的名义下，政府便派出了密探监视使节。

对于法兰克王国——这个占据了自己兄弟的国家的敌人，拜占庭人虽然心怀忌惮，但在外交上他们自信完全可以战胜查理，通过外交的艺术性，就可以保持自己独尊的地位。

于是拜占庭的皇帝们懒洋洋地，以漫不经

心和傲慢的态度掩饰着心中的不安，和查理派出的使节交谈着。

这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拜占庭皇帝端坐在御座上。他面前有一棵金树，金色的小鸟在上面叽叽喳喳地叫着。

查理从萨克森战场上派出的使者坐在一侧。他们已经经历了千辛万苦方才到达君士坦丁堡，但一到这里便被监视起来，送进宾馆。他们不允许随便走动，象是进了俘虏营。

他们在宾馆住了许久，才被允许去觐见皇帝。使节的尊严在拜占庭的领土上是找不到的。

使者躬身献上了查理的书信以及本国的特产，方才开始了正式的会谈。

拜占庭皇帝对查理的使节是不欢迎的。他以长者的口气询问了查理国家的情况。最后夸下海口说可以提供查理所要的一切，萨克森人的事只是小菜一碟。绝妙的外交辞令。他要镇住使者和远在千里之外的查理。

皇帝最后让使者参观自己的军队。一支部队不断更换服装和武器，从使者面前走过，来炫耀他的军事力量。

拜占庭的外交艺术特色在这个过程中得到

了完美的体现。

查理对它的这套手法只是淡淡地一笑……

对这样的国家只能以牙还牙，让它知道一下，西方的法兰克王国在外交上也不逊色。

作为能和平相处的一种手段，拜占庭虽有十足的傲气，但它还是追求形式的，他们也派遣了去法兰克的使节。它的使节也尝到了“人在房檐下，怎能不低头”的难堪滋味。

拜占庭的使臣们被人引到山脉和沙漠中间兜起了圈子，可算是历尽辛苦，精疲力尽。

这并没有让他们免于更难堪的羞辱。

在去见查理的路途中，法兰克人做了许多恶作剧，来整治神气的拜占庭使节。

一位平民坐上高高的宝座，使臣们伏地便拜，以为终于看到了查理；

宫伯主持的贵族集会被他们当作是皇帝在开议政会议，更是俯伏在地。他们再也不能忍受这种折腾了……

查理站在王宫城堡上，从窗户里看着狼狈不堪的使节，心满意足地笑了。

使节在惊恐中，已是晕头转向了。他们国家的外交技巧，被别人运用得如此娴熟……

查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还是卓有成效的。

查理虽对拜占庭进行了整治，但绝不想去激惹这样一个强敌，尤其是自己的疆界和它的领土越来越邻近，和睦相处、相安无事是最理想的。

查理对这些使臣仍待之以礼，表示愿意和他们的君主结成忠实的朋友，两国做亲密的朋友……

查理做过努力，他不止一次地叫喊过："啊！但愿我们之间没有那个池子。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共同享有东方的财富了。"

拜占庭也想让查理和他们的女皇结婚，使东西方两个基督教国家联合，共同遏止伊斯兰教帝国的发展。但这遭到了教皇的极力反对，他要在西方树立一支摆脱拜占庭的旧传统的力量，怎能让他们联合呢？

这些努力并不能掩盖二国间的军事冲突。查理夺取了亚得里亚海的威尼斯，把拜占庭打得好苦。拜占庭皇帝则坚决拒绝承认他的"罗马人的皇帝"的合法地位，这也令查理耿耿于怀……

军事的对峙只能扩大两国的裂痕和敌对情绪，二者的心愿都难以如愿。最后还是外交解决了这个难题。

两国坐在同一席位上。查理放弃了占领的大片领土。拜占庭则承认了查理的西欧皇帝的称号。

查理直到812年才得到拜占庭的承认，这是查理外交上的一大胜利，查理成了基督世界的共主。

查理在外交上亦是狡诈与诚恳并用的。对于那些真诚地来通信修好的，查理总是以礼相待，诚恳交往。

波斯帝国，虽然属于一个威震全球的种族，但它也派来了使臣。

经过一年的风风雨雨，使臣方才到了查理的住所。

这又是一个复活节。在这样重要的节日里，查理亲切地接见了他们。

波斯使臣献上了众多的礼物：一头象、香料、香水、药材——东方的特产。

他们这些来自异域的异教人，用好奇的眼光审视着建造精美的大教堂，审视着西方的军

队和武器。

晚上，查理邀请他们一道参加盛大的宴会。

波斯的使节举着杯子，借着啤酒的酒劲，走到查理面前：

“陛下，您的权威诚然很大，但比起流传于东方各国的报道来却要小得多。”

查理一愣，戏谑地说道：“孩子们，何出此言？”

使者不慌不忙，讲述了自己一路所遇到的事情：

“我们波斯人以及东方人对您的敬畏，超过了对爱奥尼亚海的波涛的恐惧。我们一路走来，所遇的臣民对您是倾心归附的。但就我们看来，您的大臣，尤其是贵族，除非在您的面前，对您是不尊重的。我们作为远客来到这里，请求给予一点帮助时，他们表现得并不友好。”

查理点点头……

不久，波斯使臣所经过的地方的伯爵和修道院长全部被罢黜。

作为对波斯帝国国王的敬意，查理回赠了西班牙马、猎狗、衣服等东西，并以最隆重的仪式把使节们礼送回国。

查理友好的行动牵起了和波斯国王之间的友谊红线，获得的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和平共处。

波斯国王感到这也是自己的一大收获，他也表示了自己的心情：“我亲爱的弟兄查理，是一位胆识过人的君王。但愿他国境上的省份不背叛他的帝国。我愿作为他的代表治理我的这片土地。当他派使节来这儿时，将会证实我的忠诚。”

那曾属于诗人描写的景象竟变成了现实：

“阿格尔之流，

迎帕提亚人之目；

底格里斯之波，

濯日耳曼人之足。”

于是两国的使臣自由地往来于帕提亚和日耳曼之间。

正是这样的情景，吸引了大不列颠国王。查理大帝的某个儿子娶了大不列颠的公主，两个国家成了盟国。

查理的帝国，开始随着外交范围的扩大，愈来愈多地为其它国家承认；

帝国的声誉，开始飘向世界各地；

关于帝国，关于帝国皇帝查理的传说，也在到处流传……

昔日罗马帝国席卷世界，以它的荣誉，它的财富，更重要的是以它的那富有魅力的文明。

查理建立起一个军事强国，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文化发达的帝国，这才真能抓住罗马帝国在西欧的神韵。

过眼烟云般的军功，怎能比得上重振西欧文明的风骚。

查理，为自己的"文艺复兴"时代，兢兢业业。

无知的深渊中，查理心急如焚：要有卖知识的该多好呀。这时宫外传来了叫卖声："快来呀！我们这儿出售知识。"查理欣喜若狂。他以身作则，带头学习起来。他成了黑暗中世纪的"普罗米修斯"

日耳曼民族选择西罗马帝国作为新的栖身之地，它想到的是帝国的虚弱和带有魅力的罗马文明。

东罗马帝国在继承了希腊和东方文化的基

础上创造了独特的拜占庭文明。它渴望恢复罗马帝国的版图和文明，因此努力地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地位，保持了西部欧亚大陆划分为三个文明圈子——拜占庭、伊斯兰和西方基督教世界。

相比之下，查理法兰克王国显得黯然失色，庞大的帝国总给人以荒芜的感觉。

罗马文明在暗暗啜泣。

教会一直是文化的载体和垄断者。他们培养的人，只要知道祈祷，能够用拉丁语读福音书和了解教会礼拜程序就可以了。于是教会成了知识的保存者：修辞仅仅是为了造就传教的辩才，逻辑学成了论证神学命题和驳斥异端的工具……

虽然古典文明以这种庸俗的形式存在着，但它要比没有教化的蛮人高出许多。教会保存知识仅仅是为了自私的目的，但它仍拥有一定的鼓舞、启示及教化的力量。

查理要做的是文治武功的皇帝。他从小没受到过教育，其宫廷中的贵族大部分是文盲。他感到这是帝国的一大缺憾，粗鲁的举止，愚昧的气氛，落后的习俗，不但和古罗马无法比拟，连

同时代的拜占庭、阿拉伯、印度和中国也赶不上。他要努力改变这一状况，使自己的宫廷成为知识的渊薮，使帝国披上发达文明的彩装。

法兰克的西北是不列颠，商贾往来很平常。一天，法兰克人的海岸来了两个苏格兰人，他们精通宗教和世俗之学。商人们都在人口聚集的地方陈列开自己的商品，开始了交易。这两个人没有什么商品。他们看到商人在吆喝，自己也喊了起来：

“嗨！谁需要知识，我们这儿有知识，谁需就快点来领取吧。”

人们以惊奇的眼光看着他们：这两个人一定是疯子或骗子。

他们喊破了嗓子，人们远远地看着他们，谁也不肯靠近，因为人们不知道“知识”是什么货色。

这两个人看到人们只注重商品的挑选，对自己的东西并不感兴趣，便灵机一动：

“谁买知识啊！快来呀，我们这出售知识。”

一群好奇的人围了上来。他们成了这两个人的宣传者，作为奇离趣事，到处传说。

不久，这件事传到了喜爱和追求知识的国

王查理的耳朵里。他立刻把他们请进了王宫。

查理和他们刚一交谈不久，就满意地点了点头。他们侃侃而谈，娓娓道来，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天文、地理……无所不及。查理大开眼界。

两人举止优雅，谈吐不凡，学识渊博，胸怀治国之道，是难得的学者。查理决定把他们留下来。两人满口答应：

“我们到这儿来就是要把知识传给那些配得上寻求它的人。我们不要任何代价，只要一个舒适的环境，及一些头脑聪明的人来学习。我们有饭吃，有衣穿就行了。”

他们的这种献身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查理。那个叫克利门特的人留在高卢，查理给他派出了许多男孩子，名门巨第、中等人家和寒门小户出身的都有。政府供应他们食物，并收拾了一些办学校的房子。另一位学者被送到了意大利，查理把帷维附近的奥古斯丁修道院赠送给他，在那儿打开文化传播的大门。

查理仿佛找到了建设自己国家文明的途径，他便在帝国内外大力搜求有学问的人才，英格兰人阿尔昆，意大利比萨的保罗，法兰克人艾

因哈德……一批批有学问的人才被请进王宫，和皇帝朝夕相处，成了必不可少的顾问和智囊团。

查理要让文明得以在西欧重新兴起，整个过程中带有他的思想意志的印记。他看到国内亟需建立学校，但专业师资异常缺乏，教会垄断了文教事业。只有寄希望于教会。因此他便设法强使国内天主教堂及修道院开办学校，以保存和传播古典——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知识："每一个主教区和修道院，应注重圣诗篇、乐谱、赞歌、年与季的计算及文法等教学，所用一切书籍必须周密审订。"

他的学校的任务由阿尔昆简明地规定。他在给查理大帝的信中写道：

"我努力从事各种工作，旨在为神圣上帝的教会培养更多的人才，并光大您的帝国政权。"但宗教的限制，连古代的一般学艺都难以复兴，更不要说有多大的进步了。

阿尔昆给查理大帝的儿子丕平写的课本成了当时的教材：

"什么是字母？是历史的卫兵。"

"什么是语言？是灵魂的叛徒。"

“什么是身体？是灵魂的住所。”

“什么是冬天？是夏天的被逐放者。”

“什么是春天？是大地的水彩画家。”

……

尽管这些知识显得平淡，只能点缀一下那落后的文明大花园，但查理却十分重视，他大力改革教学质量与数量，派人监督学校。有时便亲自到学校检查。

一次，查理利用远征间隙来到了克利门特所办的一所学校，看一看学校的效果怎么样。他给学生讲完话，没多问什么，便让学生们把他们写的文章和诗句拿给他看。

那些出身低下的孩子们的文章，文字清楚，语句通顺，哲理性极强，诗句优美动人，给人以清新的感觉。而那些出身高贵的学生的文章则十分庸俗拙劣。

他对优秀的学生赞赏地点点头：

“孩子们！因为你们执行了我的命令，听了我的话，一定会得到好处，我将赠给你们主教区和华丽的修道院，光荣属于你们。”

他从这些学生的身上看到希望。

接着他转向另外一群孩子，语气严厉而又

愤怒：

“你们这些少爷，这群超等的花花公子，你们仗着出身，仗着财产，竟敢违抗我的命令，只知道奢侈享受，游手好闲，吃喝玩乐。若不勤奋读书，用行动弥补你们的过失，你们永远也不会得到查理的恩宠。”

于是那些优秀者被转送到了礼拜堂。

他不仅表示对于推动学习要“不遗余力，全力以赴”，对下属提出了要求，应做到“思想虔诚，谈吐文雅，行为端正，语言流利”，而且还“以身作则，努力提倡”。

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虽然正确的行为比知识更重要，但是先有知识，后有行为。”只有正确地使用文字，才能学会正确的思想。

正是这种对知识的追求，以及无知在处理国务中带来的困扰，加上要繁荣自己国家的文化的使命感，让查理感到了“书到用时方恨少”，他虽然已年近花甲，仍乐于从头系统学习文化知识。

彼得·阿尔昆是他的宫廷老师。他不但学习基督教的文化，而且还学习古典文化的“自由

艺术”。

同时，他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们成为一个个寄生虫。他的孩子要具有继承帝国大业，并发扬光大的素质。

他让孩子们学习文艺诸科，请来专门的老师。儿子还要学习骑马、使用武器；女儿要学习毛纺技术，用心操运梭子和线杆，以免闲散享乐。

查理命令宫廷抄写员们认真搜集和抄写古拉丁文和希腊文手稿，形成了加洛林楷书。

他召集各地的能工巧匠，拆除了许多古代的建筑，模拟拜占庭的风格，修饰阿亨教堂和宫室。

一座座学校开始出现，西欧经过一段黑暗后又重见一丝光明。

他开创了君主尊重奖励学术为荣的好风气，对后来的欧洲君主有相当的影响。

他在学习外来文化的同时，也未数典忘祖。他采取措施丰富了日耳曼人的语言词汇，整理了蛮族古代的传说与歌谣……

于是查理的帝国中，文化领域内有了一点新的涌动：

贵族们开始读书写字了。

学校纷纷建立了。

抄写古书使得一部分文化遗产保存下来。

文学艺术得到相应的而又是微弱的发展。

为此，为一阵文明寂落后的一阵躁动，西方学者大肆宣染，这是“加洛林文艺复兴时代”，查理大帝是进入“黑暗时代”后，第一个点亮火把，照亮人们前进道路和历史方向的人。

但这并不能说是复兴古典文化。在当时的学者中没有人能够理解古典的学术思想，他们的思想和努力都受教会的束缚。他汲取古典文化中极少的部分，而这一点点也被认为是用于解释和深究基督教教义的工具。

阿尔昆代表着七、八世纪英格兰基督教文化生活与加洛林法兰克知识巨浪间的纽带。他的治学态度，象征着加洛林文艺复兴的全部逻辑和哲理：编写传统重要经文抄本，鼓励建立学校，千方百计维护并传播古典文化——基督教文化传统。他们既不进行学术创新，也不做神圣的人物，而是利用查理曼政府的财力和权势，并在他的庇护下，为增进加洛林教会的学习风气而积极斗争。

教会控制着教育，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让人民保持愚昧，以便于统治。但查理为首的王室是这次文化复兴的倡导者，它不是由教皇发动的，它有着为教会服务的倾向。查理要表现的还有它的独立性。

查理对自己的文化杰作十分欣赏……

西罗马帝国，并没有首先成为抵挡蛮族的盾牌，却首先衰亡崩溃了，它的美丽的倩影衰老了。

它的高潮过去了。它从一个较为年轻而贫困的西方，开始大规模地战略退却转移到地中海东部富饶而早已开化的省区去了。

罗马文明的形象在西欧消失了，经济落后，技术发展滞缓，富有生命力的城市财政枯竭，人口锐减，商店、学校一个个倒闭了。于是贵族们放弃了城市，退居到了庄园……蛮族闯进来后，一阵打杀抢掠，本来就弱不禁风的罗马更是困不堪言。

代之而起的是纯朴而尚武的文化：

他们保存着过去石器时代文化的痕迹；暴力是司空见惯的事；落后的习惯法冲击了罗马法的合理性；基督教国家宗教的地位，被日耳曼

各族的诸神崇拜所驱赶；统一的信仰和统一的帝国版图被肢解了。

这些国家在罗马的废墟上，你追我赶，争夺着盟主地位。它们不注重政治和文化建设，他们没有进入开化阶段。

当日耳曼各王国纷纷建立时，罗马教皇开始独立地在欧洲社会发号施令。作为罗马文明的实质并没有随蛮族洪流的冲击而烟消云散了，它在动乱的岁月只不过是默默无闻罢了，教会在保存和发扬罗马文明过程中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罗马文明在浸透了基督教以后，就开始了它们的融合过程，到西罗马帝国末期完成了这种实质性的综合，形成了基督教—古典文化传统。在进入中世纪前，教会只能以低级的形式来维护古老文化，肩负着开化和基督化日耳曼民族的重要任务。而到了加洛林王朝时期，查理大帝可以说为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法兰克王国是当西时西欧唯一的天主教国家。虽然它较早地向基督教靠拢，但毕竟其民族文明的根底是微弱的。他们和希腊—罗马—基

督教传统有着文化上的鸿沟。但这种靠拢为以后基督教文化传统与日耳曼民族传统的交流搭上了一条红桥。

查理大帝一直惦记心中的伟大观念——重振古罗马雄风，历史又给他提供了一个契机。

他南征北战，东荡西杀，利用武力和基督教在西罗马帝国的版图上重建了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半个罗马帝国复苏了。

但落后的文明似乎即便填补在这庞大的帝国框架内，也不能树起一个光辉的形象。于是查理呕心沥血，去补上这一段文明的差距。他是在循着原来历史遗留的轨道发展。

是查理而不是教皇提倡了这次古典—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复兴"；教会也要依靠他的财力和权势。他要给历史补白。

于是，8世纪时，西方基督教世界开始作为一种连贯的文明呈现出来。它呈现在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和他有识见的先辈将各个领地联接而成的辽阔国度中。

查理作为一位日耳曼国王，他任用教士和古典派学者，在文化上大量吸取古典—基督教的传统。这些文化的融合，在加洛林宫廷生活，

加洛林教会的新生活上和查理曼身上都体现出来。

中世纪欧洲文明创建于古典、基督教及日耳曼三种文化的综合。到8世纪的时候，古典—基督教文化与日耳曼文化方告融合。查理的鼎力支持使得这个过程加速，并且让罗马文明得到了保存和初步的复苏。

日耳曼君主制度与古典—基督教文化紧紧结合在一起。假如说古典—基督教文化在加洛林时代没有得到什么推进，至少在日耳曼民族文化得到改造时重新从浑浑噩噩中苏醒过来。查理叫醒了沉睡多年的文明，并给它了一个大力发展的广阔天地。

即使是查理曼死后，欧洲统一局面破裂，政治与文化力量短暂的融合解体了，但知识的复苏已不可遏止了。加洛林的精神生活日益深化，加洛林学术成就继续在天主教堂和修道院学校中繁荣发展。

查理曼推动的知识复苏，引起了后世的共鸣。到了10世纪，在修道院和天主教堂，特别在原查理曼帝国的德国地区，人们却继续抄录文本，开办学校，评论或节录古代经文。11世

纪时，欧洲已在加洛林坚实的基础上做好建立的准备。

他的文化努力并没有完全恢复西罗马帝国的文明，但他的努力在向历史指出：古典—基督教文明还没有从西欧退出和消亡。他的努力成了以后“文艺复兴”史的开端。在未来的几个世纪内，欧洲人还要为对罗马的缅怀所萦绕。

查理在罗马废墟上重建的西欧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的。但和同时代的拜占庭和伊斯兰阿拔斯王朝相比，仍逊色不少。

巴格达与君士坦丁堡是繁荣发达的商业文明中心，东西方的贸易往来都以它们作为中转站。

查理曼统治下的法兰克人，则还是半开化的农民，他们逐渐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与众不同的民族。他们代表着一种新的、独特的而又富有创造性的文明。这种文明来源于雅典与耶路撒冷、日耳曼与罗马，用同一信仰，同一语言文字及同一历史遗产结合在一起。虽然他们现在还不能享受高度文明的幸福，但自己的文明将会对世界产生自豪的影响。于是西方文明的自我优越感在形成初期就存在了，以后发展中自封

成了“欧洲中心”。

加洛林欧洲和西罗马帝国不同，它没有大城市，经济组织完全以农田为主，文化集中于大教道、修道院，皇家不是坐镇首都而是巡回检查，它没有城市市场。

它的财政收入短缺，管理制度不能适应一个大国的需要，缺乏高度的文化、蓬勃的商业生活……

查理把整个西欧网络在一起，但这个大联盟是松散的。

查理给了世界历史一个新兴的欧洲，它的轴心由地中海移向北方。

查理的一世宏愿在西欧大陆基本上勾勒完毕了——中世纪文明的模式在他这儿奠基了。

第十章　西欧的选择

——查理曼帝国崩溃

自从查理从他父亲手中接过权杖以后，他的国家就开始了雪球滚动般的扩张。

雪球因滚动增大，又因增大而滚动。在滚动中恢复罗马帝国的光荣和建立地上的“上帝之城”的理想部分成了现实。

维系帝国的东西不是出自拥戴加洛林王朝，而是由于对查理曼个人的忠诚——这种忠诚是以连接征战中的国王和他极端宠幸的贵族之间的“共同利益”为基础的。

这条纽带一直很脆弱。当804年萨克森人降服，帝国的扩张中止后，这条纽带就开始松弛了。由于土地和掠夺物来源的枯竭，贵族效忠皇帝的信念逐渐减退，帝国开始了解体的过程。查理大帝在世的最后十年中，完全为骚乱与不满

所困扰。

加洛林帝国面前的国际环境，正如几百年前西罗马帝国面临的情势一样，面临的是三个不同民族的袭击：东部是半游牧的匈牙利民族，南部为萨拉森人，北部则是从事海上生涯的北欧海盗。

雪球一旦停止滚动，就开始溶化。

欧洲的文明又被推迟了两个世纪……

加洛林王朝沉浸于文明大国的兴奋与幸福中时，四面风声正紧，法兰克国民在祈祷；查理在那尔榜高卢难过地留下眼泪：我还活在世上，他们就敢于侵犯我的帝国了，假如我死了以后，他们会怎么样呢

军事的成功，文化的复兴，查理曼帝国是应当蓬勃发展的。种种迹象表明，在查理曼振奋人心的经济政策影响及国内和平环境的鼓舞下，城镇有可能重新再次发达兴旺，商业在货币刺激下有可能迅速繁荣起来。他的帝国应当按正常秩序走下去了。

但帝国的势力范围仅限于陆地。查理也曾

饮马海边，面对浩瀚的大海，他从来没想到过这茫茫水中会来敌人骚扰。

他的军队全是陆军和骑兵，帝国的陆地边防是稳固的。对于海境线，他相信了这道天然屏障。

他相信靠他帝国的声威，危险不会那样贸然出现了。

但宛如基督教教义所训导的一样，要想升天堂便有受罪忍耐一样，西欧文明的诞生也要在重重困厄中方能实现。

帝国的北部、南部海岸线上扬着点点白帆，东部的边境上，匈牙利人不断袭击。他们垂涎这片土地和刚刚觉醒的文明……

萨拉森人和7～8世纪初的穆斯林先驱有所不同，他们不是征服者及殖民者，而是海盗。他们从非洲、西班牙及地中海的海盗巢穴出发，劫夺商船，抢掠沿海城市，西西里岛、撒丁岛、科西嘉岛……都成了他们的据点。

有时他们溯河而上，深入内地进行骚扰和破坏。

萨拉森匪帮在高卢南部沿海建立了巢穴，掳掠行径深入到农村，绑架来往阿尔卑斯山口

的商旅。查理历来不注意海军的发展，但此后，他及其后人都严重地感觉到了来自地中海的压力了。

那儿已不是想象中的内湖了，已不是风平浪静、饮马濯足的小水池了。

它成了罪恶的隐匿地和危险的策源地。

846年，匪帮袭击了罗马，玷辱了教堂，劫盗了财宝。西欧的君主已不能那样具有责任心了。

982年，一位日耳曼国王被萨拉森人大败于意大利南部。以后也就不了了之。

再以后，欧洲南部建立了要塞，学会了如何进行防御，甚至开始争夺萨拉森人控制的地中海西岸。

萨拉森人在加洛林帝国和分裂以后的时期，一直是一大威胁。正当加洛林帝国于飘摇不定过程中时，它从南部给了帝国一刀。

匈牙利人，又称马扎尔人，它的老家是乌拉尔山中部和卡马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地区。随着其内部生活结构发生了变化，他们便随着迁移的队伍来到了欧洲。

他们是一支凶悍勇猛而经常过着战争和远

征生活的部落。自800年代末到955年的一个多世纪里，他们一直在威胁着德国、北意大利和法国东部及中部。

匈牙利人富于袭击性的各部落跨越各地时，一路避开防范森严的城镇，掠夺没有设防的地区，对于迎战的敌军，则以快速和机动制胜。然而，他们的住处终于比较稳定了，不断和当地的风俗融合在一起了。

面对萨拉森人和匈牙利人的不断入侵，西欧领土上祈祷声涌动着。南部的高卢人祈求神灵保佑，以抵制萨拉森人：

"永生的圣父、圣子、圣灵……将你的基督教民从异教压迫下拯救出来吧。"

而在意大利的北部，人们祝告：

"您，我们的保护者，请挡住匈牙利人的箭矢吧。"

萨拉森人和匈牙利人这两个敌人在入侵者中又算是"小巫"了。在所有入侵者中最为可怕的当属北欧海盗了。这些令人生畏、好战好胜的航海者，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几个世纪以前，许多日耳曼部落就是从那里涌入的。这些海盗和罗马时代的日耳曼入侵者有着相似的种族

背景。他们想要象日耳曼人大闹罗马帝国一样，把加洛林帝国也大闹一番。这可不能讲什么亲缘关系。

此时在欧洲人——无数日耳曼人—克尔特人—罗马人相互通婚而产生的民族，受到教会的教化，已过了几百年的定居生活——看来，北欧海盗也是敌对的异族。

查理大帝征服了萨克森以后，加洛林帝国的领土便和北欧海盗的一支丹麦人相毗邻了。丹麦人紧紧盯住法兰克和英格兰。另一支挪威人袭击并定居于苏格兰、爱尔兰及北大西洋地区。瑞典人则集中于波罗的海沿岸。

查理在世时，他们的侵略才刚刚拉开序幕。

当时丹麦人的国王戈多夫里德早就有意挥师南下，他自认为可以凭借自己的军队和战舰，完全可以成为全日耳曼的主人。

的确，他的海盗式的袭击，给法兰克王国以很大的压力。但这场战争因为戈多夫里德被他的一个部下所杀而没有进行下去。

加洛林帝国的统一局面的破裂，无疑是吸引北欧海盗再次大规模掠夺的磁力。他们改进了原来的船只，能运载40～100名士兵，船时速

可达10海里。

凭借这种单帆多桨，船体很长的船只，高大的北欧红发战士经常骚扰北欧各海港。他们溯河而上，深及内地，劫掠法兰克及英格兰的城镇和修道院，有时盗窃马匹，驰骋于村乡进行更大的破坏。

这是查理在世时留下来的一支未解决的敌对势力。查理曾预言过，海上的势力将会带来灾难。

那是查理在纳尔榜高卢的一个沿海城市巡行时，诺曼人的前哨兵卒发动海盗式的入侵。当大家都纷纷猜测这是哪个国家的商队时，查理担忧地说：

“这些船只不是满载着商品，而是坐满了我们凶狠的敌人。”

法兰克刚刚组建起来的舰队迎了上去。仅仅是小股海盗骚扰，不久战斗结束了。

查理的脸上并没有笑容，他站在窗口眺望着那逃跑的舰队，心中十分沉重。

默默地，眼泪从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滚落下来，好久没说一句话。

臣仆们一个个不知所措。

查理笑了笑：

“我之所以落泪，并不是因为我害怕这些微不足道的恶棍们，而是一想到在我还活着的时候，他们就敢于侵犯这片海岸时，我真有点凄然于怀；假若我死后，他们更会肆无忌惮地劫掠我的臣民们。一想到这些，我便止不住眼泪了。”

他看到了海上的威胁，但他并没有全力投入海防。

所以他的臣民们在苦难中祷告：

“北欧蛮族蹂躏了我们的国土，啊！上帝，给我们以解脱吧。”

于是北欧人的船只越来越多，没有人能抵御他们。

9～10世纪，北欧人进行了47次进攻。但西欧的国王们都不愿协助其他地区作战。国王们对于联合反应冷淡，而只是忙于领土、王位之争，有时还鼓励北欧人进攻其政敌的海岸。

885年，北欧700艘战船3万多人攻打巴黎。奥得伯爵和果热林主教进行了13个月的抵抗，而当时国王胖子查理不但不给予帮助，反而允许北欧人可以在塞纳河航行。

于是北欧人、萨拉森人、匈牙利人从不同的

方向宛如三支飞箭，射向了加洛林帝国。它已是无还手之力了。这加速了加洛林帝国的崩溃，割断了刚刚崛起的查理曼帝国的正常发展秩序。但同时由于他们的入侵，扩大了西方世界的眼界，将进取精神和世界主义注入了保守、局限于陆域视野的加洛林文明。这也给即将兴起的西方文明注入了新的基因。

这些入侵是西方世界注定要忍受的最后灾难。但西方文明在经历了这次洗礼后，开始独立地发展了。而加洛林帝国则受了致命的一击，因为它的国家机体已是病入膏肓了。

"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查理在长期征战中培养了贵族们的"资本式"的性格。一旦帝国这个大雪球停止滚动，他们的交易就做完了

加洛林帝国是在查理的领导下，由一批贵族们因掠夺土地财富而发动战争建立起来的一

个军事帝国。

查理手下的贵族相对国王来说是具有独立性的。他有自给自足的庄园，有自我保护、作战英勇的士兵。他们和国王的关系是松弛的。

查理以国王的名义给他们以掠夺利润的机会，他们为国王扩张领土，为提高国王的权威提供兵力和财力。只要战争能带来利润，他们就敢和查理做交易。请看这是一个佛拉德持根据国王要求所应提供的东西：带上所有人马，备足武器、轮机与其他作战器械、粮食与服装。每个骑士必须有盾牌一、长矛一、剑一、匕首一、弓、箭；必备的各种工具，大、小斧、平板、木板、铁铲、铁锹……贵族们知道，获得的将比付出的要多之百倍。他们一直跟随查理在进行着政治和军事上的赌博。

查理知道他们的心理，他要保证他们对他的效忠，就千方百计地为他们设想。马基雅维里在《君王论》中道：

“要尊重他，要让他富有，要予以仁慈的关怀，赐给他荣誉，授给他重任……他和他的大臣处于这样的相互关系中时，他们是能够彼此信赖的。”

查理做到了。

征战带来的掠夺品和土地，不仅使王朝日益富强，而且还拉拢了贵族们。

查理走上了一条险径。为了扩大扩张范围，对贵族们的要求更多，查理推行了“特恩权”，贵族们获得了更多的权力，一个个可以自订法律、自铸银币等等，俨然国中之国。他们和王室的对立更明显了。

只要加洛林王朝能在军事征战中猎取收益，就能使其属下唯命是从。

只要能分享阿瓦尔人的财宝，或在意大利或在萨克森获得一块新土地，他们就会衷心服从查理曼。

这种连续的利益刺激，形成了贵族们的心理定式：有征战就有利润。

征战成了他们之间最直接的联系纽带。

但查理由于军事上的欲望太大，而没能控制好和臣属间的关系。帝国一旦停止扩张，他们的矛盾就表面化了。

查理大帝的晚年，法兰克人的征服能力已达到极限，对新的敌人——北欧诺曼人和地中海沿岸的阿拉伯人的入侵已无还击之力。

能带来利润的“战争商业”活动停止了。贵族们对支持国王的兴趣减退了，而开始在国内大打出手了。

他们在国内相互争斗，不择手段地掠夺土地财富，农民纷纷破产，成为农奴。

他们拒绝再服兵役，皇帝没有了昔日的威风，王室的领地也被领主们一点一点地侵蚀。

税收和国家劳役已无从征课。

查理大帝多次发布敕令指责，只是一纸空文。

他的巡按使团，只有在那些潜存着麻烦而依赖查理不断给予支持的省区，才会受到恭顺的迎纳。

教俗封建主们“饱而思飏”了，只是想忙于扩张自己的势力而不愿再听命于中央皇权了。

查理的这种“饮鸩止渴”的控制手段，只带来了一个摇摇摆摆的帝国。罗马帝国的建立是经过几代人的狱立方才完成，查理曼帝国则仅仅在几十年内便迅速成长起来了。

远观怡人，近察方发现是座美丽的“空中楼阁”。

查理的“军事征战速成法”带来了令人颤栗

的喜悦——西欧统一在一个权威之下。

但也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后遗症。查理感觉到了，他的子孙更感觉到了。

“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臣并非爱主而俯首贴耳，百姓并非爱主而争用，只因敬畏主人的威势。来自军功的权威，并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功效。查理笨重的帝国已在他还有微弱亮光的权力光圈中晃动了。跌跌撞撞的帝国虽然给了他一个面子——他交给儿子一份完整的家产，但权力和财富对某些人永远是挡不住的诱惑——三个孙子大动干戈

由侵略和抢掠而产生的帝国，如同其他古代和中世纪的同类帝国一样，只是暂时的不稳固的军事政治联合。

在军事的迅速征服中，巴伐利亚人、萨克森人、伦巴德人……不同的民族，带着不同的文化、习俗、社会制度来到了同一个大熔炉中，接受加洛林文明的统治。他们的转化是缓慢的，他们的领土在表面上划入了帝国的疆域，但他们

的习惯、生活方式都不可能一下子为新的文明所同化。

他们或多或少地对查理政府的政策产生抗拒性。这样，帝国一系列的措施只能流于形式地在各个行省区飘来飘去。帝国的管理还很不健全。

帝国内各部族和部落的文化和发展水平是各不相同的。单纯以强制手段并入帝国的民族之间没有任何经济联系。

帝国不是在整体地向前发展，而只是个别部族或与法兰克人相似的集团能跟上帝国的步伐。

被征服部落有挣脱统治者的倾向，法兰克社会被划分为许多闭关自守的经济圈子。

帝国没有统一的文化和经济结合点。这成了帝国这艘大船的漏洞。

查理的权势随着武功图的完工也开始衰败了。

那些曾经跟随他东荡西杀的封建领主，倒是在扩张过程膨胀了私人权力。他们已不再需要王权了。

查理从领导他们打江山，降到不得不和他

们争夺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权的地位。

此前，查理看到了创业的艰难，此时却感到守业更难。那权力、财富一旦聚集起来，带来的不仅是荣誉，而是更坏的罪恶。自己的帝国笨重庞大，不能机动灵活地自我保护。现在各领主又虎视眈眈。查理决定分帝国给三个儿子。

仿佛天意一样，两个儿子先他而去。这才使得他能把整个帝国传给他仅存的儿子虔诚者路易。

他避免了一次帝国的瓜分。

他知道帝国的前途是黯淡的，儿子的能力是远远不及自己的。因为儿子柔顺的性格是与统治这片帝国极不相称的。

政治需要野心、残忍和权谋，尤其是在动乱年代和政敌林立中更是如此。

路易的确不如他的父亲。虽然查理轰轰烈烈地给他举行了加冕仪式，但父亲却不能把自己的能力和权威传给他儿子。路易在查理死后，未能保住皇帝称号的尊严，而开始受制于贵族和教会势力。

他做了一些努力来加强中央行政机构，利用教会改革来继续维护统一。

为了让他的称号“虔诚者”名副其实，他将查理曼的声乐歌手和妃嫔之流赶出宫廷，代之以教士和僧侣，大力支持寺院改革。他对教会进行了最忠诚的表白。

他的父亲靠军事和宗教建立了西欧大帝国，路易在这方面比他讲求实际的父亲更为浪漫。他想依靠宗教建立统一的基督教帝国——俗世的上帝之城。

但帝国不能在梦呓中崛起，路易缺乏的仍是保持帝国统一的实力。

他是加洛林家族第一个考虑把最高政权传给长子的人。他设想这样可以从政策上维护王国的统一，而不是听凭命运的摆弄。但在817年，在以他三个儿子为首的封建主的逼迫下，不得不预先将帝国划分给三个儿子罗退尔、丕平和路易。作为对自己设想的坚持，让长子罗退尔保留皇帝称号和对其他两个王国的最高统治权。

路易的用心是良苦的，他没有能力为帝国再增荣誉，却不想愧对祖先。他一定要让帝国有一个完整的形象，不管其实质怎么样。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竟成了统治法兰

克王国分裂前的最后一位皇帝。立长为嗣的设想，由于诸位幼子的纷争成了泡影。

当时皇帝的称号已失去了其实质意义，不如实际领土有吸引力了。当路易想再划出一部领土给新生儿子秃头查理时，本来就占了便宜的罗退尔首先反对，因为这将要划出他的一部分领地。于是父子、兄弟间兵戎相见，多年混战不休。帝国陷于一片混乱慌恐之中。

840年，路易终于结束了不愉快的统治而撒手尘世。罗退尔则急忙宣布承袭皇帝称号，想执掌帝国的最高权力。秃头查理和日耳曼人路易分别争取东、西法兰克王国的独立王权。他们想以独立来驾空罗退尔的权力。

罗退尔退让了。

历史到了又一个十字路口。

843年，这是令西欧永远铭记的一个年代。这个年代预示了现代欧洲政治结构的前景。他们三人在凡尔登签订了和约。条约规定罗退尔继续保留皇帝称号，但不能在其他二人辖区内享有最高治理权。日耳曼路易统治东法兰克王国，日后成为现代德国的核心；秃头查理为王的西法兰克后来演变成为现代法国。罗退尔辖有

中间的狭长地带，它有两个首都——罗马与亚琛。但由于这块土地部族纷杂，划界不清，此后千余年便成了东西两强反复争夺的对象。

罗退尔死后，他的领土被三分。此时三个法兰克王国开始长期遭受诺曼人、阿拉伯人的侵袭了。几个王国忙于内战无力他顾，于是名义上的皇帝称号在几个王国中相对有实力者之间转移。

887年，查理曼帝国最后一个得到公认的皇帝胖子查理被废除了。昏庸无能的统治者如昏庸者查理、孩童路易、结舌者路易只能削弱加洛林王朝的权势。

987年，西法兰克王国为卡佩王朝取代。

东法兰克王国的加洛林王朝延续到911年，后来取代王位的萨克森王朝第二代国王奥托一世于962年被罗马教皇封为罗马皇帝，算是继承了查理大帝的皇帝传统。

查理曼帝国走过了暂时的统一历程。查理顺着祖父和父亲开辟的道路，征服了四邻，把分裂动荡的西欧重新组合。

他想的不仅仅是弥补土地的裂痕，而想用一种文化贯串起来。他的努力只推动了文明的

复苏和保存。

西欧的政治版图在他的帝国上奠基了。

西欧在他的手中和子孙手中，从分裂到重新组织，又到再次分裂。其影响是深远的。

他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宗教传统方面的遗留影响贯穿了西欧整个中世纪。

查理大帝的帝国，是西欧历史上的一块丰碑！

第十一章 尾 声

公元 814 年 1 月 28 日，中世纪的天空又少了一颗耀眼的明星。威名远扬的查理大帝在查理曼帝国首都亚琛的阿亨宫殿中，带着一丝遗憾，带着一生的疲惫，告别了他的帝国，告别了他的霸业。终年 72 岁。

无论他死时帝国如何混乱，但对这样一个人物的去世，西欧也都震惊了。

朝臣们为了保住这位大帝的威名，不忍心将他的尸首随便埋掉，他们想保存下非凡人物的遗骸。于是按照埃及木乃伊的方法，把他的遗体做了处理，安葬在亚琛大教堂的地下室里。

查理大帝生前是一位简朴的皇帝，但死后却奢侈起来。经过处理的遗体坐在特制的黄金宝座上，身穿罗马皇帝的紫色皇袍，头戴罗马皇帝的黄金皇冠，膝上放着一本厚厚的《圣经》，左

侧放着他征战的宝剑，身边堆满了金银、珠宝和名贵的香料。

坟上树立了一座镀金的拱门，上面刻有他的雕像和铭文：

“在这座坟墓下，安息着伟大的信奉正统宗教的皇帝查理，他崇高地扩大了法兰克人的国家，隆盛地统治了四十七年，他逝世时年逾七十，时值我们主的第八百十四年。”

这是当时国民给他的一生的总结和评价，评价远不如查理生前那么神气。

但以后的法国文学和他的传记作品中，对他的业绩和威名进行了大肆的渲染，说他是一个“伟大的天才”，欧洲历史的“缔造者”，教会的“保护人和光荣的皇帝”。在叙述法国历史时，他们把查理曼、拿破仑、戴高乐作为三个界碑，说他捍卫了高卢地区的尊严，是实实在在的“民族英雄和骄子”。随着时间的流逝，对查理的赞誉也与日俱增，一个又一个的荣誉光环扣在他的头上。

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欧洲历史进入中世纪时期。在蛮族国家陆续建立的过程中，许多古老的城市化为废墟，古希腊罗马的文明几乎

一扫而光，剩余的龟缩在角角落落。历史不能空白断层，一切从头开始，中世纪的文化经历了一个人为的黑暗时代。

在这个时代，封建主义严重窒息了文化和艺术的发展，基督教会钳制一切进步思想，《圣经》成了人们的信条。哲学、科学、文学成为神学的附庸，而且把古代文化视为洪水猛兽。僧侣在宣传教义、崇奉上帝的名义下，毁坏了许多古代建筑、雕刻和书籍，尤其是思想上大肆宣扬来世主义、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人们应逆来顺受，听从上帝的安排。整个社会的自由思想遭到扼杀。在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面前，中世纪的文化艺术毫无生气，精神生活极为枯燥，科学文化极为落后。

恩格斯说过：

“古代留传下来欧几里德几何学和托勒密太阳系，阿拉伯人留传下十进位概念，代数学的开始，近代数字和炼金术，在基督教的中世纪则一无所遗。”

于是人们把它看做一个“黑暗时代”，人类的意识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意志消沉，无所事

事，缺乏独创精神。一段让人伤心的历史。

然而就在这个黑暗时代的前期，查理大帝曾一度把为后来文艺复兴所推崇的古典希腊—罗马文明发掘出来，整理、研究并保存起来，这种推动古典文明复苏的行动的确有重大的意义。所以那些患得患失的一些人带着某种挑剔的眼光审视"黑暗时代"时，终于发现查理大帝的努力曾使古典文明有重新开花结果的倾向，于是查理成了他们从中世纪中挑拣出来的唯一可敬的人了。又是一串压死人的称号——"黑暗时代的一盏明灯，""汪洋大海中的一座灯塔"，为中世纪欧洲指点迷津，让欧洲人在黑暗中见到了光明。

查理生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有战争风云的跌宕，有不同文化的冲击和交汇。西欧国土上罗马文明看不到踪迹了。但更多的部落和民族登上了这片舞台。

先进与落后，强大与弱小，都在西欧展示了一下自己的风采。

查理作为西欧最强大的封建君主，出色地完成了由他的阶层和社会地位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他给世界一个统一的西欧，并且在以后的历史中仅在拿破仑、希特勒时代出现过短暂的统一。

他给西欧文明加入了另一部分的内容——日耳曼文化，并完成了日耳曼同古典的、基督教的文明的第一次融合。他要用古典的罗马文明来纠正本土文化的偏差。西欧文明的独特性在此奠定基础。

他为自己的目标奋斗了一生，他很疲惫，却让历史活泼了许多。

他是一位政治家，他懂得政治的奥秘和权术。他经历了权争的艰险，对政治权谋运用得得心应手：

对政敌含而不露，杀之而后快；对贵族大臣，赏罚严明，拉拢为主；对邻国威恩并施，刚柔相济；对教会，容忍大度，若即若离……

他是一位军事家，成功的军事家。他的帝国的每个角落都曾听到过他的喊杀声……他的一生都充满了血与铁的征战。

尽管他的文治武功足令他的宫廷传记作者感到无从表达，但查理大帝不是神，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他喜欢享乐，打猎是他最喜欢的活动，即便是在战争的空隙中，他也要策马牵犬，放纵一番……

他没有多少知识，却希望自己做一个风雅中人，后宫内充斥着歌手和乐手……

他毕竟是国王，三妻四妾，不合法的女人充斥后宫，教会无可奈何。

他不善言谈，给人严峻、冷酷以及残暴的感觉。

他喜欢恶作剧，捉弄自己的大臣、教会教士。

他喜欢狂吃烂嚼打来猎物的烤肉，而且没有节制。

……

但他的确是一个成功的伟人，又是一个平凡的人。

他的成功不仅仅有着社会机遇，而也应归功于他的"天赋智慧"和不折不扣的"坚强意志"。

他的帝国统一西欧后，还没过上太平日子便瓦解了，成为"罗马帝国"这一名称的黯淡阴影，但我们对其缔造者——查理的白手起家，对

他尽一切努力战胜自身过去的落后面貌，并为掌握写作技巧和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奥妙之处所做的努力，不能不表示崇敬。

历史学家克利斯多弗·道森抓住查理成就的实质客观地写道：

“查理大帝的庞大帝国，在它的缔造者去世以后未能长期延续存在，它确实从来没有建立一个文明国家应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虽然如此，它标志着欧洲文化从诞生前微弱的曙光进入实际生活意境的第一次涌现。”

查理大帝，毕竟创造了一个时代。